

大唐西域記卷第一

WA 35

1

(1)



大唐西域記提要

唐釋元奘譯辯機撰元奘事蹟具舊唐書列傳晁公武讀書志載是書作元奘撰不及辯機鄭樵通志藝文略則作大唐西域記十二卷元奘撰西域記十二卷辯機撰又分為兩書惟陳振孫書錄解題作大唐三藏法師元奘譯大總持寺僧辯機撰與今本合考是書後有辯機序略云元奘法師以貞觀三年褰裳遵路杖錫遐征薄言旋輶謁帝洛陽肅承明詔載令宣譯辯機為大總持寺弟子撰斯方志則陳氏所言為得其實矣昔宋法顯作佛國記其文頗略唐書西域列傳較為詳核此書所序諸國又多唐書所不載則史所錄者朝貢之邦此所記者經行之地也讀書志載有元奘自序此本佚之惟前有尚書左業

言又不相正言云有什其是言者及每卷
之末附有音釋疑為後人所加第十一卷僧
伽羅國條中有明永樂三年太監鄭和見國
王阿烈苦柰兒事是今之錫蘭山即古之僧
伽羅國也至祈福民庶作無量功德共三百
七十字亦註者附記之語吳氏刊本誤連入
正文也所列凡一百三十八國中摩揭陀一

國釐為八九兩卷記載獨詳所述多佛典因
果之事而舉其地以實之晁公武讀書志稱
元奘至天竺求佛書因記其所歷諸國凡風
俗之宜衣服之制幅幘之廣隘物產之豐嗇
悉舉其梗槩蓋未詳檢是書特姑據名為說
也我皇上開闢天西咸歸版籍欽定西域圖
志徵實傳信凡前代傳聞之說一一釐正此

大唐西域記序

轉

尚書左僕射燕國公製

若夫玉毫流照甘露灑於大千金鏡揚輝薰
風被於有截故知示現三界粵稱天下之尊
光宅四表式標域中之大是以慧日淪影像
化之跡東歸帝猷宏闡大章之步西極有慈
恩道場三藏法師諱玄奘俗姓陳氏其先穎
川人也帝軒提象控華渚而開源大舜賓門
基歷山而聳構三恪照於姬載六奇光於漢
祀書奏而承朗月遊道而聚德星縱壑駢鱗
培風齊翼世濟之美鬱為景胄法師籍慶誕
生含和降德結根深而蓂茂道源浚而靈長

奇開之歲霞軒月舉聚沙之年蘭薰桂馥洎
乎成立藝殫墳素九臯載響五府交辟以夫
早悟真假夙照慈慧鏡真筌而延佇顧生涯
而永息而朱紱紫纓誠有界之微網寶車丹
枕寔出世之津途由是擯落塵滓言歸閑曠
令兄長捷法師釋門之棟幹者也擅龍象於
身世挺鶯鷺於當年朝野挹其風猷中外羨
其聲彩旣而情深友愛道睦天倫法師服勤
請益分陰靡棄業光上首擢秀檀林德契中
庸騰芬蘭室抗策平道包九部而吞夢鼓拙
玄津俯四韋而小曾自茲徧遊談肆載移涼
燠功旣成矣能亦畢矣至於泰初日月燭耀

靈臺子雲輦悅發揮神府於是金文斲啓佇
秋駕而雲趨玉柄纔撝披霧市而波屬若會
斲輪之旨猶知拜瑟之微以瀉瓶之多聞泛
虛舟而獨遠迺於輾轅之地先摧鏐腹之誇
井絡之鄉遽表浮杯之異遠迹宗挹爲之語
曰昔聞荀氏八龍今見陳門雙驥汝穎多奇

士誠哉此言法師自幼迄長遊刃玄籍名流
先達部執交馳趨末忘本撫華捐實遂有南
北異學是非紛紜永言於此良用懽然或恐
傳譯踳駮未能筌究欲窮香象之文將磬龍
宮之目以絕倫之德屬會昌之期杖錫拂衣
第如遐境於是背玄灞而延望指葱山而矯

迹川陸綿長備嘗艱險陋博望之非遠嗤法
顯之爲局遊踐之處畢究方言鐫求幽蹟妙
窮津會於是詞發雌黃飛英天竺文傳貝葉
聿歸振旦太宗文皇帝金輪纂御寶位居
尊載佇風徽召見青蒲之上迺睠通識前膝
黃屋之間手詔綢繆中使繼路俯摘睿思
乃製三藏聖教序凡七百八十言今上昔在
春闈裁述聖記凡五百七十九言啓玄妙之
津盡揄揚之旨蓋非道映鷄林譽光鷲嶽豈
能緬降神藻以旌時秀奉詔翻譯梵本凡
六百五十七部具覽遐方異俗絕壤殊風土
著之宜人備之序正朔所暨聲教所覃者大

唐西域記勒成一十二卷編錄典奧綜覈明
審立言不以其在茲焉

大唐西域記卷第一

三藏法師

玄奘奉

詔譯

大揔持寺沙門

辯機

撰

三十四國

阿耆尼國

屈支國

跋祿迦國

跋_{反奴故}赤建國

赭時國

忸_{反敷廢}捍國

率_{反蘇沒}堵利瑟那國

颯秣建國

弭秣賀國

劫布咀那國

屈霜_{去聲}你加國

喝捍國

捕喝國

伐地國

貨利習弥伽國

羯霜去聲那國

咀蜜國

赤鄂衍那國

忽露摩國

愉色俱反漫國

鞠和衍那國

鑊沙國

珂咄羅國

拘謎莫閑反陀國

縛伽浪國

紇露悉泯健國

忽慄國

縛喝國

銳秣陀國

胡寔健國

咀刺健國

揭職國

梵衍那國

迦畢試國

歷選皇猷遐觀帝錄庖羲出震之初軒轅垂

衣之始所以司牧黎元所以壇畫分野暨乎
唐堯之受天運光格四表虞舜之納地圖德
流九土自茲已降空傳書事之冊逖聽前修
徒聞記言之史豈若時逢有道運屬無爲者歟
我大唐御極則天乘時握紀一六合而光宅四
三皇而照臨玄化滂流祥風遐扇同乾坤之
覆載齊風雨之鼓潤與夫東夷人貢西戎即
叙創業垂統撥亂反正固以跨越前王囊括
先代同文共軌至治神功非載記無以贊大
猷非昭宣何以光盛業玄奘輒隨遊至舉其
風上雖未能考方辨俗信已越五踰三含生
之疇咸被凱澤能言之類莫不稱功越自天

府暨諸天竺幽荒異俗絕域殊邦咸承正朔
俱霑聲教贊武功之績諷成口實美文德之
盛鬱為稱首詳觀載籍所未嘗聞緬惟圖謀
誠無與二不有所叙何記化洽今據聞見於
是載述然則索訶世界舊曰娑婆世界又
曰娑訶世界皆訛三
千大千國土為一佛之化攝也今一日月所

照臨四天下者據三千大千世界之中諸佛
出世尊皆此垂化現生現滅導聖導凡蘇迷盧

山唐言妙高山舊曰須彌
又曰須彌婁皆訛略

四寶合成在大海

中據金輪上日月之所迴薄諸天之所遊合
七山七海環峙環列山間海水具八功德七
金山外乃鹹海也海中可居者大略有四洲

焉東毗提訶洲

舊曰弗婆提

又南瞻部洲

舊曰

閻浮提洲又曰

西瞿陀尼洲

舊曰瞿耶尼又

剌浮洲訛也

又曰鬱單越

金輪王乃化被四天

北拘盧洲舊曰又曰鬱單越金輪王乃化被四天

下銀輪王則政隔北拘盧銅輪王除北拘盧

及西瞿陀尼鐵輪王則唯瞻部洲夫輪王者

將即大位隨福所感有大輪寶浮空來應咸

有金銀銅鐵之異境乃四三二一之老因其

先瑞即以為号則瞻部洲之中地者阿那婆荅

多池也唐言無熱惱舊在香山之南大雪山

之北周八百里矣金銀瑠璃頗肱飾其岸焉

金沙弥漫清波皎鏡大地菩薩以願力故化

為龍王於中潛宅出清冷水給瞻部洲是以

池東面銀牛口流出殍

反巨外

伽河

舊曰恒河又曰恒伽

訛也繞池一帀入東南海池南面金象口流出

信度河

舊曰辛頭河訛

繞池一帀入西南海池西面

瑠璃馬口流出縛芻河

舊曰博又河訛

繞池一帀入

西北海池北面頗肱師子口流出徙多河

舊曰

私訛繞池一帀入東北海或曰潜流地下出

積石山即徙多河之流爲中國之河源云

時無輪王應運瞻部洲地有四主焉南象主

則暑濕宜象西寶主乃臨海盈寶北馬主寒

勁宜馬東人主和暢多人故象主之國躁烈

篤學特閑異術服則橫巾右袒首則中髻四

垂族類邑居室宇重閣寶主之鄉無禮義

重財賄短製左衽斷髮長髭有城郭之居務殖
貨之利馬王之俗天資獷暴情忍殺戮毳帳穹
廬鳥居逐牧人主之地風俗機慧仁義照明
冠帶右衽車服有序安土重遷務資有類三
主之俗東方爲上其居室則東闢其戶旦日
則東向以拜人主之地南面爲尊方俗殊風
斯其大槩至於君臣上下之禮憲章文軌之
儀人主之地無以加也清心釋累之訓出離
生死之教象主之國其理優矣斯皆著之經
誥聞諸土俗博開今古詳考見聞然則佛興
西方法流東國通譯音訛方言語謬音訛則
義失語謬則理乖故曰必也正名乎貴無乖

謬矣

夫人有剛柔異性言音不同斯則繫風土之氣亦習俗之致也若其山川物產之異風俗性類之差則人主之地國史詳焉馬主之俗寶主之鄉史誥備載可略言矣至於象主之國前古未詳或書地多暑濕或載俗好仁慈頗存方志莫能詳舉豈道有行藏之致固世有推移之運矣是知候律以歸化飲澤而來賓越重險而款玉門貢方奇而拜絳闕者蓋難得而言焉由是之故訪道遠遊請益之隙存記風土黑嶺已來莫非胡俗雖代人同貫而族類群分畫界封壇大率土著建城郭務殖

田畜性重財賄俗輕仁義嫁娶無禮尊卑無
次婦言是用男位居下死則焚骸喪期無數
勞面截耳斷髮裂裳屠殺群畜祀祭幽魂吉
乃素服凶則皂衣同風類俗略舉條貫異政
殊制隨地別叙印度風俗語在後記出高昌
故地自近者始曰阿耆尼國舊曰
烏耆

阿耆尼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四百餘里國
大都城周六七里四面據山道險易守泉流
交帶引水為田土宜糜黍宿麥香棗蒲萄梨
柰諸果氣序和暢風俗質直文字取則印度
微有增損服飾氎褐斷髮無巾貨用金錢銀
錢小銅錢王其國人也勇而略好自稱伐國

無綱紀法不整肅伽藍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經教律儀既遵印度諸習學者即其文而翫之戒行律儀潔清勤勵然食雜三淨滯於漸教矣從此西南行二百餘里踰一小山越二大河西得平川行七百餘里至屈

居勿反

支國

舊曰龜茲

屈支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六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七八里宜糜麥有粳稻出蒲萄石榴多梨柰桃杏土產黃金銅鐵鉛錫氣序和風俗質文字取則印度粗有改變管絃伎樂特善諸國服飾錦褐斷髮巾帽貨用金銀錢小銅錢王屈支種也智謀寡昧迫於強呂其俗

生子以木押頭欲其匾匾也伽藍百餘所僧徒五千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經教律儀取則印度其習讀者即本文矣尚拘漸教食雜三淨潔清耽翫人以功競

國東境城北天祠前有大龍池諸龍易形交合牝馬遂生龍駒隴戾難馭龍駒之子方乃馴駕所以此國多出善馬聞諸先志曰近代有王号曰金花政教明察感龍馭乘王欲終沒鞭觸其耳因即潛隱以至于今城中無井取汲池水龍變為人與諸婦會生子驍勇走及奔馬如是漸染人皆龍種恃力作威不恭王命王乃引構突厥殺此城人少長俱戮略

無熊類城今荒蕪人煙斷絕

荒城北四十餘里接山阿隔一河水有二伽藍同名照怙釐而東西隨稱佛像莊飾殆越人工僧徒清肅誠爲勤勵東昭怙釐佛堂中有玉石面廣二尺餘色帶黃白狀如海蛤其上有佛足履之迹長尺有八寸廣餘八寸矣或有齋日照燭光明

大城西門外路左右各有立佛像高九十餘尺於此像前建五年一大會處每歲秋分數十日間舉國僧徒皆來會集上自君王下至士庶損廢俗務奉持齋戒受經聽法渴日忘疲諸僧伽藍莊嚴佛像瑩以珍寶飾之錦

綺載諸輦輿謂之行像動以千數雲集會所

常以月十五日晦日國王大臣謀議國事訪

及高僧然後宣布會場西北渡河至阿奢理

貳伽藍

唐言奇特

庭宇顯敞佛像功飾僧徒肅穆

精勤匪怠並是耆艾宿德博學高才遠方俊

彥慕義我至止國王大臣士庶豪碩四事供養

久而弥敬聞諸先志曰昔此國先王崇敬三

寶將欲遊方觀禮聖迹乃命母弟攝知留事

其弟受命竊自割勢防未萌也封之金函持

以上王王曰斯何謂也對曰迴駕之日乃可

開發即付執事隨軍掌護王之還也果有構

禍者曰王命監國姪亂中宮王聞震怒欲置

嚴刑弟曰不敢逃責願開金函王遂發而視之乃斷勢也曰斯何異物欲何發明對曰王昔遊方命知留事懼有讒禍割勢自明今果有徵願垂照覽王深敬異情愛弥隆出入後庭無所禁礙王弟於後行遇一夫權五百牛欲事刑腐見而惟念引類增懷我今形虧豈非宿業即以財寶贖此群牛以慈善力男形漸具以形具故遂不入宮王怪而問之乃陳其始末王以爲竒特也遂建伽藍式旌美迹傳芳後葉從此西行六百餘里經小沙磧至跋祿迦國舊謂始墨又曰函墨跋祿迦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

大都城周五六里土宜氣序人性風俗文字
法則同屈支國語言少異細氈細褐隣國所
重伽藍數十所僧徒千餘人習學小乘教說
一切有部國西北行三百餘里度石磧至凌
山此則葱嶺北原水多東流矣山谷積雪春
夏含凍雖時消泮尋後結冰經途險阻寒風
慘烈多暴龍難陵犯行人由此路者不得赭
衣持瓠大聲叫微有違犯災禍目覩暴風奮
發飛沙雨石遇者喪沒難以全生山行四百
餘里至大清池或名熱海又謂鹹海周千餘里東西長
南北狹四面負山衆流交湊色帶青黑味兼
鹹苦洪濤浩汗驚波汨急龍魚雜處靈怪間

起所以往來行旅禱以祈福水族雖多莫敢
漁捕

清池西北行五百餘里至素葉水城城周六
七里諸國商胡雜居也土宜糜麥蒲萄林樹
稀疎氣序風寒人衣氎褐素葉巴西數十孤
城城皆立長雖不相稟命然皆役屬突厥自
素葉水城至羯霜那國地名宰利人亦謂焉
文字語言即隨稱矣字源簡略本二十餘言
轉而相生其流浸廣粗有書記豎讀其文遞
相傳授師資無替服氎褐衣皮氎裳服褊急
齊髻露頂或揔剪剃繒綵絡頷形容偉大志
性恇怯風俗澆訛多行詭詐大恣貪求父子

計利財多爲貴良賤無差雖富巨万服食麕
弊力田逐利者雜半矣

素葉城西行四百餘里至千泉千泉者地方
二百餘里南面雪山三垂平陸水土沃潤林
樹扶踈暮春之月雜花若綺泉池千所故以
名焉突厥可汗每來避暑中有群鹿多飾鈴
鐸馴狎於人不甚驚走可汗愛賞下命群屬
敢加殺害有誅無赦故此群鹿得終其壽
千泉西行百四五十里至咀邏私城城周八
九里諸國商胡雜居也土宜氣序大同素葉
南行十餘里有小孤城三百餘戶本中國人
也昔爲突厥所掠後遂鳩集同國共保此城

於中宅居衣服去就遂同突厥言辭儀範猶
存本國從此西南行二百餘里至白水城城
周六七里土地所產風氣所宜逾勝咀邏私
西南行二百餘里至恭御城城周五六里原
隰膏腴樹林蓊鬱從此南行四五十里至斂
奴故赤建國

斂赤建國周千餘里地沃壤備稼穡草木鬱
茂花果繁盛多蒲萄亦所貴也城邑百數各
別君長進止往來不相稟命雖則盡野區分
揔稱斂赤建國從此西行二百餘里至赭時
國

唐言

石國

赭時國周千餘里西臨葉河東西狹南北長

土宜氣序同。筵赤建國城邑數十。各別君長。

既無揔主役屬。突厥從此東南。千餘里至怛

反敷發捍國。怛捍國周四千餘里。山周四境。土

地膏腴。稼穡滋盛。多花果。宜羊馬。氣序風寒。

人性剛勇。語異諸國。形貌醜弊。自數十年無

大君長。酋豪力競。不相賓伏。依川據險。盡野

分都。從此西行千餘里。至罕堵利瑟那國。

罕堵利瑟那國。周千四五百里。東臨葉河。葉

河出葱嶺北原西北。而流。浩汗渾濁汨急。漂

急。土宜風俗同。赭時國自有王。附突厥。從此

西北入大沙磧。絕無水草。途路弥漫。壇境難

測。望大山。尋遺骨。以知所指。以記經途。行五

百餘里至颯秣建國

唐言
康國

颯秣建國周千六七百里東西長南北狹國
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極險固多居人異方寶
貨多聚此國土地沃壤稼穡備植林樹翳鬱
花果滋茂多出善馬機巧之伎特上諸國氣
序和暢風俗猛烈凡諸胡國此爲其中進止
威儀近遠取則其王豪勇隣國承命兵馬強
盛多是赭羯赭羯之人其性勇烈視死如歸
戰無前敵從此東南至弭秣賀國

唐言
米國

弭秣賀國周四五百里據川中東西狹南北
長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從此北至劫布旦

那國

唐言
曹國

劫布咀那國周千四五百里東西長南北狹

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從此國西行三百餘

里至屈反居勿霜去聲你迦國何唐言國

屈霜你迦國周千四五百里東西狹南北長

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從此國西二百餘里

至喝捍國唐言東安國

喝捍國周千餘里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從

此國西四百餘里至捕喝國唐言中安國

捕喝國周千六七百里東西長南北狹土宜

風俗同颯秣建國從此國西四百餘里至伐

地國唐言西安國

伐地國周四百餘里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

從此西南五百餘里至貨利習弥伽國

貨利習弥伽國順縛荔河兩岸東西二三十

里南北五百餘里土宜風俗同戎地國語言

少異從颯秣建國西南行三百餘里至羯霜

去聲那國唐言史國

羯霜那國周千四五百里土宜風俗同颯秣

建國從此西南行二百餘里入山山路崎嶇谿

徑危險既絕人里又少水草東南山行三百餘

里入鐵門者左右帶山山極峭峻雖一狹徑

加之險阻兩傍石壁其色如鐵既設門扉又

以鐵錮多有鐵鈴懸諸戶扇因其險固遂以

爲名出鐵門至覩貨邏國舊曰吐火羅國訛也其地南

北千餘里東西三千餘里東阨葱嶺西接波
刺斯南大雪山北據鐵門縛葛大河中境西
流自數百年王族絕嗣酋豪力競各擅君長
依川據險分爲二十七國雖晝野區分摠役
屬突厥氣序旣溫疾疫亦衆冬末春初霖雨
相繼故此境已南濫波已北其國風土並多
溫疾而諸僧徒以十二月十六日入安居三
月十五日解安居斯乃據其多雨亦是設教隨
時也其俗則志性恇怯容貌鄙陋粗知信義
不甚欺詐語言去就稍異諸國字源二十五
言轉而相生用之備物書以橫讀自左向右
文記漸多逾廣率利多衣氎少服褐貨用金

銀等錢模樣異諸國順縛芻河北下流至咀

蜜國咀蜜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四百餘里

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東西長南北狹伽藍

十餘所僧徒千餘人諸宰堵波又所謂浮屠也

曰塔婆又曰私鑰鐵及佛尊像多神異有靈

鑒東至赤鄂衍那國赤鄂衍那國東西四百

餘里南北五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伽

藍五所僧徒甚少東至忽露摩國

忽露摩國東西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

城周十餘里其王奚素突厥也伽藍二所僧

徒百餘人東至愉胡俱反漫國

愉漫國東西四百餘里南北百餘里國大都

城周十六七里其王奚素突厥也伽藍二所
僧徒寡少西南臨縛芻河至鞠和衍那國東
西二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
餘里伽藍三所僧徒百餘人東至鑊沙國
鑊沙國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百餘里國大
都城周十六七里東至珂咄羅國

珂咄羅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千餘里國大都
城周二十餘里東接葱嶺至拘謎

莫閉反

陀國

拘謎陀國東西二千餘里南北二百餘里據
大葱嶺中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西南隣縛
芻河南接尸棄尼國南渡縛芻河至達摩悉鐵
帝國鉢鐸創那國淫薄健國屈浪拏國

四火利反

摩咄羅國鉢利曷國訖栗瑟摩國曷邏胡國
阿利尼國菴健國自活國東南至闢悉多國
安咄邏縛國事在迴記活國西南至縛伽浪國
縛伽浪國東西五十餘里南北二百餘里國
大都城周十餘里南至紇露悉泐健國
紇露悉泐健國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
五里西北至忽懔國忽懔國周八百餘里國
大都城周五六里伽藍十餘所僧徒五百餘
人西至縛喝國

縛喝國東西八百餘里南北四百餘里北臨
縛蒟河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人皆謂之小
王舍城也其城雖固居人甚少土地所產物

類尤多水陸諸花難以備舉伽藍百有餘所
僧徒三千餘人普皆習學小乘法教城外西

南有納縛

新唐言

僧伽藍此國先王之所建也大雪山北作論
諸師唯此伽藍美業不替其佛像則營以名
珍堂宇乃飾之奇寶故諸國君長利之以攻
劫此伽藍素有毗沙門天像靈鑒可恃冥加
守衛近突厥葉護可汗子肆葉護可汗傾其
部落率其戎旅奄襲伽藍欲置珍寶去此不
遠屯軍野次其夜夢見毗沙門天曰汝有何
力敢壞伽藍因以長戟貫徹胷背可汗驚悟
便苦心痛遂告群屬所夢各徵馳請衆僧方

伸懺謝未及返命已從殞沒伽藍內南佛堂
中有佛澡罐量可斗餘雜色炫耀金石難名
又有佛牙其長寸餘廣八九分色黃白質光
淨又有佛掃帚迦奢草作也長餘二尺圍可
七寸其把以雜寶飾之凡此三物每至六齋
法俗咸會陳設供養至誠所感或放光明

伽藍北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金剛堅塗衆
寶廁飾中有舍利時燭靈光

伽藍西南有一精廬建立已來多歷年所遠
方輻湊高才類聚證四果者難以詳舉故諸
羅漢將入涅槃示現神通衆所知識乃有建
立諸窣堵波基址相隣數百餘矣雖證聖果

終無神變蓋亦千計不樹封記今僧徒百餘人夙夜匪懈凡聖難測大城西北五十餘里至提謂城城北四十餘里有波利城城中各有一窰堵波高餘三丈昔者如來初證佛果趣菩提樹方詣鹿園時二長者遇彼威光隨其行路之資遂獻麁蜜世尊為說人天之福

最初得聞五戒十善也既聞法誨請所供養如

來遂授其髮爪焉二長者將還本國請禮敬

之儀式如來以僧伽肱

舊曰僧伽梨訛

方疊布下次下

鬱多羅僧次僧却崎

舊曰僧祇支訛

又覆鉢豎錫杖如

是次第為窰堵波二人承命各還其城擬儀聖旨式修崇建斯則釋迦法中最初窰堵波也

城西七十餘里有窰堵波高餘二丈昔迦葉
波佛時之所建也從大城西南入雪山阿至
銳秣陀國銳秣陀國東西五六十里南北百
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西南至胡寔健國
胡寔健國東西五百餘里南北千餘里國大
都城周二十餘里多山川出善馬西北至咀
刺健國

咀刺健國東西五百餘里南北五六十里國
大都城周十餘里西接波刺斯國界從縛喝
國南行百餘里至揭職國

揭職國東西五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
都城周四五里土地磽确陵阜連屬少花果

多菽麥氣序寒烈風俗剛猛伽藍十餘所僧徒三百餘人並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東南入大雪山山谷高深峯巖危險風雪相繼盛夏含凍積雪弥谷蹊徑難涉山神鬼魅暴縱妖崇群盜橫行殺害爲務行六百餘里出覩貨邏國境至梵衍那國

梵衍那國東西二千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在雪山中也人依山谷逐勢邑居國大都城據崖跨谷長六七里北背高巖有宿麥少花果宜畜牧多羊馬氣序寒烈風俗剛獷多衣皮褐亦其所宜文字風教貨幣之用同覩貨邏國語言少異儀貌大同淳信之心特甚隣國

上自三寶下至百神莫不輸誠竭心宗敬商
估往來者天神現徵祥示崇變求福德伽藍
數十所僧徒數千人宗學小乘說出世部王
城東北山阿有立佛石像高百四五十尺金
色晃耀寶飾煥爛東有伽藍此國先王之所建
也伽藍東有鑰石釋迦佛立像高百餘尺分身
別鑄揔合成立城東十二三里伽藍中有佛
入涅槃卧像長千餘尺其王每此設無遮大
會上自妻子下至國珍府庫旣傾復以身施
群官僚佐就僧酬贖若此者以爲所務矣卧
像伽藍東南行二百餘里度大雪山東至小
川澤泉池澄鏡林樹青葱有僧伽藍中有佛

齒及劫初時獨覺齒長五寸餘廣減四寸復

有金輪王齒長三寸廣二寸商諾迦縛娑

商那和訛也大阿羅漢所持鐵鉢量可八九升凡

三賢聖遺物並以黃金緘封又有商諾迦縛娑

九條僧伽胝衣絳赤色設諾迦草皮之所績

成也商諾迦縛娑者阿難弟子也在先身中

以設諾迦草衣於解安居日持施衆僧承茲

福力於五百身中陰生陰恒服此衣以最後

身從胎俱出身既漸長衣亦隨廣及阿難之

度出家也其衣變爲法服及受具戒更變爲

九條僧伽胝將證寂滅入邊際定發智願力

留此袈裟盡釋迦遺法法盡之後方乃變壞

今已少損信有徵矣從此東行入雪山踰越
黑嶺至迦畢試國迦畢試國周四千餘里北
背雪山三垂黑嶺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宜穀
麥多果木出善馬鬱金香異方奇貨多聚此
國氣序風寒人性暴獷言辭鄙媒婚姻雜亂
文字大同覩貨邏國習俗語言風教頗異服
用毛氍衣兼皮褐貨用金錢銀錢及小銅錢
規矩模樣異於諸國王利利種也有智略性
勇烈威懾隣境統十餘國愛育百姓敬崇三
寶歲造丈八尺銀佛像兼設無遮大會周給
貧窶惠施鰥寡伽藍百餘所僧徒六千餘人
並多習學大乘法教宰堵波僧伽藍崇高弘

敞廣博嚴淨天祠數十所異道千餘人或露
形或塗灰連絡髑髏以爲冠屨

大城東三四里北山下有大伽藍僧徒三百
餘人並學小乘法教聞諸先志曰昔健駄邏
國迦膩色迦王威被隣國化洽遠方治兵廣
地至葱嶺東河西蕃維畏威送質迦膩色迦
王旣得質子特加禮命寒暑改館冬居印度
諸國夏還迦畢試國春秋止健駄邏國故質
子三時住處各建伽藍今此伽藍即夏居之
所建也故諸屋壁圖畫質子容貌服飾頗同
東夏其後得還大國心存故居雖阻山川不
替供養故今僧衆每至入安居解安居大興

法會爲諸質子祈福樹善相繼不絕以至于今
伽藍佛院東門南大神王像右足下坎地藏
寶質子之所藏也故其銘曰伽藍朽壞取以
修治近有邊王貪婪凶暴聞此伽藍多藏珍
寶驅逐僧徒方事發掘神王冠中鸚鵡鳥像乃
奮羽驚鳴地爲震動王及軍人僻易僵仆久
而得起謝咎以歸

伽藍北嶺上有數石室質子習定之處也其
中多藏雜寶其側有銘藥叉守衛有欲開發
取中寶者此藥叉神變現異形或作師子或
作蟒蛇猛獸毒虫殊形震怒以故無人敢得
攻發石室西二三里大山嶺上有觀自在菩

薩像有人至誠願見者菩薩從其像中出妙
色身安慰行者大城東南三十餘里至曷邏
怛邏僧伽藍傍有窣堵波高百餘尺或至齋
日時燭光明覆鉢勢上石隙間流出黑香油
靜夜中時聞音樂之聲聞諸先志曰昔此國
大臣曷邏怛羅之所建也功旣成已於夜夢
中有人告曰汝所建立窣堵波未有舍利明
旦有獻上者宜從王請旦入朝進請曰不量
庸昧敢有願求王曰夫何所欲對曰今日有
先獻者願垂恩賜王曰然曷邏怛羅佇立宮
門瞻望所至俄有一人持舍利瓶大臣問曰
欲何獻上曰佛舍利大臣曰吾爲尔守宜先

白王曷邏怙邏恐王珍貴舍利追悔前恩疾
往伽藍登窣堵波至誠所感其石覆鉢自開
安置舍利已而疾出尚拘衣襟王使逐之石
已掩矣故其隙間流黑香油

城南四十餘里至雪

反骨丘

蔽多伐刺祠城凡

地大震山崖崩墜周此城界無所動搖

雪蔽多伐刺祠城南三十餘里至阿路猱

高奴

反山崖嶺峭峻巖谷杳冥其峯每歲增高數

百尺與漕矩吒國

反土句下同

那四羅山髣髴

相望便即崩墜聞諸士俗曰初穆那天神自
遠而至欲止此山山神震恐搖蕩谿谷天神
曰不欲相舍故此傾動少垂賓主當盈財寶

吾今往漕矩吒國穆那呬羅山每歲至我受
國王大臣祀獻之時宜相屬望故阿路孫山
增高既已尋即崩墜

王城西北二百餘里至大雪山山頂有池請
雨祈晴隨求果願聞諸先志曰昔健馱邏國
有阿羅漢常受此池龍王供養每至中食以
神通力并坐繩牀陵虛而往侍者沙弥密於
繩牀之下攀援潛隱而阿羅漢時至便往至
龍宮乃見沙弥龍王因請留食龍王以天甘
露飯阿羅漢以人間味而饌沙弥阿羅漢飯
食已訖便爲龍王說諸法要沙弥如常爲師
滌器器有餘粒駭其香味即起惡願恨師忿

龍願諸福力於今悉現斷此龍命我自爲王
沙弥發是願時龍王已覺頭痛矣羅漢說法
誨喻龍王謝各責躬沙弥懷忿未從誨謝旣還
伽藍至誠發願福力所致是夜命終爲大龍
王威猛奮發遂來入池殺龍王居龍宮有其
部屬惣其統命以宿願故興暴風雨摧拔樹
木欲壞伽藍時迦膩色迦王怪而發問其阿
羅漢具以白王王即爲龍於雪山下立僧伽
藍建窰堵波高百餘尺龍懷宿忿遂發風雨
王以弘濟爲心龍乘瞋毒作暴僧伽藍窰堵
波六壞七成迦膩色迦王恥功不成欲填龍
池毀其居室即興兵衆至雪山下時彼龍王

深懷震懼變作老婆羅門叩王象而諫曰大
王宿植善本多種勝因得爲人王無思不服
今日何故與龍交爭夫龍者畜也卑下惡類
然有大威不可力競乘雲馭風蹈虛履水非
人力所制豈王心所怒哉王今舉國興兵與
一龍鬪勝則王無伏遠之威敗則王有非敵
之恥爲王計者宜可歸兵迺王未之
從也龍即還池聲震雷動暴風拔木沙石如
雨雲霧晦冥軍馬驚駭王乃歸命三寶請求
加護曰宿殖多福得爲人王威懾強敵統贍
部洲今爲龍畜所屈誠乃我之薄福也願諸
福力於今現前即於兩肩起大煙焰龍退風

靜霧卷雲開王令軍衆人擔一石用填龍池
龍王還作婆羅門重請王曰我是彼池龍王
懼威歸命唯王悲愍赦其前過王以含育覆
燾生靈如何於我獨加惡害王若殺我我之
與王俱墮惡道王有斷命之罪我懷怨讎之
心業報皎然善惡明矣王遂與龍明設要契
後更有犯必不相赦龍曰我以惡業受身為
龍龍性猛惡不能自持瞋心或起當忘所制
王今更立伽藍不敢摧毀每遣一人候望山
嶺黑雲若起急擊犍椎我聞其聲惡心當息
其王於是更修伽藍建窣堵波候望雲氣於
今不絕聞諸先志曰窣堵波中有如來骨肉

舍利可一升餘神變之事難以詳述一時中
宰堵波內忽有煙起少時間便出猛焰時人
謂宰堵波已從火燼瞻仰良久火滅煙消乃
見舍利如白珠璠循環表柱宛轉而上升高
雲際縈旋而下

王城西北大河南岸舊王伽藍內有釋迦菩
薩弱齡齟齬長餘一寸其伽藍東南有一伽
藍亦名舊王有如來頂骨一片面廣寸餘其
色黃白髮孔分明又有如來髮髮色青紺螺
旋右縈引長尺餘卷可半寸凡此三事每至
六齋王及大臣散花供養頂骨伽藍西南有
舊王妃伽藍中有金銅宰堵波高百餘尺聞諸

一俗曰其窣堵波中有佛舍利升餘每月十五日其夜便放圓光燭耀露盤聯輝達曙其光漸斂入窣堵波

城西南有比羅娑洛山

唐言象堅

山神作象形故

曰象堅也昔如來在世象堅神奉請世尊及千二百大阿羅漢山巔有大磐石如來即之

受神供養其後無憂王即磐石上起窣堵波高百餘尺今人謂之象堅窣堵波也亦云中有如來舍利可一升餘

象堅窣堵波北山巖下有一龍泉是如來受神飯已及阿羅漢於中漱口嚼楊枝因即植根今爲茂林後人於此建立伽藍名鞞鐸佉

唐言自此東行六百餘里山谷接連峯巖

楊枝也自此東行六百餘里山谷接連峯巖

大唐西域記卷第一 轉

猷音由宏音上闡音上渚音煮聳音上

勇反高也下古姬載上居宜反周之壑呼各息

谷也駢步眠反培音菴茂上羊歲反下莫候後

私也閨反薰香草也馥音代字彈音丹交辟下

亦反朱紱下音弗也徽音擯反必刀滓側史棟幹上必下

凍字屋也下音木也古且擅反時扇挺他頂反鷺鷺

二字音秋路也挹音邑擢秀上音濁中庸下音

鼓也下余世反舡反舡旁板擊音盤革撫許為反也

迺 輶 輶 輶 還 園 二 音 河 鏐 腹 上 音 蕤 遽 其 預

也 迄 長 上 許 訖 反 至 撫 音 隻 採 捐 音 緣 紛 紕 反 速

下 俱 有 反 兒 下 上 音 武 蹕 駁 上 尺 反 尹 反 下

雜 亂 下 音 矯 迹 上 居 小 反 嗤 笑 上 尺 反 子

也 玄 灞 霸 音 矯 迹 上 居 小 反 嗤 笑 上 尺 反 子

反 也 幽 蹟 下 助 蒿 反 纂 御 上 子 管 睽 音 眷 綢

繆 反 上 直 流 反 玄 微 也 莫 留 摘 舒 丑 知 反 睿 思 上 羊 歲

明 也 下 緬 靡 展 反 旌 音 精 壤 汝 兩 反 暨 其 器

去 聲 也 著 大 立 知 御 反 綜 覈 上 子 宋 反 考 一 也 下

屈 支 上 居 勿 反 茲 反 奴 故 赭 音 怖 捍 上 芳 發 反

窄 堵 上 蘇 沒 反 字 颯 秣 上 蘇 雜 反 弭 弥 余 咀 達 丁 反

噲 反 竹 救 捕 喝 上 音 步 下 忒 地 上 律 反 思 鄂 衍 上 各 反 吾

第一卷

下音愉渴俱反色珂咄下上苦何反謔莫閉紇沒胡

反泯米忍慄反呂錦銳反羊歲旦刺下上丁達反環

峙下直余反寒勁下居政反左枉下汝審反

毳昌歲反也穹廬反上告弓反下力居闢開也反

大槩略下音蓋隙反丘逆式人兵上詩注反勢面力上

之反一糜黍黍上音眉類粗上才略也反匾匿反上卑免他

反今牝馬雌上毗忍反慳快上音墮下音馴順音旬

也狎焦類又上才笑反反怙釐力上音戶下瑩一紆定反也

腐壞音父漆烈一上疎錦反寒一也正作蔡赭衣

上音者湊至七奏反編急反上必展繒綵反上自陟

偉大反上羽鬼恆怯上音匡下澆訛浮上音驕詭

詐誑上音也鬼咀邏下上郎賀反反掠音略劫反又莠鬱

樹上之於孔反
酋豪上自由反
崎區上丘奇反
下

峭峻下上思悶反
阨音厄
波刺達反
奄龍襲下音長

戟反下居
逆
殞歿反上羽
澡灌貫二字音早
炫燿

二字音
輻輳也上音福
奏反
麪蜜乾上麥屑也
伽

胝知下音
硃确音上苦交反
妖崇下私
鄙褻音下

薛正作媒
威懾驚下之葉反
貧窶下其主反
貪

婪含下郎
僵仆上音薑
下蒲北反
作石隙反丘逆

也雪蘇立
柔奴高
檮那下上仕向反
四許器
髡

歸下上音芳
罔反
覆燾上音盜
蓋也
榮旋上紆
齒齒

歲換齒也
八漱口上音瘦
音
鞞鐸佉上音皮
下

奉渡唐平一初經內

生長七元見月

前國信仁信原朝特朝

1
8
71

東 京 圖 書 館

漢書門

地

二

函

二

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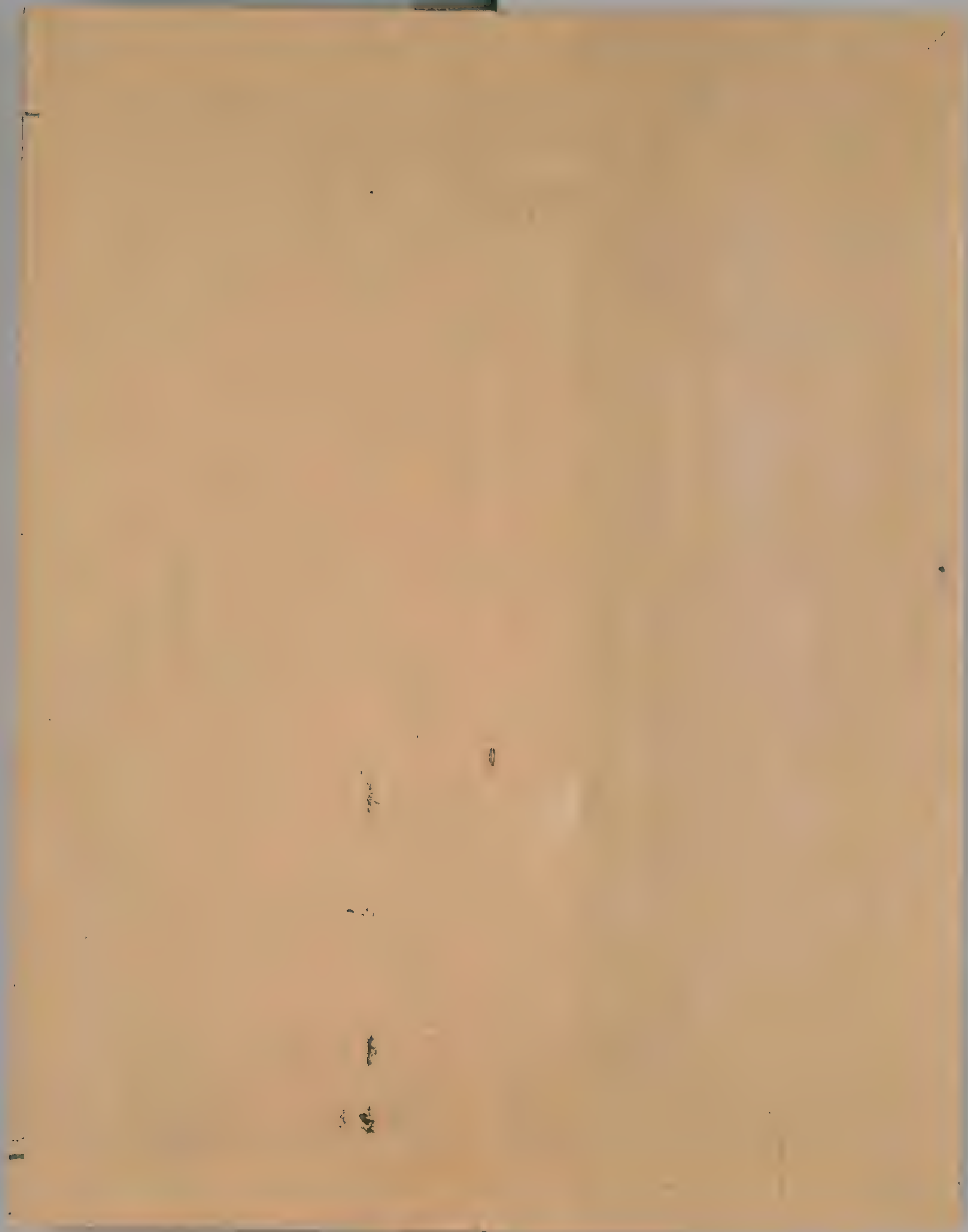
號

八冊

WA 35
1
(2)

大唐西域記卷第三
釋





大唐西域記卷第二

轉

三藏法師

玄奘奉

詔譯

大摠持寺沙門

辯機

撰

三國

監波國

那揭羅曷國

健駄羅國

詳夫天竺之稱異議糾紛舊云身毒或曰賢
豆今從正音宜云印度印度之人隨地稱國
殊方異俗遙舉摠名語其所美謂之印度印
度者唐言月月有多名斯其一稱言諸群生
輪迴不息無明長夜莫有司晨其猶白日既
隱宵燭斯繼雖有星光之照豈如朗月之明
苟緣斯致因而譬月良以其土聖賢繼軌導

凡御物如月照臨由是義故謂之印度印度
種姓族類群分而婆羅門特為清貴從其雅
稱傳以成俗無去經界之別揔謂婆羅門國
焉若其封疆之域可得而言五印度之境周
九萬餘里三垂大海北背雪山北廣南狹形
如半月畫野區分七十餘國時特暑熱地多
泉濕北乃山阜隱軫丘陵瀉滷東則川野沃
潤疇壠膏腴南方草木榮茂西方土地磽确
斯大槩也可略言焉夫數量之稱謂踰繕那
舊曰由旬又曰踰闍那踰繕那者自古聖王
又曰由延皆訛略也
一日軍行也舊傳一踰繕那四十里矣印度國
俗乃三十里聖教所載唯十六里窮微之數分

一踰繕那爲八拘盧舍拘盧舍者謂大牛鳴聲所極聞拘盧舍分一拘盧舍爲五百弓分一弓爲四肘分一肘爲二十四指分一指節爲七宿麥乃至虱蟣隙塵牛毛羊毛兔毫銅水次第七分以至細塵細塵七分爲極細塵極細塵者不可復析析即歸空故曰極微也

若乃陰陽曆運日月次舍稱謂雖殊時候無異隨其星建以標月名時極短者謂刹那也百二十刹那爲一呾刹那六十呾刹那爲一臘縛三十臘縛爲一牟呼栗多五年呼栗多爲一時六時合成一日一夜晝三夜三居俗日夜分爲八時晝四夜四於一分月盈至滿謂之白

分月虧至晦謂之黑分黑分或十四日十五日
日月有小大故也黑前白後合爲一月六月
合爲一行日遊在內北行也日遊在外南行
也揔此二行合爲一歲又分一歲以爲六時
正月十六日至三月十五日漸熱也三月十
六日至五月十五日盛熱也五月十六日至
七月十五日雨時也七月十六日至九月十
五日茂時也九月十六日至十一月十五日
漸寒也十一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盛寒
也如來聖教歲爲三時正月十六日至五月
十五日熱時也五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
雨時也九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寒時也

或爲四時春夏秋冬也春三月謂制咀邏月
吠舍佉月逝瑟吒月當此從正月十六日至
四月十五日夏三月謂頽沙荼月室羅伐拏
月婆達羅鉢陁月當此從四月十六日至七
月十五日秋三月謂頻濕縛庫闍月迦刺底
迦月末伽始羅月當此從七月十六日至十
月十五日冬三月謂報沙月磨祛月頗勒婁拏
月當此從十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故印
度僧徒依佛聖教坐兩安居或前三月或後
三月前三月當此從五月十六日至八月十
五日後三月當此從六月十六日至九月十
五日前代譯經律者或去坐夏或去坐臘斯

皆邊裔殊俗不達中國正音或方言未融而
傳譯有謬又推如來入胎初生出家成佛涅槃
日月皆有參差語在後記

若夫邑里閭閻方域廣峙街衢巷陌曲徑槃
紆闌闔當塗旗亭夾路屠釣倡優魁膾除糞
旌厥宅居斥之邑外行里往來僻於路左至
於宅居之制垣郭之作地既卑濕城多壘甃
暨諸牆壁或編竹木室宇臺觀板屋平頭塗
以石灰覆以甃塹諸異崇構製同中夏苦茅
苫草或甃或板壁以石灰爲飾地塗牛糞爲
淨時花散布斯其異也諸僧伽藍頗極奇製
隅樓四起重閣三層榱桷棟梁奇形彫鏤戶

牖垣牆圖畫衆彩黎庶之居內侈外儉奧室
中堂高廣有異層臺重閣形製不拘門闢東
戶朝座東面至於坐止咸用繩牀王族大人
士庶豪右莊飾有殊規矩無異君王朝座殫
復高廣珠璣間錯謂師子牀敷以細氍毹以
寶机凡百庶僚隨其所好刻彫異類瑩飾奇
珍衣裳服玩無所裁製貴鮮白輕雜彩男則
繞臂絡腋橫巾右袒女乃褰衣下垂通肩揔
覆頂爲小髻餘髮垂下或有剪髭別爲詭俗
首冠花鬘身佩纓絡其所服者謂僑奢耶衣
及氍布等僑奢耶者野蠶絲也葛摩衣麻之
類也領

墟嚴反

鉢羅衣織細羊毛也褐刺繡衣

織野獸毛細罽可得絹績故以見珍而充服
用其北印度風土寒烈短製褊衣頗同胡服
外道服飾紛雜異製或衣孔雀羽尾或飾髑
髏纓絡或無服露形或草板掩體或拔髮斷
髮或蓬鬢堆髻裳衣無定赤白不恒沙門法
服唯有三衣及僧却崎泥縛些桑箇反那三衣

裁製部執不同或緣有寬狹或葉有小大僧

却崎

唐言掩腋舊曰僧祇支訛也

覆左肩掩兩腋左開右

合長裁過罽泥縛些那

唐言裙舊曰涅槃僧訛也既無帶

襴其將服也集衣爲褊束帶以條褊則諸部

各異色乃黃赤不同刹帝利婆羅門清素居
簡潔白儉約國王大臣服玩良異花鬘寶冠

以爲首飾環釧纓絡而作身佩其有富商大
賈唯釧而已人多徒跣少有所履染其牙齒
或赤或黑齊髮穿耳脩鼻大眼斯其貌也夫
其潔清自守非矯其志凡有饌食必先盥洗
殘宿不再食器不傳瓦木之器經用必棄金
銀銅鐵每加摩瑩饌食旣訖嚼楊枝而爲淨
澡漱未終無相執觸每有溲溺必事澡濯身
塗諸香所謂栴檀鬱金也君王將趨鼓奏絃
歌祭祀拜詞沐浴盥洗

詳其文字梵天所製原始垂則四十七言遇
物合成隨事轉用流演枝派其源浸廣因地
隨人微有改變語其大較未異本源而中印

度特為詳正辭調和雅與天同音氣韻清亮

為人軌則隣境異國習謬成訓竟欲澆俗莫

守淳風至於記言書事各有司存史誥摠稱

謂尼羅蔽茶唐言善惡具舉灾祥備著而開

蒙誘進先遵十二章七歲之後漸授五明大

論一曰聲明釋詁訓字詮目流別二曰巧明

伎術機關陰陽曆數三醫方明禁呪開邪藥

石針艾四謂因明考定正邪研覈真偽五曰

內明究暢五乘因果妙理其婆羅門學四吠

隨論舊曰毗訛也一曰壽謂養生繕性二曰祠謂

享祭析禱三曰平謂禮儀占卜兵法軍陣四

曰術謂異能伎數禁呪鑿方師必博究精微

貫窮玄奧示之大義導以微言提撕善誘彫
朽勵薄若乃識量通敏志懷逋逸則拘繫及
關業成後已年方三十志立學成旣居祿位
先酬師德其有博古好雅肥遁居貞沉浮物
外逍遙事表寵辱不驚聲聞已遠君王雅尚
莫能屈迹然而國重聰叡俗貴高明褒贊旣
隆禮命亦重故能強志爲學忘疲遊藝訪道
依仁不遠千里家雖豪富志均羈旅口腹之
資巡勾以濟有貴知道無恥匱財娛遊惰業
媮食靡衣旣無令德又非時習恥辱俱至醜
聲載揚如來理教隨類得解去聖悠遠正法
醇醪任其見解之心俱獲聞知之悟部執峯

峙諍論波騰異學專門殊途同致十有八部
各擅鋒銳大小二乘居止區別有宴默思惟
經行住立定慧悠隔誼靜良殊隨其衆居各
制科防無云律論經紀凡是佛經講宣一部乃免
僧知事二部加上房資具三部差侍者祇承
四部給淨人役使五部則行乘象輿六部又導
從周衛道德旣高旌命亦異時集講論考其
優劣彰別善惡黜陟幽明其有商榷微言抑
揚妙理雅辭瞻美妙辯敏捷於是馭乘寶象
導從如林至乃義門虛闢辭鋒挫銳理寡而
辭繁義乖而言順遂即面塗赭墜身坐塵土
斥於曠野棄之溝壑旣旌淑慝亦表賢愚人智

樂道家勤志學出家歸俗從其所好罹咎犯
律僧中科罰輕則衆命訶責次又衆不與語
重乃衆不共住不共住者斥擯不齒出一住
處措身無所羈旅艱辛或返初服

若夫族姓殊者有四流焉一曰婆羅門淨行
也守道居貞潔白其操二曰刹帝利王種也

舊曰刹略也奕世君臨仁恕爲志三曰吠舍

舊曰毗舍

訛也商賈也貿遷有無逐利遠近四曰戍陀羅

舊曰首訛也農人也肆力疇墾勤身稼穡凡茲四

姓清濁殊流婚娶通親飛伏異路内外宗枝
姻媾不雜婦人一嫁終無再醮自餘雜姓寔
繁種族各隨類聚難以詳載

君王奕世唯烈帝利纂弒時起異姓稱尊國
之戰士驍雄畢選子父傳業遂窮兵術居則
宮廬周衛征則奮旅前鋒凡有四兵步馬車
象象則被以堅甲牙施利距一將安乘授其
節度兩卒左右爲之駕馭車乃駕以駟馬兵
帥居乘列卒周衛扶輪挾轂馬軍散禦逐北
奔命步軍輜捍敢勇充選負大櫛執長戟或
持刀劒前奮行陣凡諸戎器莫不鋒銳所謂
矛盾弓矢刀劒鉞斧戈矛長稍輪索之屬皆
世習矣夫其俗也性雖狃急志甚貞質於財
無苟得於義有餘讓懼冥運之罪輕生事之
業詭譎不行盟誓爲信政教尚質風俗猶和

凶悖群小時虧國憲謀危君上事迹彰明則
常幽囹圄無所刑戮任其生死不齒人倫犯
傷禮義悖逆忠孝則劓鼻截耳斷手刖足或
驅出國或放流蒙自餘各犯輸財贖罪理獄
占辭不加荆朴隨問欵對據事平科拒違所
犯恥過飾非欲究情實事須案者凡有四條
水火稱毒水則罪人與石盛以連囊沉之深
流校其真僞人沉石浮則有犯人浮石沉則
無隱火乃燒鐐罪人踞上復使足蹈既遣掌
案又令舌舐虛無所損實有所傷懦弱之人
不堪炎熾捧末開花散之向焰虛則花發實
則花焦稱則人石平衡輕重取驗虛則人佞

石舉實則石重人輕毒則以一殺羊剖其右
髀隨被訟人所食之分雜諸毒藥置剖髀中
實則毒發而死虛則毒歇而穌舉四條之例
防百非之路

致敬之式其儀九等一發言慰問二俯首示
敬三舉手高揖四合掌平拱五屈膝六長跪
七手膝踞地八五輪俱屈九五體投地凡斯
九等極唯一拜跪而讚德謂之盡敬遠則稽
顙拜手近則舐足摩踵凡其致辭受命褰裳
長跪尊賢受拜必有慰辭或摩其頂或拊其
背善言誨導以示親厚出家沙門既受敬禮
唯加善願無止跪拜隨所宗事多有旋繞或

唯一周或復三帀宿心別請數則從欲
凡遭疾病絕粒七日期限之中多有痊愈必
未瘳老方乃餌藥藥之性類名種不同鑒之
工伎占候有異終沒臨喪哀號相泣裂裳拔
髮拍額椎胸服制無聞喪期無數送終殯葬
其儀有三一曰火葬積薪焚燎二曰水葬沉
流漂散三曰野葬棄林飼獸國王殂落先立
嗣君以主喪祭以定上下生立德号死無議
謚喪禍之家人莫就食殯葬之後復常無諱
諸有送死以為不潔咸於郭外浴而後入至
於年耆壽耄死期將至嬰累沉痾生崖恐極
厭離塵俗願棄人間輕鄙生死希遠世路於

是親故知友奏樂餞會泛舟鼓棹濟殯伽河
中流自溺謂得生天十有其一未盡鄙見出
家僧衆制無號哭父母亡喪誦念酬恩追遠
慎終寔資冥福

政教旣寬機務亦簡戶不籍書人無徭課王
田之內大分爲四一充國用祭祀粢盛二以
封建輔佐宰臣三賞聰叡碩學高才四樹福
田給諸異道所以賦歛輕薄徭稅儉省各安
世業俱佃口分假種王田六稅其一商賈逐
利來往貿遷津路關防輕稅後過國家營建
不虛勞役據其成功酬之價直鎮戍征行宮
廬宿衛量事招募懸償待入宰牧輔臣庶官

僚佐各有分地自食封邑風壤旣別地利亦殊花草菓木雜種異名所謂菴沒羅果菴弭羅果末杜迦果跋達羅果劫比他果阿末羅果鎮杜迦果烏曇跋羅果茂遮果那利薊羅果般檠娑果凡厥此類難以備載見珎人世者略舉言焉至於棗栗棓柿印度無聞梨奈桃李蒲萄等果迦濕弥羅國已來往往間植石榴甘橘諸國皆樹墾田農務稼穡耕耘播植隨時各從勞逸土宜所出稻麥尤多蔬菜則有薑芥苽瓠葷陲菜等葱蒜雖少噉食亦希家有食者驅令出郭至於乳酪膏酥沙糖石蜜芥子油諸餅麪常所膳也魚羊麋鹿時薦

肴載牛驢象馬豕犬狐狼師子猴猿凡此毛
群例無味敢敢者鄙恥衆所穢惡屏居郭外
希迹人間若其酒醴之差滋味流別蒲萄甘
蔗剎帝利飲也麴蘖醇醪呔奢等飲也沙門
婆羅門飲蒲萄甘蔗漿非酒醴之謂也雜姓
卑族無所流別然其資用之器功質有殊什
物之具隨時無闕雖金鑊斯用而炊甑莫知
多器坏土少用赤銅食以一器衆味相調手
指斟酌略無匕箸至於病患乃用銅匙
若其金銀鍮石白玉火珠風土所產彌復盈
積珍奇雜寶異類殊名出自海隅易以求貨
然其貨用交遷有無金錢銀錢貝珠小珠印

度之境壇界具舉風壤之若大略斯在同條
共貫粗陳梗槩異政殊俗據國而叙

濫波國周千餘里北背雪山三垂黑嶺國大
都城周十餘里自數百年王族絕嗣豪傑力
競無大君長近始附屬迦畢試國宜粳稻多
甘蔗林樹雖衆果實乃少氣序漸溫微霜無
雪國俗豐樂人尚歌詠志性怯弱情懷詭詐
更相欺誚未有推先體貌卑小動止輕躁多
衣白氎所服鮮飾伽藍十餘所僧徒寡少並多
習學大乘法教天祠數十異道甚多從此東
南行百餘里踰大嶺濟大河至那揭羅曷國
北印度境那揭羅曷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二百

五六十里山周四境懸隔危險國大都城二十餘里無大君長主令役屬迦畢試國豐穀稼多花果氣序溫暑風俗淳質猛銳驍雄輕財好學崇敬佛法少信異道伽藍雖多僧徒寡少諸窣堵波荒蕪圯壞天祠五所異道百餘人

城東三里有窣堵波高三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編石特起刻彫奇製釋迦菩薩值然燈佛敷鹿皮衣布髮掩塗得受記處時經劫壞斯迹無泯或有齋日天雨衆花群黎心競式修供養其西伽藍少有僧徒次南小窣堵波是昔掩塗之地無憂王避大路遂僻建焉

城內有大宰堵波故基聞諸先志曰昔有佛
齒高曠嚴麗今既無齒唯餘故基其側有宰
堵波高三十餘尺彼俗相傳不知源起云從
空下峙基於此既非人工寔爲靈瑞

城西南十餘里有宰堵波是如來在日中印
度陵虛遊化降迹於此國人感慕建此靈基
其東不遠有宰堵波是釋迦菩薩昔值然燈
佛於此買花

城西南二十餘里至小石嶺有伽藍高堂重
閣積石所成庭宇寂寥絕無僧侶中有宰堵
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 伽藍西
南深澗峭絕瀑布飛流懸崖壁立東岸石壁

有太洞穴瞿波羅龍之所居也門徑狹小窟
穴冥闇崖石津滴磳徑餘流昔有佛影煥若
真容相好具足儼然如在近代已來人不徧
覩縱有所見髣髴而已至誠祈請有冥感者
乃暫明視尚不能久昔如來在世之時此龍
爲牧牛之士供王乳酪進奉失宜旣獲譴責
心懷恚恨以金錢買花供養受記宰堵波願
爲惡龍破國害王即趣石壁投身而死遂居
此窟爲大龍王便欲出穴成本惡願適起此
心如來已鑒愍此國人爲龍所害運神通力
自中印度至龍所龍見如來毒心遂止受不
殺戒願護正法因請如來常居此窟諸聖弟

子恒受我供如來告曰吾將寂滅爲汝留影
遣五羅漢常受汝供正法隱沒其事無替汝
若毒心奮怒當觀吾留影以慈善故毒心當
止此賢劫中當來世尊亦悲愍汝皆留影像影
窟門外有二方石其一石上有如來足蹈之
迹輪相微現光明時燭影窟左右多諸石室
皆是如來諸聖弟子入定之處影窟西北隅有
窄堵波是如來經行之處其側窄堵波有如
來髮爪隣此不遠有窄堵波是如來顯暢真
宗說蘊界之處所也影窟西有大盤石如來
嘗於其上濯浣袈裟文影微現

城東南三十餘里至醯羅城周四五里堅峻

嶮固花林池沼光鮮澄鏡城中居人淳質正
信復有重閣畫棟丹楹第二閣中有七寶小
窳堵波置如來頂骨骨周一尺二寸髮孔分
明其色黃白盛以寶函置窳堵波中欲知善
惡相者香末和塗以印頂骨隨其福感其文
煥然又有七寶小窳堵波以貯如來觸體骨
狀若荷葉色同頂骨亦以寶函緘絡而置又
有七寶小窳堵波貯如來眼睛睛大如奈光明
清徹瞰映中外又以七寶函緘封而置如來
僧伽肱袈裟細氎所作其色黃赤置寶函中
歲月既遠微有損壞如來錫杖白鐵作鐶旃
檀爲筭寶筒盛之近有國王聞此諸物並是

如來昔親服用恃其威力迫憊而歸既至本國置所居宮中曾未浹辰求之已失爰更尋訪已還本處斯五聖迹多有靈異迦畢試王令五淨行給侍香花觀禮之徒相繼不絕諸淨行等欲從虛寂以爲財用入之所重權立科條以止誼雜其大略曰諸欲見如來頂骨者稅一金錢若取印者稅五金錢自餘節級以次科條科條雖重觀禮弥衆

重閣西北有窰堵波不甚高大而多靈怪人以指觸便即搖震連基傾動鈴鐸和鳴從此東南山谷中行五百餘里至健駄邏國

舊曰
軋陀

衛訛也北
印度境

健馱邏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八百餘里東臨
信河國大都城号布路沙布邏周四十餘里
王族絕嗣役屬迦畢試國邑里空荒居人稀
少宮城一隅有千餘戶穀稼殷盛花果繁茂
多甘蔗出石蜜氣序溫暑略無霜雪人性恒
怯好習典藝多敬異道少信正法自古已來
印度之境作論諸師則不那羅延天無著菩
薩世親菩薩法救如意脇尊者等本生處也
僧伽藍千餘所摧殘荒廢蕪漫蕭條諸窣堵
波頗多頽圯天祠百數異道雜居
王城內東北有一故基昔佛鉢之寶臺也如
來涅槃之後鉢流此國經數百年式遵供養流

轉諸國在波刺斯城外東南八九里有卑鉢
羅樹高百餘尺枝葉扶疏蔭影蒙蒙密過去四
佛已坐其下今猶現有四佛坐像賢劫之中
九百九十六佛皆當坐焉冥祇警衛靈鑒潛
被釋迦如來於此樹下南面而坐告阿難曰
我去世後當四百年有王命世号迦膩色迦
此南不遠起窣堵波吾身所有骨肉舍利多
集此中

卑鉢羅樹南有窣堵波迦膩色迦王之所建
也迦膩色迦王以如來涅槃之後第四百年
君臨膺運統瞻部洲不信罪福輕毀佛法畋
遊草澤遇見白兔王親奔逐至此忽滅見有

牧牛小豎於林樹間作小窰堵波其高三尺
王曰汝何所爲牧豎對曰昔釋迦佛聖智懸
記當有國王於此勝地建窰堵波吾身舍利
多聚其內大王聖德宿殖名符昔記神功勝
福允屬斯辰故我今者先相警發說此語已
忽然不現王聞是說喜慶增懷自負其名大
聖先記因發正信深敬佛法周小窰堵波處
建石窰堵波欲以功力弥覆其上隨其數量
恒出三尺若是增高踰四百尺基趾所恃周
一里半層基五級高一百五十尺方乃得覆
小窰堵波王用喜慶復於其上更起二十五
層金銅相輪即以如來舍利一斛而置其中

式修供養營建纔訖見小窣堵波在大基東南隅下傍出其半王心不平便即擲棄遂住窣堵波第二級下石基中半現復於本處更出小窣堵波王乃退而歎曰嗟夫人人事易迷神功難掩靈聖所扶憤怒何及慙懼旣已謝咎而歸其二窣堵波今猶現在有嬰疾病欲祈康愈者塗香散花至誠歸命多蒙瘳差大窣堵波東面石陛南鑿作二窣堵波一高三尺一高五尺規模形狀如大窣堵波又作兩軀佛像一高四尺一高六尺擬菩提樹下加趺坐像日光照燭金色晃耀陰影漸移石文青紺聞諸耆舊日數百年前石基之隙有金

色蟻大者如指小者如麥同類相從齧其石
壁文若彫鏤廁以金沙作爲此像今猶現在
大宰堵波石陛南面有畫佛像高一丈六尺
自曾已上分現兩身從曾已下合爲一體聞
諸先志曰初有貧士傭力自濟得一金錢願
造佛像至宰堵波所謂畫工曰我今欲圖如
來妙相有一金錢酬工尚少宿心憂負迫於
貧乏時彼畫工鑒其至誠無去價直許爲成
功復有一人事同前迹持一金錢求畫佛像
畫工是時受二人錢求妙丹青共畫一像二
人同日俱來禮敬畫工乃同指一像示彼二
人而謂之曰此是汝所作之佛像也二人相

視若有所懷盡工心知其疑也謂二人曰何
思慮之久乎凡所受物毫釐不虧斯言不謬
像必神變言聲未靜像現靈異分身交影光
相昭著二人悅服心信歡喜大宰堵波西南
百餘步有白石佛像高一丈八尺北面而立
多有靈相數放光明時有人見像出夜行旋
繞大宰堵波近有群賊欲入行盜像遂出迎
賊賊黨怖退像歸本處住立如故群盜因此改
過自新遊行邑里具告遠近
大宰堵波左右小宰堵波魚鱗百數佛像莊
嚴務窮工思殊香異音時有聞聽靈仙聖賢
或見旋繞此宰堵波者如來懸記七燒七立

佛法方盡先賢記曰成壞已三初至此國適
遭火災當見營構尚未成功大宰堵波西有
故伽藍迦膩色迦王之所建也重閣累榭層
臺洞戶旌召高僧式昭景福然雖圯毀尚曰
竒工僧徒減少並學小乘自建伽藍異人間
出諸作論師及證聖果清風尚扇至德無泯第

三重閣有波栗濕縛

唐言

尊者室久已傾頓

尚立旌表初尊者之爲梵志師也年垂八十
捨家染衣城中少年便誚之曰愚夫朽老一
何淺智夫出家者有二業焉一則習定二乃
誦經而今衰老無所進取濫迹清流徒知飽
食時脇尊者聞諸譏議因謝時人而自誓曰

我若不通三藏理不斷三界欲得六神通具
八解脫終不以脇而至於席自尔之後唯日
不足經行宴坐住立思惟晝則研習理教夜
乃靜慮凝神綿歷三歲學通三藏斷三界欲
得三明智時人敬仰因号脇尊者焉

脇尊者室東有故房世親菩薩於此製阿毗
達磨俱舍論人而敬之封以記焉

世親室南五十餘步第二重閣末笈曷利他

唐言如意

論師於此製毗婆沙論論師以佛涅槃

之後一千年中利見也少好學有才辯聲聞

遐被法俗歸心時室邏伐悉底國毗訖羅摩

呵迭多王

唐言超日

威風遠洽使三諸印度日以

五億金錢周給貧窶孤獨主藏臣懼國用乏
匱也乃諷諫曰大王威被殊俗澤及昆蟲請
增五億金錢以賑四方匱乏府庫旣空更稅
有土重斂不已怨聲載揚則君上有周給之
恩臣下被不恭之責王曰聚有餘給不足非
苟爲身侈靡國用遂如五億惠諸貧乏其後
畋遊逐豕失蹤有尋知迹者償一億金錢如
意論師一使人刺髮輒賜一億金錢其國史
臣依即書記王恥見高心常怏怏欲罪辱如
意論師乃招集異學德業高深者百人而下
今日欲收視聽遊諸真境異道紛雜歸心靡
措今考優劣專精遵奉泊乎集論重下令曰

外道論師並英俊也。沙門法衆宜善宗義。勝則崇敬佛法。負則誅戮僧徒。於是如意詰諸外道九十九人已退飛矣。下席一人視之。篋如也。因而劇談論及火煙。王與外道咸誼。言曰。如意論師辭義有失。夫先煙而後及火。此事理之常也。如意雖欲釋難。無聽鑒者。恥見衆辱。齧斷其舌。乃書誠告門人。世親曰。黨援之衆。無競大義。群迷之中。無辯正論。言畢而死。居未久。超曰。王失國興。王膺運表式英賢。世親菩薩欲雪前恥。來白王曰。大王以聖德君臨。爲含識主。命先師如意學窮玄奧。前王宿憾衆挫高名。我承導誘。欲復先怨。其王知如。

意哲人也美世親雅操焉乃召諸外道與如

意論者世親重述先旨外道謝屈而退

迦膩色迦王伽藍東北行五十餘里渡大河

至布色羯邏伐底城周十四五里居人殷盛

閭閻洞連城西門外有一天祠天像威嚴靈

異相繼城東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即

過去四佛說法之處先古聖賢自中印度降神

導物斯地寔多即伐蘇蜜咀羅

唐言世友舊曰和須蜜多

訛也論師於此製衆事分阿毗達磨論城北四

五里有故伽藍庭宇荒涼僧徒寡少然皆遵

習小乘法教即達磨咀邏多

唐言法救舊曰達磨多羅訛也

論師此製雜阿毗達磨論伽藍側有窣堵波

高數百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彫木文石頗異
人工是釋迦佛昔爲國王修菩薩行從衆生
欲惠施不倦喪身若遺於此國土千生爲王
即斯勝地千生捨眼捨眼東不遠有二石窰
堵波各高百餘尺右則梵王所立左乃天帝
所建以妙珍寶而瑩飾之如來寂滅寶變爲
石基雖傾陷尚曰崇高梵釋窰堵波西北行
五十餘里有窰堵波是釋迦如來於此化鬼
子母令不害人故此國俗祭以求嗣化鬼子
母北行五十餘里有窰堵波是商莫迦菩薩
舊曰睽摩恭行鞠養侍育父母於此採果遇
菩薩訛也王畋遊獵毒矢誤中至誠感靈天帝傳藥德

動明聖尋即復蘇

商莫迦菩薩被害東南行二百餘里至跋虜

沙城城北有窣堵波是蘇達拏太子唐言善牙以

父王大象施婆羅門蒙譴被擯顧謝國人既

出郭門於此告別其側伽藍五十餘僧並小

乘學也昔伊濕伐邏唐言自在論師於此製阿毗

達磨明證論

跋虜沙城東門外有一伽藍僧徒五十餘人

並大乘學也有窣堵波無憂之所建立也昔

蘇達拏太子貢在彈多落迦山舊曰檀特山訛之也婆

羅門乞其男女於此鬻賣跋虜沙城東北二

十餘里至彈多落迦山嶺上有窣堵波無憂

王所建蘇達拏太子於此棲隱其側不遠有
率堵波太子於此以男女施婆羅門婆羅門
捶其男女流血染地今諸草木猶帶絳色巖
間石室太子及妃習定之處谷中林樹垂條
若帷並是太子昔所遊止其側不遠有一石
廬即古仙人之所居也仙廬西北行百餘里
越一小山至大山山南有伽藍僧徒甚少並
學大乘其側率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昔獨
角仙人所居之處仙人爲姪女誘亂退失神
通姪女乃駕其肩而還城邑

跋盧沙城東北五十餘里至崇山山有青石
大自在天婦像毗摩天女也聞諸士俗曰此

天像者自然有也靈異旣多祈禱亦衆印度
諸國求福請願貴賤畢萃遠近咸會其有願
見天神形者至誠無貳絕食七日或有得見
求願多遂山下有大自然在天祠塗灰外道式
修祠祀毗摩羅天祠東南行百五十里至烏
鐸迦漢茶城周二十餘里南臨信度河居人
富樂寶貨盈積諸方珍異多集於此

烏鐸迦漢茶城西北行二十餘里至婆羅觀
邏邑是製聲明論波你尼仙本生處也遂古
之初文字繁廣時經劫壞世界空虛長壽諸
天降靈導俗由是之故文籍生焉自時厥後
其源泛濫梵王天帝作則隨時異道諸仙各

製文字人相祖述競習所傳學者虛功難用
詳究人壽百歲之時有波你尼仙生知博物
愍時澆薄欲削浮僞刪定繁猥遊方問道遇
自在天遂伸述作之志自在天曰盛矣哉吾
當祐汝仙人受教而退於是研精覃思摺撫
群言作為字書備有千頌頌三十二言矣究
極今古摠括文言封以進上王甚珍異下令
國中普使傳習有誦通利賞千金錢所以師
資傳授盛行當世故此邑中諸婆羅門碩學
高才博物強識

婆羅覩邏邑中有宰堵波羅漢化波你尼仙
後進之處如來去世垂五百年有大阿羅漢

自迦濕弥羅國遊化至此乃見梵志捶訓稚
童時阿羅漢謂梵志曰何苦此兒梵志曰今
學聲明業不時進阿羅漢迫介而笑老梵志
曰夫沙門者慈悲為情愍傷物類仁今所笑
願聞其說阿羅漢曰談不容易恐致深疑汝
頗當聞波你尼仙製聲明論垂訓於世乎婆
羅門曰此邑之子後進仰德像設猶存阿羅
漢曰今汝此子即是彼仙猶以強識翫習世
典唯談異論不究真理神智唐捐流轉未息
尚乘餘善為汝愛子然則世典文辭徒疲功
績豈若如來聖教福智冥滋曩者南海之濱
有一枯樹五百蝙蝠於中穴居有諸商侶止

此樹下時屬風寒人皆飢凍聚積樵蘇蘊火
其下煙焰漸熾枯樹遂然時商侶中有一賈
客夜分已後誦阿毗達磨截彼諸蝙蝠雖爲
火困愛好法音忍而不出於此命終隨業受
生俱得人身捨家修學乘聞法聲聰明利智
並證聖果爲世福田近迦膩色迦王與脇尊
者招集五百賢聖於迦濕弥羅國作毗婆沙
論斯並枯樹之中五百蝙蝠也余雖不肖是
其一數斯則優劣良異飛伏懸殊仁今愛子
可許出家出家功德言不能述時阿羅漢說
此語已示神通事因忽不現婆羅門深生敬
信歎羨久之具告隣里遂放其子出家修學

因即迴信崇重三寶鄉人從化於今弥篤從
烏鐸迦漢茶城北踰山涉川行六百餘里至
烏仗那國唐言苑昔輪王之苑園也舊曰烏
孫場或曰烏茶皆訛北印度境也

大唐西域記卷第二

轉

疇壠上直流反下呂勇邊裔下音曳邊融余

反和間間上力居反廣峙下直里闕闡上音

音會一斤音尺棄編一必綿反苦茅上失兼

市門也一覆屋上音樓相上音倭昌介反奧室音奧

南門闢反下畎益服玩下愚檐衣上昌敢摩上

注反諸經多作顚鉢婆羅今作領誤也裼刺

葛摩此云麻衣顚鉢上丘嚴反或作欽裼刺

落

反上在吾

也

議

謚

封下

後音

示

以

諱

許

謂

反

毫

老音

也

賤

會

音賤

相送也

酒食

也

菜

盛

祭上

音

咨

也

風

壤

反下

崩

計上

音

墾

田

耕音

懇

字

葦

陟

云上

反

肴

戡

反上

乾

也

肉

側

事

豕

犬

反上

式

百

醇

醪

酒二

字

音

純

勞

土

反上

瓦

回

上

箸

音

佇

與

筋

同

下

梗

槩

反上

加

大

略

也

欺

誚

反下

責

也

圯

壞

毀上

音

比

礪

徑

正上

作踐

譴

責

現上

起

竒

古

罕

反

迫

憊

下

威

逼

人

記

下上

彌

美

反

毀

也

規

摹

明上

音

圭

下

莫

齧

魚

反

咬

阿

迭

結下

徒

反

昌

介

詰

也

起

一

反

論

幾

結

反

也

錯

斷

上

助

反

黨

援

也

下

音

院

朋

黨

反

跋

虜

上

蒲

末

反

鬻

賣

上

音

育

一

捶

之

委

尠

少

上

息

反

畢

萃

下

才

遂

削

反

思

約

章

思

反

集

也

反

集

也

反

集

也

反

集

也

反

集

也

反

奉渡唐本一切經內

常川
三同

前長閑從五位藤原朝臣時朝

東 京 圖 書 館

漢書門

八冊

號

架

函

類

WA 35
1
(3)

大東洋記卷第三



1000000

1000000

大唐西域記卷第三

轉

三藏法師

玄奘奉

詔譯

大德持寺沙門

辯機

撰

八國

烏仗那國

鉢露羅國

呾叉始羅國

僧訶補羅國

烏刺尸國

迦濕彌羅國

半斂

反奴故

蹉國

曷羅闍補羅國

烏仗那國周五千餘里山谷相屬川澤連原

穀稼雖播地利不滋多蒲萄少甘蔗土產金

鐵宜鬱金香林樹蒼鬱花果茂盛寒暑和暢

風雨順序人性怯懦俗情譎詭好學而不功

禁呪爲藝業多衣白氎少有餘服語言雖異
大同印度文字禮儀頗相參預崇重佛法敬
信大乘夾蘇婆伐率堵河舊有一千四百伽藍
多已荒蕪昔僧徒一万八千今漸減少並學
大乘寂定爲業善誦其文未究深義戒行清
潔特開禁呪律儀傳訓有五部焉一法密部
二化地部三飲光部四說一切有部五大衆
部天祠十有餘所異道雜居堅城四五其王
多治晉揭釐城城周十六七里居人殷盛
晉揭釐城東四五里大率堵波極多靈瑞是
佛在昔作忍辱仙於此爲羯利王

唐言闍諍
舊去哥利

訛割截肢體

舊揭釐城東北行二百五六十里入大山至
阿波邏羅龍泉即蘇婆伐率堵河之源也派流
西南春夏含凍昏夕飛雪雪霏五彩光流四
照此龍者迦葉波佛時生在人趣名曰菟祇
深開呪術禁禦惡龍不令暴雨國人賴之以
蓄餘糧居人衆庶感恩懷德家稅斗穀以饋

遺焉旣積歲時或有逋課菟祇含怒願爲毒
龍暴行風雨損傷苗稼命終之後爲此池龍
泉流白水損傷地利釋迦如來大悲御世愍
此國人獨遭斯難降神至此欲化暴龍執金
剛神杵擊山崖龍王震懼乃出歸依聞佛說
法心淨信悟如來遂制勿損農稼龍曰凡有

所食賴收人田今蒙聖教恐難濟給願十二
歲一收糧儲如來含覆愍而許焉故今十二
年一遭白水之灾

阿波邏羅龍泉西南三十餘里水北岸大磐
石上有如來足所履迹隨人福力量有短長
是如來伏此龍已留迹而去後人於上積石
爲室遐迹相趨花香供養順流而下三十餘
里至如來濯衣石袈裟之文懦焉如鏤
嘗揭釐城南四百餘里至醯羅山谷水西派
逆流東上雜花異果被澗緣崖峯巖危險谿
谷盤紆或聞誼語之聲或聞音樂之響方石
如榻宛若工成連延相屬接布崖谷是如來

在昔爲聞半頌

舊曰偈梵文略也或曰偈隨梵音訛也今從正音宜云伽

隨者唐言頌之法於此捨身命焉

夢揭蘆城南二百餘里大山側至摩訶伐那

唐言大林伽藍是如來昔修菩薩行号薩縛達之

王唐言一切施一避敵棄國潛行至此遇貧婆婆羅門

方來乞句旣失國位無以爲施遂令羈縛擒

往敵王冀以賞財迴爲惠施

摩訶伐那伽藍西北下山三四十里至摩愉

唐言丘伽藍有窰堵波高百餘尺其側大方石

上有如來足蹈之迹是佛昔蹈此石放拘胝

光明照摩訶伐那伽藍爲諸人天說本生事

其窰堵波基下有石色帶黃白常有津膩是

如來在昔修菩薩行為聞正法於此祈骨書
寫經典

摩愉伽藍西六七十里至窣堵波無憂王之

所建也是如來昔修菩薩行号尸毗迦王

唐言

與舊曰尸毗王略也為求佛果於此割身從鷹代鴿代

鴿西北二百餘里入珊尼羅闍川至薩哀殺

地

唐言地藥

僧伽藍有窣堵波高八十餘尺是如

來昔為帝釋時遭飢歲疾疫流行醫療無功

道殣相屬帝釋悲愍思所救濟乃變其形為

大蟒身僵屍川谷空中徧告聞者感慶相率

奔赴隨割隨生療飢療疾其側不遠有蘇摩

大窣堵波是如來昔為帝釋時世疾疫愍諸

舍識自變其身爲蘇摩地凡有噉食莫不康豫
珊居羅闍川北石崖邊有窰堵波病者至求
多蒙除瘥如來在昔爲孔雀王與其群而至
此熱渴所逼求水不獲孔雀王以策啄崖涌
泉流注今遂爲池飲沐愈疾石上猶有孔雀
趾迹

瞢揭釐城西南行六七十里大河東有窰堵
波高六十餘尺上軍王之所建也昔如來之
將寂滅告諸大衆我涅槃後烏仗那國上軍
王宜與舍利之分及諸王將欲均量上軍王
後來遂有輕鄙之議是時天人大衆重宣如
來顧命之言乃預同分持歸本國式遵崇建

窣堵波側大河濱有大石狀如象昔上軍王
以大白象負舍利歸至於此地象忽蹠仆因
而自斃遂變為石即於其側起窣堵波
晉揭釐城西五十餘里渡大河至盧醯咀迦
唐言赤窣堵波高五十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
昔如來修菩薩行為大國王号曰慈力於此

刺身血以飼五藥

舊曰夜
訛也

晉揭釐城東北三十餘里至遏部多

唐言奇持

石

窣堵波高四十餘尺在昔如來為諸人天說
法開導如來去後從地踊出黎庶崇敬香花
不替

石窣堵波西渡大河三四十里至一精舍中

有阿縛盧枳低濕伐羅菩薩像

唐言觀自在合字連聲梵

語如上分文散音即阿縛盧枳多譯曰觀伊
濕伐羅譯曰自在舊譯為光世音或觀世音
或觀世自在威靈潛被神迹照明法侶相趨
皆訛謬也

供養無替

觀自在菩薩像西北百四五十里至藍勃盧
山山嶺有龍池周三十餘里渌波浩汗清流
皎鏡昔毗盧釋迦王前代諸釋四人拒軍者
宗親擯逐各事分飛其一釋種既出國都跋
涉疲弊中路而止時有一鴈飛趣其前既以
馴狎因即乘焉其鴈飛翔下此池側釋種虛
遊遠適異國迷不知路假寐樹陰池龍少女
遊覽水濱忽見釋種恐不得當也變為人形

即而摩拊釋種驚寤因即謝曰羈旅羸人何
見親附遂欸殷勤陵逼野合女曰父母有訓
祇奉無違雖蒙惠顧未承高命釋種曰山谷
杳冥余家安在曰我此池之龍女也敬聞聖
族流離逃難幸因遊覽敢慰勞弊命有燕私
未聞來旨況乎積禍受此龍身人畜殊途非
所聞也釋種曰一言見允宿心斯畢龍女曰
敬聞命矣唯所去就釋種乃誓心曰凡我所
有福德之力今此龍女舉體成人福力所感
龍遂改形既得人身深自慶悅乃謝釋種曰
我積殃運流轉惡趣幸蒙垂顧福力所加曠
劫弊身一旦改變欲報此德糜軀未謝心願

陪遊事拘物議願白父母然後備禮龍女還池白父母曰今者遊覽忽逢釋種福力所感變我爲人情存好合敢陳事實龍王心欣人趣情重聖族遂從女請乃出池而謝釋種曰不遺非類降尊就卑願臨我室敢供灑掃釋種受龍王之請遂即其居於是龍宮之中親迎備禮燕余樂會肆極歡娛釋種覩龍之形心常畏惡乃欲辭出龍王止曰幸無遠舍隣比宅居當令據壇土稱大号揔有臣庶祚延長世釋種謝曰此言非真龍王以寶劍置篋中妙好白氎而覆其上謂釋種曰幸持此氎以獻國王王必親受遠人之貢可於此時害

其王也因據其國不亦善乎釋種受龍拍誨
便往行獻烏丸那王躬舉其氎釋種執其袂
而刺之侍臣衛兵誼亂階陛釋種麾劒告曰
我所仗劒神龍見授以誅後伏以斬不日咸
懼神武推尊大位於是泐弊立政表賢恤患
已而動大衆備法駕即龍宮而報命迎龍女
以還都龍女宿業未盡餘報猶在每至燕私
首出九龍之頭釋種畏惡莫知岳計伺其寐
也利刃斷之龍女驚寤曰斯非後嗣之利非
徒我命有少損傷而汝子孫當苦頭痛故此
國族常有斯患雖不連絲時一發動釋種旣
沒其子嗣位是爲盟咀羅犀那王

唐言
上軍

上軍王嗣位之後其母喪明如來伏阿波羅
羅龍還也從空下其宮中上軍王適從遊獵
如來因爲其母略說法要遇聖聞法遂得復
明如來問曰汝子我之族也今何所在母曰
旦出畋遊今將返駕如來與諸大衆尋欲發
引王母曰我惟福遇生育聖族如來悲愍又
親降臨我子方還願少留待世尊曰斯人者
我之族也可聞教而信悟非親誨以發心我
其行矣還語之曰如來從此往拘尸城娑羅
樹間當入涅槃宜取舍利自爲供養如來與
諸大衆陵虛而去上軍王方遊獵遠見宮中
光明赫奕疑有火災罷獵而返乃見其母復

明慶而問曰我去幾何有斯祥感能令慈母復明如昔母曰汝出之後如來至此聞佛說法遂得復明如來從此至拘尸城娑羅樹間當入涅槃召汝速來分取舍利時王聞已悲號頓躄久而醒悟命駕馳赴至雙樹間佛已涅槃時諸國王輕其邊鄙寶重舍利不欲分與是時天人大衆重宣佛意諸王聞已遂先均授曹揭釐城東北踰山越谷逆上信度河途路危險山谷杳冥或履絙索或牽鐵鑱棧道虛臨飛梁危構梯棧躡陞行千餘里至達麗羅川即烏仗那國舊都也多出黃金及鬱金香達麗羅川中大伽藍側有刻木慈氏菩

薩像金色晃煜靈鑒潛通高百餘尺末田底

迦

舊曰末田地訛略也

阿羅漢之所造也羅漢以神通

力攜引匠人升覩史多天

舊曰兜率陀訛也

親

觀妙相三返之後功乃畢焉自有此像法流

東派從此東行踰嶺越谷逆上信度河飛梁

棧道履危涉險經五百餘里至鉢露羅國

北印

度境鉢露羅國周四千餘里在大雪山間東西

長南北狹多麥豆出金銀資金之利國用富

饒時唯寒烈人性獷暴薄於仁義無聞禮節

形貌麤弊衣服毛褐文字大同印度言語異

於諸國伽藍數百所僧徒數千人學無專習

戒行多濫從此復還烏鐸迦漢茶城南渡信

度河河廣三四里西南流澄清皎鏡汨急漂
流毒龍惡獸窟穴其中若持貴寶奇花果種
及佛舍利渡者船多飄沒渡河至咀又始羅

國

北印
度境

咀又始羅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
里酋豪力競王族絕嗣往者役屬迦畢試國
近又附庸迦濕弥羅國地稱沃壤稼穡殷盛
泉流多花菓茂氣序和暢風俗輕勇崇敬三
寶伽藍雖多荒蕪已甚僧徒寡少並學大乘
大城西北七十餘里有鑿羅鉢咀邏龍王池
周百餘步其水澄清雜色蓮花同榮異彩此
龍者即昔迦葉波佛時壞鑿羅鉢咀邏樹莖

芻也故今彼土請雨祈晴必與沙門共至池
所彈指慰問隨願必果

龍池東南行三十餘里入兩山間有窣堵波
無憂王之所建也高百餘尺是釋迦如來懸
記當來慈氏世尊出興之時自然有四大寶
藏即斯勝地當其所聞諸先志曰或時地
震諸山皆動周藏百步無所傾搖諸有愚夫
妄加發掘地爲震動人皆踴化傍有伽藍圯
損已甚久絕僧徒城北十二三里有窣堵波
無憂王建也或至齋日時放光明神花天樂
頗有見聞聞諸先志曰近有婦人身嬰惡癩
竊至窣堵波責躬禮懺見其庭宇有諸糞穢

掬除灑掃塗香散花更採青蓮重布其地惡
疾除愈形貌增妍身出名香青蓮同馥斯勝
地也是如來在昔修菩薩行爲大國王号戰
達羅鉢刺婆

唐言
月光

志求菩提斷頭惠施若此

之捨凡歷千生

捨頭窣堵波側有僧伽藍庭宇荒涼僧徒減

少昔經部拘摩羅邏多

唐言
童受論師於此製述

諸論城外東南南山之陰有窣堵波高百餘
尺是無憂王太子拘浪拏爲繼母所誣抉目
之處無憂王所建也盲人祈請多有復明此
太子正后生也儀貌妍雅慈仁夙著正后終
沒繼室憍姪縱其昏愚私逼太子太子瀝泣

引責退身謝罪繼母見違彌增忿怒候王閑
隙從容言曰夫咀义始羅國之要領非親子
弟其可寄乎今者太子仁孝著聞親賢之故
物議斯在王惑聞說雅悅姦謀即命太子而
誡之曰吾承餘緒垂統繼業唯恐失墜忝負
先王咀义始羅國之襟帶吾今命尔作鎮彼
國國事殷重人情詭雜無妄去就有虧基緒
凡有召命驗吾齒印印在吾口其有謬乎於
是太子銜命來鎮歲月雖淹繼室弥怒詐發
制書紫泥封記候王眠睡竊齒爲印馳使而
往賜以責書輔臣跪讀相顙失啞太子問曰
何所悲乎曰大王有命書責太子扶去兩目

逐棄山谷任其夫妻隨時生死雖有此命尚
未可依今宜重請面縛待罪太子曰父而賜
死其敢辭乎齒印爲封誠無謬矣命旃荼羅
挾去其眼眼既失明乞丐自濟流離展轉至
父鄩城其妻告曰此是王城嗟乎飢寒良苦
昔爲王子今作乞人願得聞知重伸先責
於是謀計入王內廡於夜後分泣對清風長
嘯悲吟箜篌鼓和王在高樓聞其雅唱辭甚
悉悲恠而問曰箜篌歌聲似是吾子今以何
故而來此乎即問內廡誰爲歌嘯遂將盲人
而來對盲王見太子銜悲問曰誰害汝身遭
此禍墮愛子喪明猶不覺知凡百黎元如何

究察天乎天乎何德之衰太子悲泣謝而對
曰誠以不孝負責於天某年日月忽奉慈旨
無由致辭不敢逃責其王心知繼室爲不軌
也無所究察便加刑辟時菩提樹伽藍有瞿
沙

唐言
妙音

大阿羅漢者四辯無礙三明具足王

將盲子陳告其事唯願慈悲令得復明時彼

羅漢受王請已即於是日宣令國人吾於後
日欲說妙理人持一器來此聽法以承泣淚
也於是遠近相趨士女雲集是時阿羅漢說
十二因緣凡厥聞法莫不悲哽以所持器承
其瀝泣說法旣已搃收衆淚置之金盤而自
誓曰凡吾所說諸佛至理理若不真說有紕

繆斯則已矣如其不介願以衆淚洗彼盲眼
眼得復明明視如昔發是語訖持淚洗眼眼
遂復明王乃責彼輔臣詰諸僚佐或黜或放
或遷或死諸豪世俗移居雪山東北沙磧之
中從此東南越諸山谷行七百餘里至僧訶
補羅國

北印
度境

僧訶補羅國周三千五六百里西臨信度河
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依山據嶺堅峻險固農
務少功地利多獲氣序寒人性猛俗尚驍勇
又多譎詐國無君長主位役屬迦濕彌羅國
城南不遠有窰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莊飾
有虧靈異相繼傍有伽藍空無僧侶

城東南四五十里至石窰堵波無憂王建也
高二百餘尺池沼十數映帶左右彫石爲岸
殊形異類激水清流汨湏漂注龍魚水族窟
穴潛流四色蓮花弥漫清潭百果具繁同榮
異色林沼交映誠可遊玩傍有伽藍久絕僧侶
窰堵波側不遠有白衣外道本師悟所求理
初說法處今有封記傍建天祠其徒苦行晝
夜精勤不遑寧息本師所說之法多竊佛經
之義隨類設法擬則軌儀大者謂苾芻小者
稱沙彌威儀律行頗同僧法唯留少髮加之
露形或有所服白色爲異據斯流別稍用區
分其天師像竊類如來衣服爲差相好無異

從此復還咀又始羅國北界渡信度河東南
行二百餘里度大石門昔摩訶薩埵王子於
此投身飼餓鳥餓徒音其南百四五十步有石
窰堵波摩訶薩埵餓獸之無力也行至此
地乾竹自刺以血噉之於是乎獸乃取焉其
中地土洎諸草木微帶絳色猶血滌也人履
其地若負芒刺無云疑信莫不悲愴捨身此
有石窰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
彫刻奇製時燭神光小窰堵波及諸石龕動
以百數周此塋域其有疾病旋繞多愈石窰
堵波東有伽藍僧徒百餘人並學大乘教從
此東行五十餘里至孤山中有伽藍僧徒二

百餘人並學大乘法教花果繁茂泉池澄鏡
傍有窰堵波高二百餘尺是如來在昔於此
化惡藥又令不食肉從此東南山行五百餘

里至烏刺尸國

北印度境

烏刺尸國周二千餘里山阜連接田疇隘狹
國大都城周七八里無大君長役屬迦濕弥

羅國宜稼穡少花果氣序溫和微有霜雪俗
無禮義人性剛猛多行詭詐不信佛法大城
西南四五里有窰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
所建也傍有伽藍僧徒寡少並皆習學大乘
法教從此東南登山履險度鐵橋行千餘里

至迦濕弥羅國

舊曰剎賓訛也北印度境

迦濕弥羅國周七千餘里四境負山山極峭
峻雖有門徑而復隘狹自古隣敵無能攻伐
國大都城西臨大河南北十二三里東西四
五里宜稼穡多花果出龍種馬及鬱金香火
珠藥草氣序寒勁多雪少風服毛褐衣白氎
土俗輕僇人性怯懦國爲龍護遂雄隣境容
貌妍美情性詭詐好學多聞邪正兼信伽藍
百餘所僧徒五千餘人有四率堵波並無憂
王建也各有如來舍利外餘
國志曰國地本龍池也昔佛世尊自烏仗那
國降惡神已欲還中國乘空當此國上告阿
難曰我涅槃之後有末田地迦阿羅漢當於

此地建國安人弘揚佛法如來寂滅之後第五十年阿難弟子末田地迦羅漢者得六神通具八解脫聞佛懸記心自慶悅便來至此於大山嶺宴坐林中現大神變龍見深信請資所欲阿羅漢曰願於池內惠以容膝龍王於是縮水奉施羅漢神通廣身龍王縱力縮水池空水盡龍翻請地阿羅漢於此西北爲留一池周百餘里自餘枝屬別居小池龍王曰池地揔施願恒受供末田地迦曰我今不久無餘涅槃雖欲受請其可得乎龍王重請五百羅漢常受我供乃至法盡法盡之後還取此國以爲居池末田地迦從其所請時阿

羅漢既得其地運大神通力立五百伽藍於諸異國買鬻賤人以充役使以供僧衆末田底逃入寂滅後彼諸賤人自立君長隣境諸國鄙其賤種莫與交親謂之訖利多唐言今時泉水已多流濫

塵揭陀國無憂王以如來涅槃之後第一百

年命世君臨威被殊俗深信三寶愛育四生時有五百羅漢僧五百凡夫僧王所敬仰供養無差有凡夫僧摩訶提婆唐言闊達多智

幽求名實覃思作論理違聖教凡有聞知群從異議無憂王不識凡聖因情所好黨援所親召集僧徒赴殍伽河欲沉深流揔從誅戮

時諸羅漢既逼命難咸運神通陵虛履空來
至此國山棲谷隱時無憂王聞而悔懼躬來
謝過請還本國彼諸羅漢確不從命無憂王
為羅漢建五百僧伽藍揔以此國持施衆僧
健馱邏國迦膩色迦王以如來涅槃之後第
四百年應期撫運王風遠被殊俗內附機務
餘暇每習佛經日請一僧入宮說法而諸異
議部執不同王用深疑無以去惑時脇尊者
曰如來去世歲月逾邈弟子部執師資異論
各據聞見共為矛盾時王聞已甚用感傷悲
嘆良久謂尊者曰猥以餘福聿遵前緒去聖
雖遠猶為有幸敢忘庸鄙紹隆法教隨其部

執具釋三藏脇尊者曰大王宿殖善本多資
福祐留情佛法是所願也王乃宣令遠近召
集聖哲於是四方輻湊万里星馳英賢畢萃
睿聖咸集七日之中四事供養旣欲法議恐
其誼雜王乃具懷白諸僧曰證聖果者住具
結縛者還如此尚衆又重宣令無學人住有
學人還猶復繁多又更下令具三明備六通
者住自餘各還然尚繁多又更下令其有內
窮三藏外達五明者住自餘各還於是得四
百九十九人王欲於本國苦其暑濕又欲就
王舍城大迦葉波結集石室脇尊者等議曰
不可彼多外道異論糾紛酬對不暇何功作

論衆會之心屬意此國此國四周山固藥義
守衛土地膏腴物產豐盛賢聖之所集往靈
仙之所遊止衆議斯在僉曰允諧其王是時
與諸羅漢自彼而至建立伽藍結集三藏欲
作毗婆沙論是時尊者世友戶外納衣諸阿
羅漢謂世友曰結使未除諍議乖謬尔宜遠
迹勿居此也世友曰諸賢於法無疑代佛施
化方集大義欲製正論我雖不敏粗達微言
三藏玄文五明至理頗亦沉研得其趣矣諸
羅漢曰言不可以若是汝宜屏居疾證無學
已而會此時未晚也世友曰我顧無學其猶
夷唾志求佛果不趨小徑擲此縷丸未墜于

地必當證得無學聖果時諸羅漢重訶之曰
增上慢人斯之謂也無學果者諸佛所讚宜
可速證以使衆疑於是世友即擲縷丸空中
諸天接縷丸而請曰方證佛果次補慈氏三
界特尊四生攸賴如何於此欲證小果時諸
羅漢見是事已謝各推德請爲上座凡有疑

議咸取決焉是五百賢聖先造十萬頌鄔波

第鑠論

舊曰優波提舍論訛也

釋素咀纜藏

舊曰修多羅藏訛也

次造

十萬頌

毗奈耶

婆沙論

釋毗奈耶藏

舊曰修多羅藏訛也

舊曰毗奈耶藏訛也

後造

十萬頌

阿毗達磨

毗婆沙論

釋阿毗達磨藏

或曰阿毗曇藏略也

凡三十萬頌

六百

六十万言備釋三藏懸諸千古莫不窮其枝

葉究其淺深大義重明微言再顯廣宣流布
後進賴焉迦膩色迦王遂以赤銅爲鏤鏤寫
論文石函緘封建窰堵波藏於其中命藥叉
神周衛其國不令異學持此論出欲求習學
就中受業於是功旣成畢還軍本都出此國
西門之外東西面而跪復以此國惣施僧徒
迦膩色迦王旣死之後訖利多種復自稱王
斥逐僧徒毀壞佛法

觀貨邏國呬摩咀羅王

唐言雪山

其先釋種也

以如來涅槃之後第六百年光有壇土嗣膺
王業樹心佛地流情法海聞訖利多毀滅佛
法招集國中敢勇之士得三千人詐爲商旅

多賣寶貨挾隱軍器來入此國此國之君特
加賓禮商旅之中又更選募得五百人猛烈
多謀各抽利刃俱持重寶躬賣所奉持以獻
上時雪山下王去其帽即其座訖利父王驚
懾無措遂斬其首令群下曰我是覩貨邏國
雪山下王也怒此賤種公行虐政故於今者
誅其有罪凡百衆庶非尔之辜然典國輔宰
臣遷於異域旣平此國召集僧徒式建伽藍
安堵如故復於此國西門之外東面而跪持
施衆僧其訖利多種屢以僧徒覆宗滅祀世
積其怨疾惡佛法歲月旣遠復自稱王故今
此國不甚崇信外道天祠特留意焉

新城東南十餘里故城北大山陽有僧伽藍
僧徒三百餘人其罕堵波中有佛牙長可寸
半其色黃白或至齋日時放光明昔訖利多
種之滅佛法也僧徒解散各隨利居有一沙
門遊諸印度觀禮聖迹伸其至誠後聞本國
平定即事歸途遇諸群象橫行草澤奔馳震
吼沙門見已升樹以避是時群象相趨奔赴
競吸池水浸漬樹根手足共排掘樹遂躋仆既
得沙門負載而行至大林中有病象瘡痛而
卧引此僧手至所苦處乃枯竹所刺也沙門
於是拔竹傳藥裂其裳裹其足別有大象持
金函授與病象象既得已轉授沙門沙門開函

乃佛牙也諸象圍繞僧出無由明日齋時各持異果以為中饌食已載僧去林數百里外方乃下之各跪拜而去沙門至國西界渡一駛河濟乎中流船將覆沒同舟之人互相謂曰今此船覆禍是沙門沙門必有如來舍利諸龍利之船主檢驗果得佛牙時沙門舉佛牙俯謂龍曰吾今寄汝不久來取遂不渡河迴船而去顧河嘆曰吾無禁術龍畜所欺重往印度學禁龍法三歲之後復還本國至河之濱方設壇場其龍於是捧佛牙函以授沙門沙門持歸於此伽藍而修供養伽藍南十四五里有小伽藍中有觀自在菩薩

薩立像其有斷食誓死爲期願見菩薩者即從像中出妙色身

小伽藍東南三十餘里至大山有故伽藍形

製宏壯蕪漫良甚今唯一隅起小重閣僧徒

三十餘人並學大乘法教昔僧伽跋陀羅唐言

衆賢論師於此製順正理論伽藍左右諸宰堵

波大阿羅漢舍利並在野獸山猿採花供養

歲時無替如承指命然此山中多諸靈迹或

石壁橫分峯留馬迹凡厥此類其狀譎詭皆

是羅漢沙弥群從遊戲手拍麾畫乘馬往來

遺迹若斯難以詳述

佛牙伽藍東十餘里北山崖間有小伽藍是

昔索建地羅大論師於此作衆事分毗婆沙
論小伽藍中有石窰堵波高五十餘尺是阿
羅漢遺身舍利也先有羅漢形量偉大凡所
飲食與象同等時人譏曰徒知飽食安識是
非羅漢將入寂滅也告諸人曰吾今不久當
取無餘欲說自身所證妙法衆人聞之更相

譏笑咸來集會共觀得失時阿羅漢告諸人
曰吾今爲汝說本因緣此身之前報受象身
在東印度居王內廡是時此國有一沙門遠
遊印度尋訪聖教諸經典論時王持我施與
沙門載負佛經而至於此是後不久尋即命
終乘其載經福力所致遂得爲人復鍾餘慶

早服染衣勤求出離不遑寧居得六神通斷
三界欲然其所食餘習尚然每目節身三分
食一雖有此說人猶未信即升虛空入火光
定身出煙焰而入寂滅餘骸墜下起窣堵波
王城西北行二百餘里至商林伽藍布刺拏
唐言圓滿論師於此作釋毗婆沙論

城西行百四五十里大河北接山南至大衆
部伽藍僧徒百餘人昔佛地羅唐言覺取論師於

此作大衆部集真論從此西南踰山涉險行

七百餘里至半斂

奴故反

蹉國

北印度境

半斂蹉國周二千餘里山川多疇壠狹穀稼
時播花果繁茂多甘蔗無蒲萄菴沒羅果烏

談跋羅茂遮等果家植成林珍其味也氣序
溫暑風俗勇烈裳服所製多衣氎布人性質
直淳信三寶伽藍五所並多荒圯無大君長
役屬迦濕彌羅國城北伽藍少有僧徒伽藍
北有石窰堵波寔多靈異從此東南行四百
餘里至曷邏闍補羅國

北印
度境

曷邏闍補羅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
餘里極險固多山阜川原隘狹地利不豐土
宜氣序同半斂蹉國風俗猛烈人性驍勇國
無君長役屬迦濕彌羅國伽藍十所僧徒寡
少天祠一所外道甚多自濫波國至於此上
形貌麁弊情性獷暴語言庸鄙禮義輕薄非

印度之正境乃邊囊之曲俗從此東南下山
渡水行七百餘里至磔迦國北印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第三

轉

窳蹉

上奴故反

怯慳

上苦怙反

譎詭

上音決

反詐也

多衣

下聲去

瞢揭釐

上音夢中居

謁

過委

反積也

饋遺

上求位反

糧儲

二字音

摩愉

如下音

褒殺

上博反

道殣

下渠鎮也

僵屍

上音薑死

紫啄

上子委反

蹠仆

上音顛

斃

毗祭

也

飼

音寺饒

盧枳

下居反

馴狎

上音旬順也

也

袂

音寐衣

麾劒

上許反

喟但

下上烏沒反

犀

西音近

頓蹕

下毗益反

組索

大上古登反

棧道

助上

聲	用	尺	漢	同	併	今	停	反	夾	也	反	豐	也	久	也	捧	明	架	諫
浸	也	棄	唾	湊	聚	之	反	寒	勁	反	芒	反	乞	反	挾	也	險	反	
漬	不	替	上	於	也	是	下	政	下	刺	罪	許	下	目	上	道	以	板	
四	在	音	邬	輻	輻	曰	尹	居	輕	下	上	紕	他	正	上	也	木	躡	
傳	器	反	一	古	紕	也	兵	下	標	反	亡	上	內	代	同	于	密	踏	
藥	反	香	鑠	紛	紛	也	器	反	悲	反	眉	疋	廐	象	紆	水	下	上	
塗	上	安	堵	詩	上	俱	輻	妙	愴	壯	幼	夷	下	音	閑	流	正	尼	
也	付	遷	下	若	亂	有	湊	也	反	反	反	反	馬	音	隙	急	作	輒	
駛	不	音	鏐	鏐	也	反	上	確	反	楚	噉	之	舍	養	控	立	登	反	
河	移	觀	薄	音	膏	膏	音	口	堅	隘	食	上	鼓	也	丘	苗	晃	煜	
上	也	也	葉	銅	腴	下	福	角	反	狹	上	音	和	反	逆	亮	下	上	
使	疾	史	解	斥	下	音	下	也	矛	窄	也	也	聲	淹	反	自	余	胡	
疾	流	二	散	逐	音	俞	七	楯	莫	也	賣	伯	去	一	掬	音	六	廣	
也	音	去	上	上	肥	也	奏	上	侯	反	器	其	禍	鹽	反	反	反	反	

偉大 上羽鬼反異也 磔迦 上竹陌反 驚 下之葉反 懾 下許

奉渡唐本一切經內

建長七年九月廿三日

三

前長閑從五位行藤原朝臣特朝

東 京 圖 書 館

地 別

漢 書 門

類 函 架 號 冊

WA 35
1
(4)

大馬廐記卷四





大唐西域記卷第四

轉

三藏法師

玄奘奉

詔譯

大捺持寺沙門

辯機

撰

十五國

磔迦國

至那僕底國

闍爛達羅國

屈居勿反露多國

設多圖盧國

波理夜咄羅國

秣菟羅國

薩他泥濕伐羅國

宰祿勤那國

秣底補羅國

婆羅吸摩補羅國

瞿毗霜那國

聖醯掣咄羅國

毗羅刪拏國

劫比他國

磔迦國周萬餘里東據毗播奢河西臨信度
河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宜粳稻多宿麥出
金銀鍮石銅鐵時候暑熱土多風颯風俗暴
急言辭鄙褻衣服鮮白所謂僑奢耶衣朝霞
衣等少信佛法多事天神伽藍十所天祠數
百此國已往多有福舍以贍貧匱或施藥或
施食口腹之資行旅無累

大城西南十四五里至奢羯羅故城垣堵雖
壞基址尚固周二十餘里其中更築小城周
六七里居人富饒即此國之故都也數百年
前有王号摩醯邏矩羅唐言大族都治此城王諸
印度有才智性勇烈隣境諸國莫不臣伏機

務餘閑欲習佛法令於僧中推一俊德時諸
僧徒莫敢應命少欲無為不求聞達博學高
明有懼威嚴是時王家舊僮染衣已久辭論
清雅言談瞻敏衆共推舉而以應命王曰我
敬佛法遠訪名僧衆推此隸與我談論常謂
僧中賢明肩比以今知之夫何敬哉於是宣
無復子遺

今五印度國繼是佛法並皆毀滅僧徒斥逐

摩揭陁國婆羅阿迭多王

唐言幻日

崇敬佛法愛

育黎元以大族王淫刑虐政自守壇場不供
職貢時大族王治兵將討幻日王知其聲問
告諸臣曰今聞寇至不忍鬪其兵也幸諸僚

庶赦而不罪賜此微軀潛行草澤言畢出宮
依緣山野國中感恩慕從者數萬餘人棲竄
海島大族王以兵付弟浮海往伐幻日王守
其阨險輕騎誘戰金鼓一震奇兵四起生擒
大族反接引現大族王自愧失道以衣蒙面
幻日王踞師子牀群官周衛乃命侍臣告大
族曰汝露其面吾欲有辭大族對曰臣主易
位怨敵相視旣非交好何用面談再三告示
終不從命於是宣令數其罪曰三寶福田四
生攸賴苟任豺狼傾毀勝業福不祐汝見擒
於我罪無可赦宜從刑辟時幻日王母博聞
強識善達占相聞殺大族也疾告幻日王曰

我嘗聞大族奇姿多智欲一見之幻日王命
引大族至母宮中幻日母曰嗚呼大族幸勿
恥也世間無常榮辱更事吾猶汝母汝若吾
子宜去蒙衣一言面對大族曰昔爲敵國之
君今爲俘囚之虜隳廢王業亡滅宗祀上愧
先靈下慙黎庶誠恥面目俯仰天地不能自
喪故此蒙衣王母曰興廢隨時存亡有運以
心齊物則得喪俱忘以物齊心則毀譽更起
宜信業報與時推移去蒙對語或存軀命大
族謝曰苟以不才嗣膺王業刑政失道國祚
亡滅雖在縲紲之中尚貪旦夕之命敢承大
造面謝厚恩於是去蒙衣出其面王母曰子

其自愛當終介壽已而告幻日王曰先典有
訓宥過好生今大族王積惡雖久餘福未盡
若殺此人十二年中菜色相視然有中興之
氣終非大國之王當據北方有小國土幻日
王承慈母之命愍失國之君嫗以稚女待以
殊禮揔其遺兵更加衛從來出海島大族王
弟還國自立大族失位藏竄山野北投迦濕
弥羅國迦濕弥羅王深加禮命愍以失國封
以土邑歲月旣淹率其邑人矯殺迦濕弥羅
王而自尊立乘其戰勝之威西討健駄邏國
潛兵伏甲遂殺其王國族大臣誅鋤殲滅毀
宰堵波廢僧伽藍凡一千六百所兵殺之外

餘有九億人皆欲誅戮無遺噍類時諸輔佐咸進諫曰大王威懾強敵兵不交鋒誅其首惡黎庶何咎願以微躬代所應死王曰汝信佛法崇重冥福擬成佛果廣說本生欲傳我惡於未來世乎汝宜復位勿有再辭於是以三億上族臨信度河岸殺之三億中族下沉信度河流殺之三億下族分賜兵士於是持其亡國之貨振旅而歸曾未改歲尋即殂落殂落之時雲霧冥晦大地震動暴風奮發時證果人愍而嘆曰枉殺無辜毀滅佛法墮無間獄流轉未已

奢羯羅故城中有一伽藍僧徒百餘人並學

小乘法世親菩薩昔於此中製勝義諦論其側窣堵波高二百餘尺過去四佛於此說法又有四佛經行遺迹之所

伽藍西北五六里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是過去四佛說法之處

新都城東北十餘里至石窣堵波高二百餘

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如來往北方行化中路止處印度記曰窣堵波中有多舍利或有齋日時放光明從此東行五百餘里至那僕

底國

北印度境

至那僕底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稼穡滋茂果木稀疎編戶安業國用豐

瞻氣序溫暑風俗怯弱學綜真俗信兼邪正
伽藍十所天祠八所

昔迦膩色迦王之御宇也聲振隣國威被殊
俗河西蕃維畏威送質迦膩色迦王既得質
子賞遇隆厚三時易館四兵警衛此國則質
子冬所居也故曰至那僕底

唐言漢封

質子所居

因為國号此境已往泊諸印度土無梨桃質

子所植因謂桃曰至那

唐言漢持來

梨曰至那

羅闍弗咀邏

唐言漢王子

故此國人深敬東土更

相拍告語是我先王本國人也

大城東南行五百餘里至荅秣蘇伐那僧伽

藍

唐言暗林

僧徒三百餘人學說一切有部眾儀

肅穆德行清高小乘之學特爲博究賢劫千
佛皆於此地集天人衆說深妙法釋迦如來
涅槃之後第三百年中有迦多衍那舊曰迦旃
延訛也論師者於此製發智論焉

閣林伽藍中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
之所建也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
之處一小窣堵波諸大石室鱗次相望不詳其
數並是劫初已來諸果聖人於此寂滅老難
備舉齒骨猶在繞山伽藍周二十里佛舍利
窣堵波數百千所連隅接影從此東北行百
四五十里至閣爛達羅國北印
度境
閣爛達羅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八百餘里國

大都城周十二三里宜穀稼多粳稻林樹扶
疎花果茂盛氣序溫暑風俗剛烈容貌鄙陋
家室富饒伽藍五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大
小二乘專門習學天祠三所外道五百餘人
並塗灰之侶也此國先王崇敬外道其後遇
羅漢聞法信悟故中印度王體其淳信五印
度國三寶之事一以揔監混彼此忘愛惡督
察僧徒妙窮淑慝故道德著聞者竭誠敬仰
戒行虧犯者深加責罰聖迹之所並皆旌建
或宰堵波或僧伽藍印度境內無不周徧從
此東北踰峻嶺越洞谷經危途涉嶮路行七
百餘里至屈

居勿

反露多國

北印
度境

屈露多國周三千餘里山周四境國大都城
周十四五里土地沃壤穀稼時播花果茂盛
卉木滋榮旣隣雪山遂多珍藥出金銀赤銅
及火珠雨石氣序漸寒霜雪微降人貌麁弊
旣癯且尪性剛猛尚氣勇伽藍二十餘所僧
徒千餘人多學大乘少習諸部天祠十五異
道雜居依巖據嶺石室相岨或羅漢所居或
仙人所止國中有率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
在昔如來曾至此國說法度人遺迹斯記從
此北路千八九百里道路危險踰山越谷至
洛護羅國此北二千餘里經途艱阻寒風飛
雪至秣羅娑國

亦謂三波訶國

自屈露多國南行七

百餘里越大山濟大河至設多圖盧國

北印度境

設多圖盧國周二千餘里西臨大河國大都城周十七八里穀稼殷盛果實繁茂多金銀出珠玕服用鮮素裳衣綺靡氣序暑熱風俗淳和人性善順上下有序敦信佛法誠心質敬王城內外伽藍十所庭宇荒涼僧徒甚少

城東南三四里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傍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復從此西南行八百餘里至波理夜咀

羅國

中印度境

波理夜咀羅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宜穀稼豐宿麥有異稻種六十日而

收穫焉多牛羊少花果氣序暑熱風俗剛猛
不尚學藝信奉外道王吠奢種也性勇烈多
武略伽藍八所傾毀已甚僧徒寡少習學小
乘天祠十餘所異道千餘人從此東行五百
餘里至秣菟羅國

中印度境

秣菟羅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
里土地膏腴稼穡是務菴沒羅果家植成林
雖同一名而有兩種小者生青熟黃大者始
終青色出細班氎及黃金氣序暑熱風俗善
順好修冥福崇德尚學伽藍二十餘所僧徒
二千餘人大小二乘兼攻習學天祠五所異
道雜居

有三宰堵波並無憂王所建也過去四佛遺

迹甚多釋迦如來諸聖弟子遺身宰堵波謂

舍利子

舊曰舍利子又曰

沒特伽羅子

舊曰

連訛也

布刺拏梅咀麗衍尼弗咀羅

唐言滿慈子舊曰

多羅尼子

優波釐阿難陀羅怛羅

舊曰羅睺羅

訛略也

曼殊室利

唐言妙吉祥舊曰濡首又曰

曰妙德

諸菩薩宰堵波等每歲三長及月六

齋僧徒相競率其同好賣持供具多營奇玩

隨其所宗而致像設阿毗達磨衆供養舍利

子習定之徒供養沒特伽羅子誦持經者供

養滿慈子學毗奈耶衆供養優波釐諸苾芻

尼供養阿難未受具戒者供養羅怛羅其學

大乘者供養諸菩薩是日也諸窣堵波競修
供養珠旛布烈寶蓋駢羅香煙若雲花散如
雨蔽虧日月震蕩谿谷國王大臣修善爲務
城東行五六里至一山伽藍疏崖爲室因谷爲
門尊者鄔波鞠多唐言近護之所建也其中則有
如來拍爪窣堵波

伽藍北巖間有石室高二十餘尺廣三十餘
尺四寸細籌填積其內尊者近護說法化導
夫妻俱證羅漢果者乃下一籌異室別族雖
證不記石室東南二十四五里至大洄池傍
有窣堵波在昔如來行經此處時有獼猴持
蜜奉佛佛令水和普徧大衆獼猴喜躍墮坑

而死乘茲福力得生人中

池北不遠大林中
有過去四佛經行遺迹
其側有舍利子沒特伽羅子等千二百五十大
阿羅漢習定之處
並建窣堵波以記遺迹
如來在世屢遊此國
說法之所並有封樹
從此東北行五百餘里
至薩他泥濕伐羅國
中印度境

薩他泥濕伐羅國周七千餘里
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
土地沃壤稼穡滋盛
氣序溫暑風俗澆薄
家室富饒競為奢侈
深閑幻術高尚異能
多逐利少務農
諸方奇貨多聚其國
伽藍三所僧徒七百餘人
並皆習學小乘法教
天祠百餘所異道甚多

大城四周二百里內彼土之人謂爲福地聞諸先志曰昔五印度國二王分治境壤相侵干戈不息兩主合謀欲決兵戰以定雌雄以寧氓俗黎庶胥怨莫從君命王以爲衆庶者難與慮始也神可動物權可立功時有梵志素知高才密賈束帛命入後庭造作法書藏

諸巖穴歲月既久樹皆合拱王於朝坐告諸臣曰吾以不德忝居大位天帝垂照夢賜靈書今在其山藏於其嶺於是下令營求得書山林之下群官稱慶衆庶悅豫宣示遠近咸使聞知其大略曰夫生死無涯流轉無極含靈淪溺莫由自濟我以奇謀令離諸苦今此

王城周二百里古先帝世福利之地歲月極遠銘記煙滅生靈不悟遂沉苦海溺而不救夫何謂歟汝諸含識臨敵兵死得生人中多殺無辜受天福樂順孫孝子扶侍親老經遊此地獲福無窮功少福多如何失利一喪人身三途冥漠是故含生各務修業於是人皆兵戰視死如歸王遂下令招募勇烈兩國合戰積屍如莽迄于今時遺骸遍野時旣古昔人骸偉大國俗相傳謂之福地城西北四五里有宰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輒皆黃赤色甚光淨中有如來舍利一升光明時照神迹多端

城南行百餘里至俱昏

去聲

茶僧伽藍重閣連

薨層臺間峙僧徒清肅威儀閑雅從此東北

行四百餘里至宰祿勤那國

中印度境

宰祿勤那國周六千餘里東臨殽伽河北背大山閭牟那河中境而流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東臨閭牟那河荒蕪雖甚基址尚固土

地所產風氣所宜同薩他泥濕伐羅國人性淳質宗信外道貴藝學尚福慧伽藍五所僧徒千餘人多學小乘少習餘部商擢微言清論玄奧異方俊彥尋論稽疑天祠百所異道甚多

大城東南閭牟那河西大伽藍東門外有宰

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曾於此處
說法度人其側又一窣堵波中有如來髮爪
也舍利子沒特伽羅諸阿羅漢髮爪窣堵波
周其左右數十餘所如來寂滅之後此國爲
諸外道所誑誤焉信受邪法捐廢正見今有
五伽藍者乃異國論師與諸外道及婆羅門
論議勝處因此建焉閭牟那河東行八百餘
里至殑伽河河源廣三四里東南流入海處
廣十餘里水色滄浪波濤浩汗靈怪雖多不
爲物害其味甘美細沙隨流彼俗書記謂之
福水罪各雖積沐浴便除輕命自沉生天受
福死而投骸不墮惡趣揚波激流亡魂獲濟

時執師子國提婆菩薩深達實相得諸法性
愍諸愚夫來此導誘當是時也士女咸會少
長畢萃於河之濱揚波激流提婆菩薩和光
汲引俯首反激狀異衆人有外道曰吾子何
其異乎提婆菩薩曰吾父母親宗在執師子
國恐苦飢渴冀斯遠濟諸外道曰吾子謬矣
曾不再思妄行此事家國綿邈山川遼遠激
揚此水給濟彼飢其猶却行以求前及非所
聞也提婆菩薩曰幽途罪累尚蒙此水山川
雖阻如何不濟時諸外道知難謝屈捨邪見
受正法改過自新願奉教誨渡河東岸至秣

底補羅國

中印
度境

秣底補羅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宜穀麥多花果氣序和暢風俗淳質崇尚學藝深閑呪術信邪正者其徒相半王戎陀羅種也不信佛法敬事天神伽藍十餘所僧徒八百餘人多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天祠五十餘所異道雜居

大城南四五里至小伽藍僧徒五十餘人昔

瞿拏鉢賴婆

唐言德光

論師於此作辯真等論凡

百餘部論師少而英傑長而弘敏博物強識碩學多聞本習大乘末窮玄奧因覽毗婆沙論退業而學小乘作數十部論破大乘綱紀成小乘執著又製俗書數十餘部非斥先進

所作典論覃思佛經十數不決研精雖久疑

情未除時有提婆犀那

唐言天軍

羅漢往來覩史

多天德光願見慈氏決疑請益天軍以神通
力接上天宮既見慈氏長揖不禮天軍謂曰
慈氏菩薩次紹佛位何乃自高敢不致敬方
欲受業如何不屈德光對曰尊者此言誠爲
拍誨然我具戒苾芻出家弟子慈氏菩薩受
天福樂非出家之侶而欲作禮恐非所宜菩
薩知其我慢心固非聞法器往來三返不得
決疑更請天軍重欲覲禮天軍惡其我慢蔑
而不對德光既不遂心便起恚恨即趣山林
修發通定我慢未除不時證果

德光伽藍北三四里有大伽藍僧徒二百餘人並學小乘法教是衆賢論師壽終之處論師迦濕弥羅國人也聰敏博達幼傳雅譽特深研究說一切有部毗婆沙論時有世親菩薩一心玄道求解言外破毗婆沙師所執作阿毗達磨俱舍論辭義善巧理致清高衆賢循覽遂有心焉於是沉研鑽極十有二歲作俱舍電論二万五千頌凡八十万言矣所謂言深致遠窮幽洞微告門人曰以我逸才持我正論逐斥世親挫其鋒銳無令老叟獨擅先名於是學徒四三俊彦持所作論推訪世親世親是時在磔迦國奢羯羅城遠傳聲問

衆賢當至世親聞已即治行裝門人懷疑前進諫曰大師德高先哲名擅當時遠近學徒莫不推謝今聞衆賢一何惶遽必有所下我曹厚顏世親曰吾今遠遊非避此子顧此國中無復鑒達衆賢後進也詭辯若流我衰老矣莫能持論欲以一言頽其異執引至中印度對諸髡彥察乎真僞詳乎得失尋即命侶負笈遠遊衆賢論師常後一日至此伽藍忽覺氣衰於是裁書謝世親曰如來寂滅弟子部執傳其宗學各擅專門黨同道疾異部愚以寡昧猥承傳習覽所製阿毗達磨俱舍論破毗婆沙師大義輒不量力沉究弥年作爲

此論扶正宗學智小謀大死其將至菩薩宜
暢微言抑揚至理不毀所執得存遺文斯爲
幸矣死何悔哉於是歷選門人有辭辯者而
告之曰吾誠後學輕陵先達命也如何當從
斯沒汝持是書及所製論謝彼菩薩代我悔
過授辭適畢奄尔云亡門人奉書至世親所
而致辭曰我師衆賢已捨壽命遺言致書責
躬謝咎不墜其名非所敢望世親菩薩覽書
閱論沉吟久之謂門人曰衆賢論師聰敏後
進理雖不足辭乃有餘我今欲破衆賢之論
若指諸掌顧以垂終之託重其知難之辭苟
緣大義存其宿志況乎此論發明我宗遂爲

改題爲順正理論門人諫曰衆賢未沒大師
遠迹旣得其論又爲改題凡厥學徒何顏受
愧世親菩薩欲除衆疑而說頌曰如師子王
避豕遠逝二力勝負智者應知衆賢死已焚
屍收骨於伽藍西北二百餘步菴沒羅林中
起窣堵波今猶現在

菴沒羅林側有窣堵波毗末羅蜜多羅

唐言無垢友

論師之遺身論師迦濕弥羅國人也於說一
切有部而出家焉博綜衆經研究異論遊五
印度國學三藏玄文名立業成將歸本國途
次衆賢論師窣堵波也拊而嘆曰惟論師雅
量清高抑揚大義方欲挫異部立本宗業也

如何降年不永我無垢友猥承末學異時慕
義曠代懷德世親雖沒宗學尚傳我盡所知
當制諸論令贍部洲諸學人等絕大乘稱滅
世親名斯為不朽用盡宿心說是語已心發
狂亂五舌重出熱血流涌知命必終裁書悔
曰夫大乘教者佛法之中究竟說也名味泯
絕理致幽玄輕以愚昧駁斥先進業報皎然
滅身宜矣敢告學人厥鑒斯在各慎尔志無
得懷疑大地為震命遂終焉當其死處地陷
為坑同侶焚屍收骸旌建時有羅漢見而嘆
曰惜哉苦哉今此論師任情執見毀惡大乘
墮無間獄

國西北境殍伽河東岸有摩裕羅城周二十
餘里居人殷盛清流交帶出鍤石水精寶器
去城不遠臨殍伽河有大天祠甚多靈異其
中有池編石爲岸引殍伽水爲浦五印度人
謂之殍伽河門生福滅罪之所常有遠方數
百千人集此澡濯樂善諸王建立福舍備珍
著儲鑿藥惠施鰥寡周給孤獨從此北行三
百餘里至婆羅吸摩補羅國北印度境
婆羅吸摩補羅國周四千餘里山周四境國
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家室富饒土
地沃壤稼穡時播出鍤石水精氣序微寒風
俗剛猛少學藝多逐利人性獷烈邪正雜信

伽藍五所僧徒寡少天祠十餘所異道雜居

此國境北大雪山中有蘇伐剌拏瞿咄羅國

唐言出上黃金故以名焉東西長南北狹即

東女國也世以女爲王因以女爲國夫亦爲

王不知政事丈夫唯征伐田種而已土宜宿

麥多畜羊馬氣候寒烈人性躁暴東接土蕃

國北接于闐國西接三波訶國從末底補羅

國東南行四百餘里至瞿毗霜那國中印一

瞿毗霜那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

五里崇峻險固居人殷盛花林池沼往往相

間氣序土宜同末底補羅國風俗淳質勤學

好福多信外道求現在樂伽藍二所僧衆百

中印
度境

餘人並皆習學小乘法教天祠三十餘所異
道雜居大城側故伽藍中有窣堵波無憂王
之所建也高二百餘尺如來在昔於此一月
說諸法要傍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
處其側則有如來髮爪二窣堵波各高一丈
餘自此東南行四百餘里至聖醯掣咀邏國
聖醯掣咀邏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
七八里依據險固宜穀麥多林泉氣序和暢
風俗淳質翫道篤學多才博識伽藍十餘所
僧徒千餘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大祠九所
異道三百餘人事自在天塗灰之侶也城外

龍池側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如來
在昔爲龍王七日於此說法其側有四小窣
堵波是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自此
南行二百六十七里渡殄伽河西南至毗羅
刪拏國

中印度境

毗羅刪拏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

里氣序土宜同堊醯掣咀邏國風俗猛暴人
知學藝崇信外道少敬佛法伽藍二所僧徒
三百人並皆習學大乘法教天祠五所異道
雜居大城中故伽藍內有窣堵波基雖傾圯
尚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於此
七日說蘊界處經之所其側則有過去四佛

坐及經行遺迹斯在從此東南行二百餘里

至劫比他國

舊謂僧迦舍國中印度境

劫比他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

里氣序土宜同毗羅刪拏國風俗淳和人多

學藝伽藍四所僧徒千餘人並學小乘正量

部法天祠十所異道雜居同共遵事大自在天

城東二十餘里有大伽藍經製輪奐工窮剖

剏聖形尊像務極莊嚴僧徒數百人學正量

部法數万淨人宅居其側

伽藍大垣內有三寶階南北列東面下是如

來自三十三天降還也昔如來起自勝林上

升天宮居善法堂為母說法過三月已將欲

下降天帝釋乃縱神力建立寶階中階黃金
左水精右白銀如來起善法堂從諸天衆履
中階而下大梵王執白拂履銀階而右侍天
帝釋持寶蓋蹈水精階而左侍天衆凌虛散
花讚德數百年前猶有階級逮至今時陷沒
已盡諸國君王悲慨不遇壘以輒石飾以珍
寶於其故基擬昔寶階其高七十餘尺上起
精舍精舍中有石佛像而左右之階有釋梵
之像形擬厥初猶爲下勢傍有石柱高七十
餘尺無憂王所建也色紺光潤質堅密理上
作師子蹲踞向階彫鏤奇形周其方面隨人
罪福影現柱中

寶階側不遠有窣堵波是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其側窣堵波如來在昔於此澡浴其側精舍是如來入定之處

精舍側有大石基長五十步高七尺是如來經行之處足所履迹皆有蓮花之文基左右各有小窣堵波帝釋梵王之所建也

釋梵窣堵波前是蓮花色苾芻尼欲先見佛化作轉輪王處如來自在天宮還瞻部洲也

時蘇部底

唐言善現舊曰須扶提或曰

宴坐

石室竊自思曰今佛還降人天導從如我今者何所宜行嘗聞佛說知諸法空體諸法性是則以慧眼觀法身也時蓮花色苾芻尼欲

初見佛化為轉輪王七寶導從四兵警衛至
世尊所復苾芻尼如來告曰汝非初見夫善
現者觀諸法空是見法身聖迹垣內靈異相
繼其大率堵波東南有一池龍恒護聖迹既
有冥衛難以輕犯歲久自壞人莫能毀從此
西北行減二百里至羯若鞠闍國唐言曲女城國中印
度境也

大唐西域記卷第四

轉

秣菟下兔字亦云末吐羅國名也或聖醯上
云摩頭又云摩度此云孔雀
各反下制昌列風苗反鄙作媒慢也垣
鳴兮反反

堵也上音園 | 狺狼二音 | 宥過一字音 | 野狗柴郎 | 俘網亦二字音 | 墻結字音 | 塲場二字音 | 墮廢兄上亂 | 竄七

！反也逃 | 狺狼 | 宥過 | 野狗 | 俘網 | 墮廢 | 竄

頽墜也 | 狺狼 | 宥過 | 野狗 | 俘網 | 墮廢 | 竄

滅典上徒 | 噍類笑上才 | 殂落反上在 | 娉延併反 | 矯反居小 | 殄

那演上音 | 混胡本反 | 瘳下一領反 | 燿時勇反 | 脚

岨巨音 | 駢羅田上步反 | 涸池枯上音 | 氓俗田上音 | 亟

去記反又 | 湮滅上音 | 亮莫耕反 | 商摧下角下音

註誤亦上音 | 遼下兄詠反 | 蔑滅音 | 挫反則卧

鋒銳歲上音 | 惶遽下音 | 類徒回 | 負笈其下

闐音田 | 輪奐猪音 | 駁斥下音 | 著儲修除音 | 于

刻曲也 | 悲慨反下嘆也 | 壘倫水反 | 泯絕反上米忍 | 彫

奉渡唐本一切經內

建長七年正月十日
歸德通德卷

帝力

三

前長閑從五位行藤原朝臣時朝

東 京 國 書 館

漢書門

地

別

二

一

架

號

八

冊

類

函

WA 35
1
(5)

大唐西域記卷第五

轉





大唐西域記卷第五

轉

三藏法師

玄奘奉

詔譯

大揔持寺沙門

辯機

撰

六國

羯若鞠闍國

阿踰陀國

阿耶穆佉國

鉢邏耶伽國

憍賞弥國

鞞索

山格

迦國

羯若鞠闍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西臨疏
伽河其長二十餘里廣四五里城隍堅峻臺
閣相望花林池沼光鮮澄鏡異方奇貨多聚
於此居人豐樂家室富饒花果具繁稼穡時
播氣序和冷風俗淳質容貌妍雅服飾鮮綺

篤學遊藝談論清遠邪正二道信者相半伽
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大小二乘兼攻習學
天祠二百餘所異道數千餘人

羯若鞠闍國人長壽時其舊王城号拘蘇磨

補羅

唐言花宮

王号梵授福智宿資文武允備威

懾瞻部聲震隣國具足千子智勇弘毅復有

百女儀貌妍雅時有仙人居殤伽河側棲神

入定經數萬歲形如枯木遊禽棲集遺尼拘

律果於仙人肩上海往寒來垂蔭合拱多歷

年所從定而起欲去其樹恐覆鳥巢時人美

其德号大樹仙人仙人寓目河濱遊觀林薄

見王諸女相從嬉戲欲界愛起染著心生便

詣花宮欲事禮請王聞仙至躬迎慰曰大仙
棲情物外何能輕舉仙人曰我棲林藪彌積
歲時出定遊覽見王諸女深愛心生自遠來
請王聞其辭計無所出謂仙人曰今還所止
請俟嘉辰仙人聞命遂還林藪王乃歷問諸
女無肯應娉王懼仙威憂愁毀悴其幼稚女
候王事隙從容問曰父王千子具足萬國慕
化何故憂愁如有所懼王曰大樹仙人幸顧
求婚而汝曹輩莫肯從命仙有威力能作災
祥儻不遂心必起嗔怒毀國滅祀辱及先王
深惟此禍誠有所懼稚女謝曰遺此深憂我
曹罪也願以微軀得延國祚王聞喜悅命駕

送歸旣至仙廬謝仙人曰大仙俯方外之情
垂世間之顧敢奉稚女以供灑掃仙人見而
不悅乃謂王曰輕吾老妾配此不妍王曰歷
問諸女無肯從命唯此幼稚願充給使仙人
懷怒便惡呪曰九十九女一時胷曲形旣毀
弊畢世無婚王使往驗果已背偃從是之後
更名曲女城焉

今王本吠奢種也字曷利沙伐彈那

唐言喜增

君

臨有土二世三王父字波羅羯邏伐彈那

唐言

增光兄字曷邏闍伐彈那

唐言王增

以長嗣

位以德治政時東印度羯羅拏蘇伐剌那

唐言

耳金國設賞迦王

唐言

每謂臣曰隣有賢主國

之禍也於是誘請會而害之人既失君國亦

荒亂時大臣婆尸

唐言辯了

職望隆重謂僚庶曰

國之大計定於今日先王之子亡君之弟仁

慈天性孝敬因心親賢允屬欲以襲位於事

何如各言介志衆咸仰德嘗無異謀於是輔

臣執事咸勸進曰王子垂聽先王積功累德

光有國祚嗣及王增謂終壽考輔佐無良棄

身讎手爲國大恥下臣罪也物議時謠允歸

明德光臨土宇克復親讎雪國之恥光父之

業功孰大焉幸無辭矣王子曰國嗣之重今

古爲難君人之位興立宜審我誠寡德父兄

遐棄推襲大位其能濟乎物議爲宜敢忘虛

薄今者歟伽河岸有觀自在菩薩像既多靈
鑒願往請辭即至菩薩像前斷食祈請菩薩
感其誠心現形問曰尔何所求若此勤懇王
子曰我惟積禍慈父云亡重茲酷罰仁兄見
害自顧寡德國人推尊今襲大位光父之業
愚昧無知敢希聖旨菩薩告曰汝於先身在
此林中爲練若苾芻而精勤不懈承茲福力
爲此王子金耳國王旣毀佛法尔紹王位宜
重興隆慈悲爲志傷愍居懷不久當王五印
度境欲延國祚當從我誨冥加景福隣無強
敵勿昇師子之座勿稱大王之号於是受教
而退即襲王位自稱曰王子号尸羅阿迭多

唐言戒曰於是命諸臣曰兄讎未報隣國不賓終無右手進食之期凡介庶僚同心勦力遂摠率國兵講習戰士象軍五千馬軍二万步軍五万自西徂東征伐不臣象不解鞍人不釋甲於六年中拒五印度既廣其地更增甲兵象軍六万馬軍十万垂三十年兵戈不起政教和平務修節儉營福樹善忘寢與食令五印度不得斂肉若斲生命有誅無赦於殍伽河側建立數千窣堵波各高百餘尺於五印度城邑鄉聚達巷交衢建立精廬儲飲食止罍藥施諸羈貧周給不殆聖迹之所竝建伽藍五歲一設無遮大會傾竭府庫惠施群有

唯留兵器不充檀捨歲一集會諸國沙門於
三十七日中以四事供養莊嚴法座廣飾義筵
令相擢論校其優劣褒貶淑慝黜陟幽明若
戒行貞固道德純邃推昇師子之座王親受
法戒雖清淨學無替古但加敬禮示有尊崇
律儀無紀穢德已彰驅出國境不願聞見隣

國小王輔佐大臣殖福無忌求善忘勞即攜
手同座謂之善友其異於此面不對辭事有
聞議通使往復而巡方省俗不常其居隨所
至止結廬而舍唯雨三月多雨不行每於行
宮日修珍饌飯諸異學僧衆一千婆羅門五
百每以一日分作三時一時理務治政二時

營福修善孜孜不倦竭日不足矣初受拘摩
羅王請白自摩揭陀國往迦摩縷波國時戒曰
王巡方在羯末盟祇邏國命拘摩羅王曰宜
與那爛陀遠客沙門速來赴會於是遂與拘
摩羅王往會見焉戒曰王勞苦已曰自何國
來將何所欲對曰從

大唐國來請求佛法王曰

大唐國在何方經途所亘去斯遠近對曰當
此東北數萬餘里印度所謂摩訶至那國是
也王曰嘗聞摩訶至那國有

秦王天子少而靈鑒長而神武昔先代喪亂
率土分崩兵戈競起群生荼毒而

秦王天子早懷遠略興大慈悲拯濟含識平
定海內風教遐被德澤遠洽殊方異域慕化
稱呂氓庶荷其亭育咸歌

秦王破陣樂聞其雅頌于茲久矣盛德之譽
誠有之乎

大唐國者豈此是耶對曰然至那者前王之
國号大唐者我

君之國稱昔未襲位謂之

秦王今已承統稱曰

天子前代運終群生無主兵戈亂起殘害生
靈秦王天縱含弘心發慈悲威風鼓扇群凶
殲滅八方靜謐萬國朝貢愛育四生敬宗三

寶薄賦斂省刑罰而國用有餘氓俗無宄風
猷大化難以備舉戒日王曰盛矣哉彼土群
生福感聖主時戒日王將還曲女城設法會
也從數十萬衆在殽伽河南岸拘摩羅王從
數萬之衆居北岸分河中流水陸並進二王
導引四兵嚴衛或泛舟或乘象擊鼓鳴螺拊
絃奏管經九十日至曲女城在殽伽河西大
花林中是時諸國二十餘王先奉告命各與
其國髦俊沙門及婆羅門群官兵士來集大
會王先於河西建大伽藍伽藍東起寶臺高
百餘尺中有金佛像量等王身臺南起寶壇
爲俗佛像之處從此東北十四五里別築行

宮是時仲春月也從初一日以珍味饌諸沙
門婆羅門至二十一日自行宮屬伽藍夾道
爲閣窮諸瑩飾樂人不移雅聲遞奏王於行
宮出一金像虛中隱起高餘三尺載以大象
張以寶幟戒日王爲帝釋之服執寶蓋以左
侍拘摩羅王作梵王之儀執白拂而右侍各
五百象軍被鎧周衛佛像前後各百大象樂
人以乘鼓奏音樂戒日王以真珠雜寶及金
銀諸花隨步四散供養三寶先就寶壇香水
浴像王躬負荷送上西臺以諸珍寶僑奢耶
衣數十百千而爲供養是時唯有沙門二十餘人
預從諸國王爲侍衛饌食已訖集諸異學商

擢微言抑揚至理日將曛暮迴駕行宮如是
日送金像導從如初以至散日其大臺忽然
火起伽藍門樓煙焰方熾王曰罄捨國珍奉
爲先王建此伽藍式昭勝業寡德無祐有斯
灾異各徵若此何用生爲乃焚香禮請而自
誓曰幸以宿善王諸印度願我福力禳滅火
灾若無所感從此喪命尋即奮身跳履門閭
若有撲滅火盡煙消諸王覩異重增祗懼已
而顏色不動辭語如故問諸王曰忽此灾變
焚燼成功心之所懷意將何謂諸王俯伏悲
泣對曰成功勝迹冀傳來葉一旦灰燼何可
爲懷況諸外道快心相賀王曰以此觀之如

來所說誠也外道異學守執常見唯我大師
無常是誨然我檀捨已周心願諧遂屬斯變
滅重知如來誠諦之說斯爲大善無可深悲
於是從諸王東上大宰堵波登臨觀覽方下
階陛忽有異人持刃逆王王時窘迫却行進
級俯執此人以付群官是時群官惶遽不知
進救諸王咸請誅戮此人戒曰王殊無忿色
止令不殺王親問曰我何負汝爲此暴惡對
曰大王德澤無私中外荷福然我狂愚不謀
大計受諸外道一言之惑輒爲刺客首圖逆
害王曰外道何故興此惡心對曰大王集諸
國傾府庫供養沙門鎔鑄佛像而諸外道自

遠召集不蒙省問心誠愧恥乃令狂愚敢行
凶詐於是究問外道徒屬有五百婆羅門並
諸高才應命召集嫉諸沙門蒙王禮重乃射
火箭焚燒寶臺冀因救火衆人潰亂欲以此
時殺害大王旣無緣隙遂雇此人趨隘行刺
是時諸王大臣請誅外道王乃罰其首惡餘
黨不罪遷五百婆羅門出印度之境於是乃
還都也

城西北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
於此七日說諸妙法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坐
及經行遺迹之所復有如來髮爪小窣堵波
說法窣堵波南臨菟伽河有三伽藍同垣異

門佛像嚴麗僧徒肅穆役使淨人數千餘戶
精舍寶函中有佛牙長餘寸半殊光異色朝
變夕改遠近相趨士庶咸集式修瞻仰日百
千衆監守者繁其誼雜權立重稅宣告遠近
欲見佛牙輸大金錢然而瞻禮之徒寔繁其
侶金錢之稅悅以心競每於齋日出置高座
數百千衆燒香散花花雖盈積牙函不沒伽
藍前左右各有精舍高百餘尺石基甃室其
中佛像衆寶莊飾或鑄金銀或鎔鍮石二精
舍前各有小伽藍伽藍東南不遠有大精舍
石基甃室高二百餘尺中作如來立像高三
十餘尺鑄以鍮石飾諸妙寶精舍四周石壁

之上彫畫如來修菩薩行所經事迹備盡龕鏤
石精舍南不遠有日天祠祠南不遠有大自然
在天祠並瑩青石俱窮彫刻規模度量同佛
精舍各有千戶充其灑掃鼓樂絃歌不捨晝
夜大城東南六七里苑伽河南有宰堵波高
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在昔如來於此
六月說身無常苦空不淨其側則有過去四
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又有如來髮爪小宰堵
波人有染疾至誠旋繞必得痊愈蒙其福利
大城東南行百餘里至納縛提婆矩羅城據苑
伽河東岸周二十餘里花林清池乎相影照
納縛提婆矩羅城西比苑伽河東有一天祠

重閣層臺奇工異製城東五里有三伽藍同垣異門僧徒五百餘人並學小乘說一切有部伽藍前二百餘步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基雖傾陷尚高百餘尺是如來昔於此處七日說法中有舍利時放光明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

伽藍北三四里臨殽伽河岸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昔如來在此七日說法時有五百餘鬼來至佛所聞法解悟捨鬼生天說法窣堵波側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其側復有如來髮爪窣堵波自此東南行六百餘里渡殽伽河南至阿踰陀

國中印
度境

阿踰陀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穀稼豐盛花果繁茂氣序和暢風俗善順好營福勤學藝伽藍百有餘所僧徒三千餘人大乘小乘兼攻習學天祠十所異道寡少大城中有故伽藍是伐蘇畔度菩薩唐言世
親舊曰

婆數盤豆譯數十年中於此製作大小乘諸

異論其側故基是世親菩薩為諸國王四方俊彥沙門婆羅門等講義說法堂也

城北四五里臨殽伽河岸大伽藍中有宰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如來為天人眾於此三月說諸妙法其側宰堵波過

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伽藍西四五里
有如來髮爪窠堵波

髮爪窠堵波北伽藍餘跡昔經部室利邏多

唐言勝受論師於此製造經部毗婆沙論

城西南五六里大菴沒羅林中有故伽藍是

阿僧伽唐言無著菩薩請益導凡之處無著菩薩

夜昇天宮於慈氏菩薩所受瑜伽師地論莊

嚴大乘經論中邊分別論等盡為大衆講宣

妙理菴沒羅林西北百餘步有如來髮爪窠

堵波其側故基是世親菩薩從覩史多天下

見無著菩薩處無著菩薩健馱邏國人也佛

去世後一千年中誕靈利見承風悟道從彌

沙塞部出家修學頃之迴信大乘其弟世親
菩薩於說一切有部出家受業博聞強識達
學研機無著弟子佛隨僧訶

唐言師子覺

者密行

莫測高才有聞二三賢哲每相謂曰凡修行
業願觀慈氏若先捨壽得遂宿心當相報語
以知所至其後師子覺先捨壽命三年不報世
親菩薩尋亦捨壽時經六月亦無報命時諸
異學咸皆譏謂以爲世親菩薩及師子覺流
轉惡趣遂無靈鑒其後無著菩薩於夜初分
方爲門人教授定法燈光忽翳空中大明有
一天仙乘虛下降即進階庭敬禮無著無著
曰尔來何暮今名何謂對曰從此捨壽命往

觀史多天慈氏內衆蓮花中生蓮花纔開慈氏讚曰善來廣慧善來廣慧旋繞纔周即來報命無著菩薩曰師子覺者今何所在曰我旋繞時見師子覺在外衆中耽著欲樂無暇相顧詎能來報無著菩薩曰斯事已矣慈氏何相演說何法曰慈氏相好言莫能宣演說妙法義不異此然菩薩妙音清暢和雅聞者忘倦受者無厭

無著講堂故基西北四十餘里至故伽藍北臨殯伽河中有陂窰堵波高百餘尺世親菩薩初發大乘心處世親菩薩自北印度至於此也時無著菩薩命其門人令往迎候至此

伽藍遇而會見無著弟子止戶牖外夜分之
後誦十地經世親聞已感悟追悔甚深妙法
昔所未聞誹謗之愆源發於舌舌爲罪本今
宜除斷即執鋸刀將自斷舌乃見無著住立
告曰夫大乘教者至真之理也諸佛所讚衆
聖攸宗吾欲悔汝今自悟悟其時矣何善

如之諸佛聖教斷舌非悔昔以舌毀大乘今
以舌讚大乘補過自新猶爲善矣杜口絕言
其利安在作是語已忽不復見世親承命遂
不斷舌旦詣無著諮受大乘於是研精覃思
製大乘論凡百餘部並盛宣行從此東行三
百餘里渡殤伽河北至阿耶穆佉國

中印
度境

阿邪穆佉國周二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臨
殍伽河周二十餘里其氣序土宜同阿踰陁
國人淳俗質勤學好福伽藍五所僧徒千餘
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十餘所異道雜
居城東南不遠臨殍伽河岸有窣堵波無憂
王之所建也高二百餘尺是如來昔於此處
三月說法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
迹之所復有如來髮爪青石窣堵波其側伽
藍僧徒二百餘人佛像莊飾威嚴如在臺閣
宏麗奇製鬱起是昔佛陁馱婆唐言覺使論師於
此製說一切有部大毗婆沙論從此東南行
七百餘里渡殍伽河南間牟那河北至鉢邏

那伽國

中印度境

鉢邏那伽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據兩河
交周二十餘里稼穡滋盛果木扶疎氣序和
暢風俗善順好學藝信外道伽藍兩所僧徒
寡少並皆習學小乘法教天祠數百異道寔多
大城西南瞻博迦花林中有窣堵波無憂王
之所建也基雖傾陷尚百餘尺在昔如來於
此處降伏外道其側則有跋伽窣堵波經行
遺迹跋伽窣堵波側有故伽藍是提婆唐言天受
菩薩作廣百論挫小乘伏外道處初提婆菩
薩自南印度至此伽藍城中有外道婆羅門
高論有聞辯才無礙循名責實反質窮辭雅

知提婆博究玄奧欲挫其鋒乃循名問曰汝
爲何名提婆曰名天外道曰天是誰提婆曰
我外道曰我是誰提婆曰狗外道曰狗是誰
提婆曰汝外道曰汝是誰提婆曰天外道曰
天是誰提婆曰我外道曰我是誰提婆曰狗
外道曰誰是狗提婆曰汝外道曰汝是誰提
婆曰天如是循環外道方悟自時厥後深敬
風猷

城中有天祠瑩飾輪煥靈異多端依其典籍
此處是衆生植福之勝地也能於此祠捐捨
一錢功踰他所惠施千金復能輕生祠中斷
命受天福樂悠永無窮天祠堂前有一大樹

枝葉扶疎陰影蒙密有食人鬼依而棲宅故其左右多有遺骸若人至此祠中無不輕捨身命既怵邪說又爲神誘自古迄今習謬無替近有婆羅門族姓子也闊達多智明敏高才來至祠中謂衆人曰夫曲俗鄙志難以導誘吾方同事然後攝化亦旣登臨俯謂友曰吾有死矣昔謂詭妄今驗真實天仙伎樂依空接引當從勝境捐此鄙形尋欲投身自取殞絕親友諫喻其志不移遂布衣服遍周樹下及其自投得全驅命久而醒曰唯見空中諸天召命斯乃邪神所引非得天樂也大城東兩河交廣十餘里土地爽塏細沙弥

漫自古至今諸王豪族凡有捨施莫不至止
周給不計号大施場今戒曰王者聿脩前緒
篤述惠施五年績財一旦傾捨於其施場多
聚珍貨初第一日置大佛像衆寶莊嚴即持
上妙竒珍而以奉施次常任僧次現前衆次
高才碩學博物多能次外道學徒隱淪肥遁

次鰥寡孤獨貧窮乞人備極珍玩窮諸上饌
如是節級莫不周施府庫旣傾服玩都盡
中明珠身諸纓絡次第施與初無所悔旣捨
施已稱曰樂哉凡吾所有已入金剛堅固藏
矣從此之後諸國君王各獻珍服嘗不踰旬
府庫充牣大施場東合流口日數百人自溺

而死彼俗以爲願求生天當於此處絕粒自
沉沐浴中流罪垢消滅是以異國遠方相趨
萃止七日斷食然後絕命至於山獫野鹿群
遊水濱或濯流而返或絕食而死當戒日王
之大施也有一獼猴居河之濱獨在樹下屏
迹絕食經數日後自餓而死故諸外道修苦
行者於河中立高柱日將旦也便即昇之一
手一足執柱端躡傍杙一手一足虛懸外伸
臨空不屈延頸張目視日右轉逮乎曛暮方
乃下焉若此者其徒數十冀斯勤苦出離生
死或數十年未嘗懈怠從此西南入大林中
惡獸野象群暴行旅非多徒黨難以經步行

五百餘里至憍賞彌國

舊曰拘睢彌國訛也中印度境

憍賞彌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土稱沃壤地利豐植粳稻多甘蔗茂氣序暑熱風俗剛猛好學典藝崇樹福善伽藍十餘所傾頓荒蕪僧徒三百餘人學小乘教天祠五十餘所外道寔多

城內故宮中有大精舍高六十餘尺有刻檀

佛像上懸石蓋鄔陀衍那王

唐言出愛舊云優填王訛也

之所作也靈相間起神光時照諸國君王恃力欲舉雖多人衆莫能轉移遂圖供養俱言得真語其源迹即此像也初如來成正覺已上昇天宮爲母說法三月不還其王思慕願

圖形像乃請尊者沒特伽羅子以神通力接
工人上天宮親觀妙相彫刻栴檀如來自天
宮還也刻檀之像起迎世尊世尊慰曰教化
勞耶開導末世寔此爲異精舍東百餘步有
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其側不遠有
如來井及浴室井猶充汲室已頽毀

城內東南隅有故宅餘趾是具史羅

舊云瞿師
羅訛也

長者故宅也中有佛精舍及髮爪窣堵波復
有故基如來浴室也

城東南不遠有故伽藍具史羅長者舊園也
中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立高二百餘尺
如來於此數年說法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座

及經行遺迹之所復有如來跋闍訶窰堵波
伽藍東南重閣上有故輓室世親菩薩嘗住
此中作唯識論破斥小乘難諸外道
伽藍東菴沒羅林中有故基是無著菩薩於
此作顯揚聖教論

城西南八九里毒龍石窰昔者如來伏此毒
龍於中留影雖則傳記今無所見其側有窰
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高二百餘尺傍有如
來經行遺迹及跋闍訶窰堵波病苦之徒求願
多愈釋迦法盡此國最後故上自君王下及
衆庶入此國境自然感傷莫不飲泣悲嘆而歸
龍窰東北大林中行七、百餘里渡疏伽河北

至迦奢布羅城周十餘里居人富樂城傍有
故伽藍唯餘基趾是昔護法菩薩伏外道處
此國先王扶於邪說欲毀佛法崇敬外道外
道衆中召一論師聰敏高才明達幽微者作
爲邪書千頌凡三萬二千言非毀佛法扶正
本宗於是召集僧衆令相擢論外道有勝當

毀佛法衆僧無負斷舌以謝是時僧徒懼有
退負集而議曰慧日已沉法橋將毀王黨外
道其可敵乎事勢若斯計將安出衆咸默然
無豎議者護法菩薩年在幼稚辯慧多聞風
軌弘遠在大衆中揚言讚曰愚雖不敏請陳
其略誠宜以我疾應王命高論得勝斯靈不

也微議墮負乃稚齒也然則進退有辯法僧
無咎僉曰允諧如其籌策尋應王命即昇論
席外道乃提頓綱綱抑揚辯義誦其所執待
彼異論護法菩薩納其言而笑曰吾得勝矣
將覆逆而誦耶爲亂辯而誦耶外道憮然而
謂曰子無自高也能領語盡此則爲勝順受
其文後釋其義護法乃隨其聲調述其文義
辯理不謬氣韻無差於是外道聞已欲自斷
舌護法曰斷舌非謝改軌是悔即爲說法心
信意悟王捨邪道遵崇正法

護法伏外道側則有窳堵波無憂王所建也基
雖傾陷尚高二百餘尺是如來昔於此處六

月說法傍有經行之迹及髮爪率堵波自此

北行百七十八里至鞞索

山格反

迦國

中印度境

鞞索迦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六里

穀稼殷盛花果具繁氣序和暢風俗淳質好學不倦求福不回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五十餘所外道甚多

城南道左有大伽藍昔提婆設摩阿羅漢於此造識身論說無我人瞿波阿羅漢作聖教要實論說有我人因此法執遂深諍論又是護法菩薩於此七日中摧伏小乘一百論師伽藍側有率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所建

也如來昔日六年於此說法導化說法側有
奇樹高六七十尺春秋遞代常無增減是如來
昔嘗淨齒棄其遺枝因植根柢繁茂至今諸
邪見人及外道眾競來殘伐尋生如故其側
不遠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復有
如來髮爪窠堵波靈基連隅林沼交映從此
東北行五百餘里至室羅伐悉底國

舊曰舍
衛國訛

也中印
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第五

轉

鞞索

上步
迷反

弘毅

下音義
勇也

果敢

也
也

嬉戲

上許
反

樂

也背偃

于於
曲病

酷罰

上音
哭

戮力

上音
六

餅

音

也

徂

在姑
往也

羈貧

上居
反繫

殆

音待
字

褒貶

上音
六

下

奉渡唐本一切經內

唐長安元年正月在唐陽春

齊州府

前長閑從五仁行膝原朝聖時朝

反回	下音	地高	兩反	銛刀	下音	也反	敏也	也反	鐙	也反	悲檢
邪說	下音	下音	反下	上息	音伯	音伯	反	躍	苦	亘	溥邃
稅	或下	明也	苦改	廉也	上均	莫胡	反	門	甲也	遍也	或下
憮然	武上	作棧	反	忪	反	同前	散也	門下	噍暮	拯濟	私遂
音	也	非也	上	憂	反	下	玄對	也	日昏	上	粹反
根	本下	拘	房	殞絕	上	譏	隘	撲滅	反	蒸字	攜手
音	帝	睽	非	上	反	上	迫	打	攘滅	字	上
也	帝	睽	往	反	音	上	也	也	反	謐	攷攷
		頽毀	隱	亡	飢	下	鐫鏤	反	却	安	音
		端	也	也	責	才	全	窘迫	也	密	息之
		蹠	田	爽塏	也	才	反	俱	跳	宛	茲不
		上	端	所	笑	反	子	上	條	俱	貌

1
8
71

東 京 國 書 館

漢書門

地

類

函

架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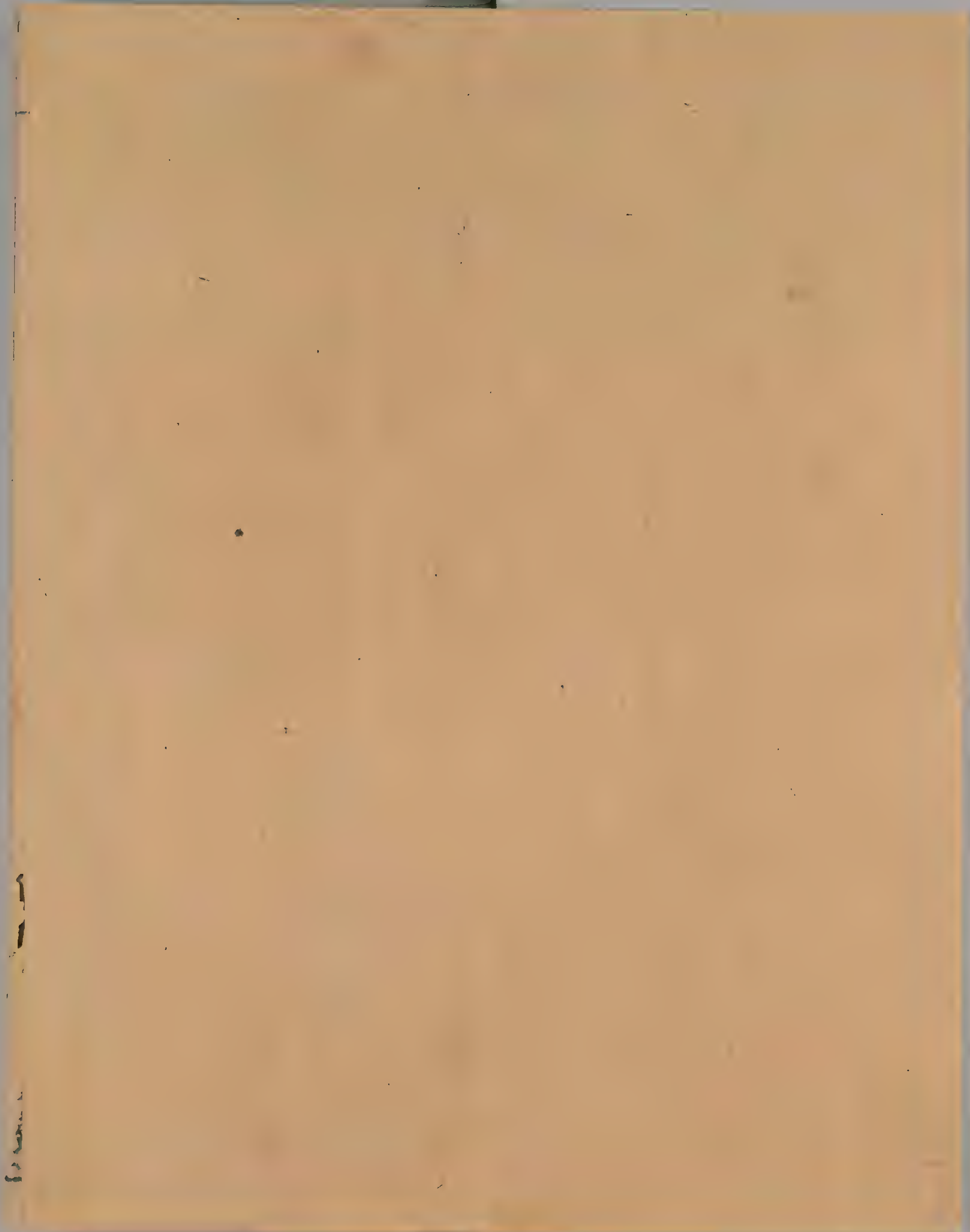
冊

大唐西域記卷第六

釋

WA 35
1
(6)





大唐西域記卷第六

轉

三藏法師

玄奘奉

詔譯

大捺持寺沙門

辨機

撰

四國

室羅伐悉底國

劫比羅伐罕堵國

藍

摩

國

拘尸那揭羅國

室羅伐悉底國周六千餘里都城荒頓壇場
無紀宮城故基周二十餘里雖多荒圯尚有
居人穀稼豐氣序和風俗淳質篤學好福伽
藍數百圯壞良多僧徒寡少學正量部天祠
百所外道甚多此則如來在世之時鉢邏犀
那恃多王

唐言勝軍舊曰波斯匿略

所治國都也

故宮城內有故基勝軍王殿餘趾也次東不遠有一故基上建小宰堵波昔勝軍王為如來所建大法堂也

法堂側不遠故基上有宰堵波是佛姨母鉢

邏闍鉢底

唐言生主舊云波闍波提訛也

苾芻尼精舍勝軍

王之所建立次東宰堵波是蘇達多

唐言善施舊曰

須達訛也

故宅也善施長者宅側有大宰堵波是

鴛婁利摩羅

唐言拍驢舊曰央掘摩羅訛也

捨邪之處鴛婁

利摩羅者室羅伐悉底之凶人也作害生靈

為暴城國殺人取拍冠首為驢將欲害母以

充拍數世尊悲愍方行導化遙見世尊竊自

喜曰我今生天必矣先師有教遺言在茲害

佛殺母當生梵天謂其母曰老今且止先當
害彼大沙門尋即仗劒往逆世尊如來於是
徐行而退凶人拍變疾驅不逮世尊謂曰何
守鄙志捨善本激惡源時拍變聞誨悟所行
非因即歸命求入法中精勤不怠證羅漢果
城南五六里有逝多林

唐言勝林舊
祇隨訛也

是給孤

獨園勝軍王大臣善施爲佛建精舍昔爲伽
藍今已荒廢東門左右各建石柱高七十餘
尺左柱鏤輪相於其端右柱刻牛形於其上
並無憂王之所建也室宇傾圯唯餘故基獨
一甃室巋然獨存中有佛像昔者如來昇三
十三天爲母說法之後勝軍王聞出愛王刻

檀像佛乃造此像善施長者仁而聰敏積而
能散拯乏濟貧哀孤恤老時美其德号給孤
獨焉聞佛功德深生尊敬願建精舍請佛降
臨世尊命舍利子隨瞻揆焉唯太子逝多園
地爽塏尋詣太子具以情告太子戲言金遍
乃賣善施聞之心豁如也即出藏金隨言布
地有少未滿太子請留曰佛誠良田宜植善
種即於空地建立精舍世尊即之告阿難曰
園地善施所買林樹逝多所施二人同心式
崇功業自今已去應謂此地爲逝多樹給孤
獨園

給孤獨園東北有窣堵波是如來洗病苾芻

處昔如來之在世也有病苾芻含苦獨處世
尊見而問曰汝何所苦汝何獨居曰我性踈
嬾不耐看病故今嬰疾無人瞻視如來是時
愍而告曰善男子我今看汝以手拊摩病苦
皆愈扶出戶外更易敷褥親爲盥洗改著新
衣佛語苾芻當自勤勵聞誨感恩心悅身豫
給孤獨園西北有小窰堵波是沒特伽羅子
運神通力舉舍利子衣帶不動之處昔佛在
無熱惱池人天咸集唯舍利子不時從會佛
命沒特伽羅往召來集沒特伽羅承命而往
舍利子方補護法衣沒特伽羅曰世尊今在
無熱惱池命我召尔舍利子曰且止須臾我補

竟與子偕行沒特伽羅曰若不速行欲運神力舉介石室至大會所舍利子乃解衣帶置地曰若舉此帶我身或動時沒特伽羅運大神通舉帶不動地爲之震因以神足還詣佛所見舍利子已在會坐沒特伽羅俛而嘆曰乃今以知神通之力不如智慧之力矣

舉帶窅堵波側不遠有井如來在世級充佛用其側有窅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中有如來舍利經行之迹說法之處並樹旌表建窅堵波冥祇警衛靈瑞間起或鼓天樂或聞神香景福之祥難以備叙

伽藍後不遠是外道梵志殺婬女以謗佛處

如來十力無畏一切種智人天宗仰聖賢遵
奉時諸外道共相議曰宜行詭詐衆中謗辱
乃誘雇婬女詐爲聽法衆所知已密而殺之
埋屍樹側稱怨告王王命求訪於逝多園得
其屍焉是時外道高聲唱言喬答摩大沙門
常稱戒忍今私此女殺而滅口旣婬旣殺何
戒何忍諸天空中隨聲唱曰外道凶人爲此
謗耳

伽藍東百餘步有大深坑是提婆達多欲以

毒藥害佛生身陷入地獄處提婆達多

唐言
天授

斛飯王之子也精勤十二年已誦持八万法
藏後爲利故求學神通親近惡友共相議曰

我相三十減佛未幾大衆圍遶何異如來思
惟是已即事破僧舍利子沒特伽羅子奉佛
指告承佛威神說法誨喻僧復和合提婆達
多惡心不捨以惡毒藥置指爪中欲因作禮
以傷害佛方行此謀自遠而來至於此也地
遂坼焉生陷地獄其南復有大坑瞿伽梨苾

芻毀謗如來生身陷入地獄瞿伽梨陷坑南
八百餘步有大深坑是戰遮婆羅門女毀謗
如來生身陷入地獄之處佛爲人天說諸法
要有外道弟子遙見世尊大衆恭敬便自念
曰要於今日辱喬荅摩敗其善譽當令我師
獨擅芳聲乃懷繫木盂至給孤獨園於大衆

中揚聲唱曰此說法人與我私通腹中之子
乃釋種也邪見者莫不信然貞固者知爲訕
謗時天帝釋欲除疑故化爲白鼠齧斷盂系
系斷之聲震動大衆凡諸見聞增深喜悅衆
中一人起持木盂示彼女曰是汝兒耶是時
也地自開坼全身墜陷入無間獄具受其殃
凡此三坑洞無涯底秋夏霖雨溝池泛溢而
此深坑嘗無水止伽藍東六七十步有一精
舍高六十餘尺中有佛像東面而坐如來在昔
於此與諸外道論議次東有天祠量等精舍
日旦流光天祠之影不蔽精舍日將落照精
舍之陰遂覆天祠

影覆精舍東三四里有宰堵波是尊者舍利
子與外道論議處初善施長者買逝多太子
園欲爲如來建立精舍時尊者舍利子隨長
者而瞻揆外道六師求搆神力舍利子隨事
攝化應物降伏其側精舍前建宰堵波如來
於此摧諸外道又受毗舍佉母請

受請宰堵波南是毗盧擇迦王

舊曰毗流離王訛也興

甲兵誅釋種至此見佛歸兵之處毗盧擇迦

王嗣位之後追怨前辱興甲兵動大衆部署

已畢伸命方行時有苾芻聞已白佛世尊於

是坐枯樹下毗盧擇迦王遙見世尊下乘禮

敬退而言曰茂樹扶疎何故不坐枯株朽葉

而乃遊止世尊告曰宗族者枝葉也枝葉將
危庇蔭何在王曰世尊爲宗親耳可以迴駕
於是覩聖感懷還軍返國

還軍之側有宰堵波是釋女被戮處毗盧擇
迦王誅釋克勝簡五百女充實宮闈釋女憤
恚怨言不遜詈其王家人之子也王聞發怒
命令誅戮執法者奉王教刖其手足投諸坑
穽時諸釋女含苦稱佛世尊聖鑒照其苦毒
告命苾芻攝衣而往爲諸釋女說微妙法所
謂羈纏五欲流轉三途恩愛別離生死長遠
時諸釋女聞佛拍誨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同
時命終俱生天上時天帝釋化作婆羅門收

骸火葬後人記焉

誅釋宰堵波側不遠有大涸池是毗盧擇迦王陷身入地獄處卅尊觀釋女已還給孤獨園告諸苾芻今毗盧擇迦王却後七日爲火所燒王聞佛記甚懷惶懼至第七日安樂無危王用歡慶命諸宮女往至池側娛遊樂飲猶懼火起鼓掉清流隨波泛濫熾焰飄發焚輕舟墜王身入無間獄備受諸苦

伽藍西北三四里至得眼林有如來經行之迹諸聖習定之所並樹封記建宰堵波昔此國群盜五百橫行邑里跋扈城國勝軍王捕獲已揅去其眼棄於深林群盜苦逼求哀稱

佛是時如來在逝多精舍聞悲聲起慈心清
風和暢吹雪山藥滿其眼已尋得復明而見
世尊在其前住發菩提心歡喜頂禮投杖而
去因植根焉

大城西北六十餘里有故城是賢劫中人壽
二萬歲時迦葉波佛本生城也城南有宰堵

波成正覺已初見父處城北有宰堵波有迦
葉波佛全身舍利並無憂王所建也從此東
南行五百餘里至劫比羅伐宰堵國

舊曰迦
毗羅衛

國訛也中
印度境

劫比羅伐宰堵國周四千餘里空城十數荒
蕪已甚王城頽圯周量不詳其內宮城周十

四五里壘輒而成基址峻固空荒久遠人里
稀曠無大君長城各立主土地良沃稼穡時
播氣序無愆風俗和暢伽藍故基千有餘所
而宮城之側有一伽藍僧徒三十餘人習學
小乘正量部教天祠兩所異道雜居

宮城內有故基淨飯王正殿也上建精舍中

作王像其側不遠有故基摩訶摩耶

唐言夫
大術

人寢殿也上建精舍中作夫人之像其側精
舍是釋迦菩薩降神母胎處中作菩薩降神
之像上座部菩薩以唄咀羅頰沙茶月三十
日夜降神母胎當此五月十五日諸部則以
此月二十三日夜降神母胎當此五月八日

菩薩降神東北有窣堵波阿私多仙相太子
處菩薩誕靈之日嘉祥輻湊時淨飯王召諸
相師而告之曰此子生也善惡何若宜悉乃
心明言以對曰依先聖之記考古祥之應在
家作轉輪聖王捨家當成等正覺是時阿私
多仙自遠而至叩門請見王甚慶悅躬迎禮
敬請就寶座曰不意大仙今日降顧仙曰我
在天宮安居宴坐忽見諸天群從蹈舞我時
問言何悅豫之甚也曰大仙當知瞻部洲中
釋種淨飯王第一夫人今產太子當證三菩
提圓明一切智我聞是語故來瞻仰所悲朽
老不遭聖化

城南門有窰堵波是太子與諸釋搆力擲象之處太子伎藝多能獨拔倫匹淨飯大王懷慶將返僕夫馭象方欲出城提婆達多素負強力自外而入問馭者曰嚴駕此象其誰欲乘曰太子將還故往奉馭提婆達多發憤引象批其額蹴其臆僵仆塞路杜絕行途無能轉移人衆填塞難陀後至而問之曰誰死此象曰提婆達多即曳之僻路太子至又問曰誰爲不善害此象耶曰提婆達多害以杜門難陀引之開徑太子乃舉象高擲越度城塹其象墮地爲大深坑士俗相傳爲象墮坑也其側精舍中作太子像其側又有精舍太子

妃寢宮也中作耶輸陀羅并有羅怛羅像宮側精舍作受業之像太子學堂故基也

城東南隅有一精舍中作太子乘白馬陵虛之像是踰城處也城四門外各有精舍中作老病死入沙門之像是太子遊觀觀相增懷深厭塵俗於此感悟命僕迴駕

城南行五十餘里至故城有窣堵波是賢劫中人壽六萬歲時迦羅迦村馱佛本生城也城南不遠有窣堵波成正覺已見父之處城東南窣堵波有彼如來遺身舍利前建石柱高三十餘尺上刻師子之像傍記寂滅之事無憂王建焉迦羅迦村馱佛城東北行三十

餘里至故大城中有窣堵波是賢劫中人壽
四万歲時迦諾迦牟尼佛本生城也東北不
遠有窣堵波成正覺已度父之處次北有窣
堵波有彼如來遺身舍利前建石柱高二十
餘尺上刻師子之像傍記寂滅之事無憂王
之所建也

車

城東北四十餘里有窣堵波是太子坐樹陰
觀耕田於此習定而得離欲淨飯王見太子
坐樹陰入寂定日光迴照樹影不移心知靈
聖更深珍敬

大城西北有數百千窣堵波釋種誅死處也
毗盧擇迦王旣克諸釋虜其族類得九千九

百九十萬人並從殺戮積尸如莽流血成池
天警人心收骸瘞葬

誅釋西南有四小宰堵波四釋種拒軍處初
勝軍王嗣位也求婚釋種釋種鄙其非類謬
以家人之子重禮聘焉勝軍王立爲正后其
產子男是爲毗盧擇迦王毗盧擇迦欲就舅
氏請益受業至此城南見新講堂即中憩駕
諸釋聞之逐而罵曰卑賤婢子敢居此室此
室諸釋建也擬佛居焉毗盧擇迦嗣位之後
追復先尊便興甲兵至此屯軍釋種四人躬耕
畎畝便即抗拒兵寇退散已而入城族人以爲
承輪王之祚胤爲法王之宗子敢行凶暴安忍

殺害汙辱宗門絕親遠放四人被逐北趣雪山
一爲烏仗那國王一爲梵衍那國王一爲呬摩
咀羅國王一爲商弥國王奕世傳業苗裔不絕
城南三四里尼拘律樹林有窣堵波無憂王
建也釋迦如來成正覺已還國見父王爲說
法處淨飯王知如來降魔軍已遊行化導情
懷渴仰思得禮敬乃命使請如來曰昔期成
佛當還本生斯言在耳時來降趾使至佛所
具宣王意如來告曰却後七日當還本生使
目還已白王淨飯王乃告命目庶灑掃衢路
儲積花香與諸群目四十里外佇駕奉迎是
時如來與大衆俱入金剛周衛四天王前導

帝釋與欲界天侍左梵王與色界天侍右諸
苾芻僧列在其後唯佛在衆如月映星威神
動三界光明踰七曜步虛空至生國王與從
臣禮敬已畢俱共還國止尼拘盧陀僧伽藍
其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於大樹下東面
而坐受姨母金縷袈裟次此窣堵波是如來
於此度八王子及五百釋種

城東門內路左有窣堵波昔一切義成太子
於此習諸伎藝門外有自在天祠祠中有石天
像危然起勢是太子在襁褓中所入祠也淨
飯王自臘伐尼園迎太子還也途次天祠王
曰此天祠多靈鑒諸釋童稚求祐必効宜將

太子至彼修敬是時傅母抱而入祠其石天像起迎太子太子已出天像復坐

城南門外路左有窰堵波是太子與諸釋搆藝射鐵鼓從此東南三十餘里有小窰堵波其側有泉泉流澄鏡是太子與諸釋引強校能弦矢既分穿鼓過表至地段羽因涌清流時俗相傳謂之箭泉夫有疾病飲沐多愈遠方之人持塗以歸隨其所苦漬以塗額靈神冥衛多蒙痊愈箭泉東北行八九十里至臘伐尼林有釋種浴池澄清皎鏡雜花弥漫其北二十四五步有無憂花樹今已枯悴菩薩誕靈之處菩薩以吠舍月後半八日當此

三月八日上座部則曰以吠舍月後半十五
日當此三月十五日次東窣堵波無憂王
所建二龍浴太子處也菩薩生已不扶而行
於四方各七步而自言曰天上天下唯我獨
尊今茲而往生分已盡隨足所蹈出大蓮花
二龍踊出住虛空中而各吐水一冷一煖以

浴太子

浴太子窣堵波東有二清泉傍建二窣堵波
是二龍從地踊出之處菩薩生已支屬宗親
莫不奔馳求水盥浴夫人之前二泉涌出一
冷一煖遂以浴洗其南窣堵波是天帝釋捧
接菩薩處菩薩初出胎也天帝釋以妙天衣

跪接菩薩次有四窣堵波是四天王抱持菩薩處也菩薩從右脇生已四天王以金色氎衣捧菩薩置金机上至母前曰夫人誕斯福子誠可歡慶諸天尚喜況世人乎

四天王捧太子窣堵波側不遠有大石柱上作馬像無憂王之所建也後為惡龍霹靂其柱

中折仆地傍有小河東南流土俗号曰油河是摩耶夫人產孕已天化此池光潤澄淨欲令夫人取以沐浴除去風塵今變為水其流尚膩從此東行曠野荒林中二百餘里至藍

摩國

中印
度境

藍摩國空荒歲久壇場無紀城邑丘墟居人

稀曠故城東南有輒窰堵波高減百尺昔者
如來入寂滅已此國先王分得舍利持歸本
國式遵崇建靈異間起神光時燭

窰堵波側有一清池龍每出遊變形虵服右
旋宛轉繞窰堵波野象群行採花以散冥力
警察初無間替昔無憂王之分建窰堵波也
七國所建咸已開發至於此國方欲興工而
此池龍恐見陵奪乃變作婆羅門前叩象曰
大王情流佛法廣樹福田敢請紆駕降臨我
室王曰介家安在爲近遠乎婆羅門曰我此
池之龍王也承大王欲建勝福敢來請謁王
受其請遂入龍宮坐久之間龍進曰我惟惡

業受此龍身供養舍利冀消罪咎願王躬往
觀而禮敬無憂王見已霍然謂曰凡諸供養
之具非人間所有也龍曰若然者願無廢毀
無憂王自度力非其儔遂不開發出池之所
今有封記

窰堵波側不遠有一伽藍僧衆甚矣清肅皎
然而以沙弥揔任衆務遠方僧至禮遇弥隆
必留三日供養四事聞諸先志曰昔有苾芻
同志相召自遠而至禮窰堵波見諸群象相
趨往來或以牙芟草或以鼻灑水各持異花
共爲供養時衆見已悲嘆感懷有一苾芻便
捨具戒願留供養與衆辭曰我惟多福濫迹

僧中歲月亟淹行業無紀此罕堵波有佛舍利聖德冥通群象踐灑遺身此地甘與同群得畢餘齡誠為幸矣衆告之曰斯盛事也吾等垢重智不謀此隨時自愛無虧勝業亦既離群重伸誠願歡然獨居有終焉之志於是葺茅爲宇引流成池採掇時花灑掃瑩飾綿歷歲序心事無怠隣國諸王聞而雅尚競捨財寶共建伽藍因而勸請屈知僧務自介相踵不泯元功而以沙弥揔知僧事沙弥伽藍東大林中行百餘里至大罕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太子踰城至此解寶衣去纓絡命僕還處太子夜半踰城遲明至此旣允宿心

乃形言曰是我出籠樊去羈鎖最後釋駕之
處也於天冠中解末尼寶命僕夫曰汝持此
寶還白父王今茲遠遁非苟違離欲斷無常
絕諸有漏闡鐸迦舊曰車匿訛也曰詎有何心空駕
而返太子善言慰喻感悟而還
迴駕窳堵波東有瞻部樹枝葉雖凋枯株尚

在其傍復有小窳堵波太子以餘寶衣易鹿
皮衣處太子既斷髮易裳雖去纓絡尚有天
衣曰斯服太侈如何改易時淨居天化作獵
人服鹿皮衣持弓負羽太子舉其衣而謂曰
欲相貿易願見允從獵人曰善太子解其上
服授與獵人獵人得已還復天身持所得衣

陵虛而去

太子易衣側不遠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
也是太子剃髮處太子從闍鐸迦取刀自斷
其髮天帝釋接上天宮以爲供養時淨居天
子化作剃髮人執持鋸刀徐步而至太子謂
曰能剃髮乎幸爲我淨之化人受命遂爲剃
髮踰城出家時亦不定或云菩薩年十九或
曰二十九以吠舍月後半八日踰城出家
當此三月八日或云以吠舍月後半十五
日當此三月十五日太子剃髮窣堵波東南
曠野中行百八十里至尼拘盧陀林有窣
堵波高三十餘尺昔如來寂滅舍利已分諸

婆羅門無所得獲於涅疊般那

唐言焚燒舊云闍維訛也

地收餘灰炭持至本國建此靈基而修供養
自茲已降竒迹相仍疾病之人祈請多愈
灰炭窰堵波側故伽藍中有過去四佛坐及
經行遺迹之所

故伽藍左右數百窰堵波其一大者無憂王
所建也崇基雖陷高餘百尺自此東北大林
中行其路艱險經途危阻山牛野象群盜獵
師伺求行旅爲害不絕出此林已至拘尸那

揭羅國

中印度境

拘尸那揭羅國城郭頽毀邑里蕭條故城甃
基周十餘里居人稀曠間巷荒蕪城內東北

隅有窰堵波無憂王所建准陀

舊曰純陀訛也

之故

宅也宅中有井將營獻供方乃鑿焉歲月雖

淹水猶清美城西北三四里渡阿恃多伐底

河

唐言無勝此世共稱耳舊云阿利羅跋提河訛也舊言謂之尸賴拏伐底河譯曰有

金西岸不遠至娑羅林其樹類櫛而皮青白

葉甚光潤四樹特高如來寂滅之所也其大

輒精舍中作如來涅槃之像北首而卧傍有

窰堵波無憂王所建基雖傾陷尚高二百餘

尺前建石柱以記如來寂滅之事雖有文記

不書日月聞諸先記曰佛以生年八十吠舍

佉月後半十五日入般涅槃當此三月十五

日也說一切有部則佛以迦刺底迦月後半

八日入般涅槃當此九月八日也自佛涅槃
諸部異議或云千二百餘年或云千三百餘
年或云千五百餘年或云已過九百未滿千
年精舍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
時爲群雉王救火之處昔於此地有大茂林
毛群羽族巢居穴處驚風四起猛焰颺逸時
有一雉有懷傷愍鼓濯清流飛空奮灑時天
帝釋俯而告曰汝何守愚唐勞羽翮大火方
起焚燎林野豈汝微軀所能撲滅雉曰說者
爲誰曰我天帝釋耳雉曰今天帝釋有大福
力無欲不遂救災拯難若指諸掌反詰無功
其咎安在猛火方熾無得多言尋復奮飛往

趣流水天帝遂以掬水泛灑其林火滅煙消
生類全命故今謂之救火窰堵波也

雉救火側不遠有窰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
時爲鹿殺生之處乃往古昔此有大林火炎
中野飛走窮窘前有駛流之阨後困猛火之
難莫不沉溺喪棄身命其鹿側隱身據橫流

穿皮斷骨自強拯溺蹇兔後至忍疲苦而濟
之筋力旣竭溺水而死諸天收骸起窰堵波

鹿拯溺西不遠有窰堵波是蘇跋陀羅

唐言善賢

舊曰須跋陀羅訛也入寂滅之處善賢者本梵志師也

年百二十耆舊多智聞佛寂滅至雙樹間問

阿難曰佛世尊將寂滅我懷疑滯願欲請問

阿難曰佛將涅槃幸無擾也曰吾聞佛世難

舊曰瞿曇訛略也

訓導俗喬荅摩能盡知耶佛言吾

遇正法難聞我有深疑恐無所請善賢遂入
先問佛言有諸別衆自稱為師各有異法垂
悉深究乃為演說善賢聞已心淨信解求入
法中受具足戒如來告曰汝豈能耶外道異
學修梵行者當試四歲觀其行察其性威儀
寂靜辭語誠實則可於我法中淨修梵行在
人行耳斯何難哉善賢曰世尊悲愍含濟無
私四歲試學三業方順佛言我先已說在人
行耳於是善賢出家即受具戒勤勵修習身
心勇猛已而於法無疑自身作證夜分未久

果證羅漢諸漏已盡梵行已立不忍見佛入
大涅槃即於衆中入火界定現神通事而先
寂滅是爲如來最後弟子乃先滅度即昔後
度蹉兔是也善賢寂滅側有窣堵波是執金
剛躡地之處大悲卅尊隨機利見化功已畢
入寂滅樂於雙樹間北首而卧執金剛神密
迹力士見佛滅度悲慟唱言如來捨我入大
涅槃無歸依無覆護毒箭深入愁火熾盛捨
金剛杵悶絕躡地久而又起悲哀戀慕手相
謂曰生死大海誰作舟楫無明長夜誰爲燈炬
金剛躡地側有窣堵波是如來寂滅已七日
供養之處如來之將寂滅也光明普照人天畢

會莫不悲感更相謂曰大覺世尊今將寂滅
眾生福盡世間無依如來右脇卧師子牀告
諸大衆勿謂如來畢竟寂滅法身常住離諸
變易當棄懈怠早求解脫諸苾芻等歔歔悲
慟時阿泥埤盧骨陁舊曰阿那律訛也告諸苾芻止
止勿悲諸天譏恠時末羅衆供養已訖欲舉
金棺詣涅槃疊般那所時阿泥埤陁告言且止
諸天欲留七日供養於是天衆持妙天花遊
虛空讚聖德各竭誠心共興供養停棺側有
窣堵波是摩訶摩耶夫人哭佛之處如來寂
滅棺殮已畢時阿泥埤陁上天宮告摩耶
夫人曰大聖法王今已寂滅摩耶聞已悲哽

悶絕與諸天衆至雙樹間見僧伽胝鉢及錫
杖拊之號慟絕而復聲曰人天福盡世間眼
滅今此諸物空無有主如來聖力金棺自開
放光明合掌坐慰問慈母遠來下降諸行法
衆願勿深悲阿難銜哀而請佛曰後世問我
將何以對曰佛已涅槃慈母摩耶自天宮降
至雙樹間如來爲諸不孝衆生從金棺起合
掌說法城北渡河三百餘步有窣堵波是如
來焚身之處地今黃黑土雜灰炭至誠求請
或得舍利如來寂滅人天悲感七寶爲棺千
氎纏身設香花建幡蓋末羅之衆奉輿發引
前後導從北渡金河盛滿香油積多香木縱

火以焚二氎不燒一極襯身一最覆外爲諸
衆生分散舍利唯有髮爪儼然無損焚身側
有窣堵波如來爲大迦葉波現雙足處如來
金棺已下香木已積火燒不然衆咸驚駭阿
泥埽陀言待迦葉波耳時大迦葉波與五百
弟子自出林來至拘尸城問阿難曰世尊之

身可得見耶阿難曰千氎纏絡重棺周殮香
木已積即事焚燒是時佛於棺內爲出雙足
輪相之上見有異色問阿難曰何以有此曰
佛初涅槃人天悲慟衆淚迸染致斯異色迦
葉波作禮旋繞興讚香木自然大火熾盛故
如來寂滅三從棺出初出臂問阿難治路次

起坐爲母說法後見雙足示大迦葉波
現足側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也是八王分
舍利處前建石柱刻記其事佛入涅槃後涅
疊般那已諸八國王備四兵至遣直性婆羅
門謂拘尸力士曰天人導師此國寂滅故自遠
來請分舍利力士曰如來降尊即斯下土滅
世間明導喪衆生慈父如來舍利自當供養
徒疲道路終無得獲時諸大王遜辭以求旣
不相允重謂之曰禮請不從兵威非遠直性
婆羅門揚言曰念哉大悲世尊忍修福善弥
歷曠劫想所具聞今欲相陵此非宜也今舍
利在此當均八分各得供養何至興兵諸力

士依其言即時均量欲作八分帝釋謂諸王
曰天當有分勿恃力競阿那婆荅多龍王文
隣龍王醫那鉢咀羅龍王復作是議無遺我
曹若以力者衆非敵矣直性婆羅門曰勿誼
諍也宜共分之即作三分一諸天二龍衆三
留人間八國重分天龍人王莫不悲感分舍
利寧ナニ西南行二百餘里至大邑聚有婆
羅門豪右巨富確乎不雜學究五明敬崇三
寶接其居側建立僧坊窮諸資用備盡珍飾
或有衆僧往來中路慇懃請留罄心供養或
止一宿乃至七日其後設賞迦王毀壞佛法
衆僧絕侶歲月驟淹而婆羅門每懷懇惻經

行之次見一沙門龐眉皓髮杖錫而來婆羅
門馳往迎逆問所從至請入僧坊備諸供養
且以淳乳煮粥進焉沙門受已纔一嚙齒便
即置鉢沉吟長息婆羅門侍食跪而問曰大
德惠利隨緣幸見臨顧爲夕不安耶爲粥不
味乎沙門愍然告曰吾悲衆生福祐漸薄斯
言且置食已方說沙門食訖攝衣即語婆羅
門曰向許有說今何無言沙門告曰吾非忘
也談不容易事或致疑必欲得聞今當略說
吾向所歎非薄汝粥自數百年不嘗此味昔
如來在世我時預從在王舍城竹林精舍俯
清流而滌器或以澡漱或以盥沐嗟乎今之

純乳不及古之淡水此乃人天福滅使之然也婆羅門曰然則大德乃親見佛耶沙門曰然汝豈不聞佛子羅怛羅者我身是也為護正法未入寂滅說是語已忽然不見婆羅門遂以所宿之房塗香灑掃像設肅然其敬如在復大林中行五百餘里至婆羅痾_{反女黠斯}國_{舊曰波羅柰國訛也中印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第六

轉

鴛窰

_{上烏郎反}

歸然

_{上丘水反}

瞻揆

_{上之廉反下求}

與洗

_{上其主反音貫}

俛

_{音免坼丑萬反}

訕謗

_{上所諫反又音}

齧

_{吾結反也}

朽葉

_{上許九反下也}

庇廕

_{上卑反}

保 兒 負 織 縷 為 之 約 煖 音 碎 礪 音 上 普 覓 反 下
吳 擊 也 今 於 背 上 也 起 虛 反 一 霍 然 反 兄 郭 芟 音 雷
用 霹 靂 字 丘 墟 一 下 聚 落 也 下 霍 然 反 兄 郭 芟 音 雷
伐 葺 茅 上 七 八 反 修 也 下 相 踵 足 下 之 勇 反 舌 衽
也 葺 茅 上 七 八 反 修 也 下 相 踵 足 下 之 勇 反 舌 衽
力 上 息 廉 反 交 反 一 反 胡 谷 反 也 雉 直 介 反 濯 音 濁 洗
羽 翻 下 胡 隔 蹇 蹇 上 居 展 反 兔 字 舟 舫 下 音 棹 接
歔 歔 上 反 音 虛 下 許 既 反 也 律 盧 沒 反 又 親 身 近 初

則 吾 骨 反 去 手 坑 穽 亦 下 音 穽 一 一 飈 風 必 苗 反 跋
扈 字 上 蒲 末 反 也 手 坑 穽 亦 下 音 穽 一 一 飈 風 必 苗 反 跋
達 反 頰 沙 上 割 反 烏 蹤 橫 下 音 戶 扶 挑 紆 決 也 反 盟 咀
又 側 買 反 額 也 蘇 蹴 其 臆 下 音 秋 六 反 踏 也 瘞 葬
朗 反 上 於 例 一 買 反 額 也 蘇 蹴 其 臆 下 音 秋 六 反 踏 也 瘞 葬
胤 反 上 才 故 憩 駕 反 上 丘 息 也 例 啞 摩 器 上 許 襴 襴 反 上 居 雨
反 上 才 故 憩 駕 反 上 丘 息 也 例 啞 摩 器 上 許 襴 襴 反 上 居 雨

也	堅	角	作	反
齧	也	反	櫬	正
滌	驟	淹	駭	駭
器	反	上	解	下
反	洗	徒	疾	床
的	也	瘦	進	必
澡	龐	眉	散	孟
漱	大	上	反	鑿
二	早	也	厚	那
音	瘦	厚	也	反
疵	斯	上	尼	確
八	反	細	上	乎
		反	才	口
				上

奉渡唐本一切經內

建長七年正月其時通儀

三

前長閑遊五修行藤原朝臣時朝

東 京 國 書 館

地 別

漢書門

八

一

二

冊

號

架

函

類

WA 35
1
(7)





大唐西域記卷第七

轉

三藏法師

玄奘奉

詔譯

大總持寺沙門

辯機

撰

五國

婆羅痾

女斯國

斯國

戰主國

吠舍釐

力支國

國

弗栗恃國

尼波羅國

婆羅痾斯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西臨疏
伽河長十八九里廣五六里閭閻櫛比居人
殷盛家積巨萬室盈奇貨人性溫恭俗重強
學多信外道少敬佛法氣序和穀稼盛果木
扶疎茂草薜靡伽藍三十餘所僧徒三千餘

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百餘所外道萬
餘人並多宗事大自在天成斷髮或堆髻露
形無服塗身以灰精勤苦行求出生死
天城中天祠二十所層臺祠宇彫石文本茂
林相蔭清流交帶鑰石天像量減百尺威嚴
肅然懍懍如在

大城東北婆羅痾河西有窣堵波無憂王之
所建也高百餘尺前建石柱碧鮮若鏡光潤
凝洙其中常現如來影像

婆羅痾河東北行十餘里至鹿野伽藍區界
八分連垣周堵層軒重閣麗窮規矩僧徒一
千五百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大垣中有精

舍高二百餘尺上以黃金隱起作菴沒羅果
石爲基陛輒作層龕龕帀四周節級百數皆
有隱起黃金佛像精舍之中有鎗石佛像量等
如來身作轉法輪勢

精舍西南有石窰堵波無憂王建也基雖傾
陷尚餘百尺前建石柱高七十餘尺石含玉
潤鑒照映徹慙懃祈請影見衆像善惡之相
時有見者是如來成正覺已初轉法輪處也
其側不遠窰堵波是阿若憍陳如等見菩薩
捨苦行遂不侍衛來至於此而自習定其傍
窰堵波是五百獨覺同入涅槃處又三窰堵
波過去三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

三佛經行側有窣堵波是梅咀麗耶

唐言慈即姓也舊曰

訛也

菩薩受成佛記劇昔者如來在王舍城

鷲峯山告諸苾芻當來之世此瞻部洲土地

平正人壽八万歲有婆羅門子慈氏者身真

金色光明照朗當捨家成正覺廣爲衆生三

會說法其濟度者皆我遺法植福衆生也其

於三寶深敬一心在家出家持戒犯戒皆蒙

化導證果解脫三會說法之中度我遺法之

徒然後乃化同緣善友是時慈氏菩薩聞佛

此說從座起白佛言願我作彼慈氏世尊如

來告曰如汝所言當證此果如上所說皆汝

教化之儀也

慈氏菩薩受記西有窣堵波是釋迦菩薩受
記之處賢劫中人壽二萬歲迦葉波佛出現
於世轉妙法輪開化含識授護明菩薩記曰
是菩薩於當來世衆生壽命百歲之時當得
成佛号釋迦牟尼釋迦菩薩受記南不遠有
過去四佛經行遺迹長五十餘步高可七尺
以青石積成上作如來經行之像像形傑異
威嚴肅然肉髻之上特出鬘髮靈相無隱神
鑒有徵於其垣內聖迹寔多諸精舍窣堵波
數百餘所略舉二三難用詳述
伽藍垣西有一清池周二百餘步如來嘗中
盥浴次西大池周一百八十步如來嘗中滌

器次北有池周百五十步如來嘗中浣衣凡此三池並有龍止其水既深其味又甘澄淨皎潔常無增減有人慢心濯此池者金毗羅獸多爲之害若深恭敬汲用無懼浣衣池側大方石上有如來袈裟之迹其文明徹煥如雕鏤諸淨信者每來供養外道凶人輕蹈此石池中龍王便興風雨

池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爲六牙象王獵人剥其牙也詐服袈裟彎弧伺捕象王爲敬袈裟遂挨牙而授焉
挨牙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愍世無禮示爲鳥身與彼獼猴白象於此相

問誰先見是厓拘律樹各言事迹遂編長幼
化漸遠近人知上下

導俗歸依其側不遠大林中有翠堵波是如來昔
與提婆達多俱爲鹿王斷事之處昔於此處大
林之中有兩群鹿各五百餘時此國王畋遊
原澤菩薩鹿王前請王曰大王狩獵中原縱
燎飛矢凡我徒屬命盡茲晨不日腐臭無所
充膳願欲次差日輸一鹿王有割鮮之膳我
延旦夕之命王善其言迴駕而返兩群之鹿
更次輸命提婆群中有懷孕鹿次當就死白
其主曰身雖應死子未次也鹿王怒曰誰不
寶命雌鹿嘆曰吾王不仁死無日矣乃告急

菩薩鹿王鹿王曰悲哉慈母之心恩及未形
吾今代汝遂至王門道路之人傳聲唱曰彼
大鹿王今來入邑都人士庶莫不馳觀王之
聞也以爲不誠門者白至王乃信然曰鹿王
何遽來耶鹿曰有雌鹿當死胎子未產心不
能忍敢以身代王聞歎曰我人身鹿也尔鹿
身人也於是悉放諸鹿不復輸命即以其林
爲諸鹿藪因而謂之施鹿林焉鹿野之号自
此而興伽藍西南二三百里有窣堵波高三百
餘尺基趾廣峙瑩飾奇珍既無層龕便置覆
鉢雖建表柱而無輪鐸其側有小窣堵波是
阿若憍陳如等五人棄制迎佛處也初薩婆

曷刺他悉陀

唐言一切義成舊

太子踰城之

後棲山隱谷忘身殉法淨飯王乃命家族三

人舅氏二人曰我子一切義成捨家修學孤

遊山澤獨處林藪故命余曹隨知所止內則

叔父伯舅外則旣君且臣凡厥動靜宜知進

止五人銜命相望營衛因即勤求欲期出離

每相謂曰夫修道者苦證耶樂證耶二人曰

安樂爲道三人曰勤苦爲道二三交爭未有

以明於是太子思惟至理爲伏苦行外道節

麻米以支身彼二人者見而言曰太子所行

非真實法夫道也者樂以證之今乃勤苦非

吾徒也捨而遠遁思惟果證太子六年苦行

未證菩提欲驗苦行非真受乳糜而證果斯
三人者聞而歎曰功垂成矣今其退矣六年
苦行一旦捐功於是相從來訪二人既相見
已匡坐高論更相議曰昔見太子一切義成
出王宮就荒谷去環服披鹿皮精勤勵志貞
節苦心求深妙法期無上果今乃受牧女乳
糜敗道虧志吾知之矣無能爲也彼二人曰
君何見之晚歟此猖蹶人耳夫處乎深宮安
乎尊勝不能靜志遠迹山林棄轉輪王位爲
鄙賤人行何可念哉言增忉怛耳菩薩浴尼
連河坐菩提樹成正覺号天人師寂然宴
默惟察應度曰彼鬱頭藍子者證非想定堪

受妙法空中諸天尋聲報曰鬱頭藍子命終
已來經今七日如來歎惜斯何不遇垂聞妙
法遽從變化重更觀察營求世界有阿藍迦
藍得無所有處定可授至理諸天又曰終已
五日如來再歎愍其薄祐又更諦觀誰應受
教唯施鹿林中有五人者可先誘導如來介
時起菩提樹趣鹿野園威儀寂靜神光晃曜
毫含玉彩身真金色安詳前進導以彼人斯
五人遙見如來手相謂曰一切義成彼來者
是歲月遽淹聖果不證心期已退故尋吾徒
宜各默然勿起迎禮如來漸近威神動物五
人忘制拜迎問訊待從如儀如來漸誘示之

妙理兩安居畢方獲果證

施鹿林東行二三里至窰堵波傍有涸池周八十餘步一名救命又謂烈士聞諸先志曰數百年前有一隱士於此池側結廬屏迹博習伎術究極神理能使瓦礫爲寶人畜易形但未能馭風雲陪仙駕閱圖考古更求仙術其方曰夫神仙者長生之術也將欲求學先定其志築建壇場周一丈餘命一烈士信勇昭著執長刀立壇隅屏息絕言自昏達旦求仙者中壇而坐手按長刀口誦神呪收視反聽遲明登仙所執銛刀變爲寶劍陵虛履空王諸仙侶執劍指麾所欲皆從無衰無老不

病不死是人既得仙方行訪烈士營求曠歲
未諧心願後於城中遇見一人悲號逐路隱
士覩其相心甚慶悅即而慰問何至怨傷曰
我以貧窶傭力自濟其主見知特深信用期
滿五歲當酬重賞於是忍勤苦忘艱辛五年
將周一旦違失既蒙笞辱又無所得以此爲

心悲悼誰恤隱士命與同遊來至草廬以術
力故化具肴饌已而令入池浴服以新衣又
以五百金錢遺之曰盡當來求幸無外也自
時厥後數加重賂潛行陰德感激其心烈士
屢求効命以報知己隱士曰我求烈士弥歷
歲時幸而會遇奇貌應圖非有他故願一夕

不聲耳烈士曰死尚不辭豈徒屏息於是設壇場受仙法依方行事坐待日曛曛暮之後各司其務隱士誦神呪烈士按銛刀殆將曉矣忽發聲叫是時空中火下煙焰雲蒸隱士疾引此人入池避難已而問曰誠子無聲何以驚叫烈士曰受命後至夜分昏然若夢變異更起見昔事主躬來慰謝感荷厚恩忍不報語彼人震怒遂見殺害受中陰身顧屍歎惜猶願歷世不言以報厚德遂見託生南印度大婆羅門家乃至受胎出胎備經苦厄荷恩荷德嘗不出聲洎乎受業冠婚喪親生子每念前恩忍而不語宗親戚屬咸見怪異年

過六十有五我妻謂曰汝可言矣若不語者
當殺汝子我時惟念己隔生世自顧衰老唯
此稚子因止其妻令無殺害遂發此聲耳隱
士曰我之過也此魔燒耳烈士感恩悲事不
成憤恚而死免火災難故曰救命感恩而死
又謂烈士池

烈士池西有三獸窰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
時燒身之處劫初時於此林野有狐兔獐異
類相悅時天帝釋欲驗修菩薩行者降靈應
化爲一老夫謂三獸曰二三子善安隱乎無
驚懼耶曰涉豐草遊茂林異類同歡旣安且
樂老夫曰聞二三子情厚意密忘其老弊故

此遠尋今正飢乏何以饋食曰幸少留此我
躬馳訪於是同心虛己分路營求狐公水濱
銜一鮮鯉獲於林樹採異華菓俱來至止同
進老夫唯兔空還遊躍左右老夫謂曰以吾
觀之介曹未和獲狐同志各能役心唯兔空
還獨無相饋以此言之誠可知也兔聞譏議
謂狐獲曰多聚樵蘇方有所作狐獲競馳銜
草曳木既已蘊崇猛焰將熾兔曰仁者我身
卑劣所求難遂敢以微躬充此一食辭畢入
火尋即致死是時老夫復帝釋身除燼收骸
傷歎良久謂狐獲曰一何至此吾感其心不
泯其迹寄之月輪傳乎後世故彼咸言月中

之免自斯而有後人於此建窳堵波從此順

殍伽河流東行三百餘里至戰主國

中印度境

戰主國周二千餘里都城臨殍伽河周十餘

里居人豐樂邑里相隣土地膏腴稼穡時播

氣序和暢風俗淳質人性獷烈邪正兼信伽

藍十餘所僧徒減千人並皆遵習小乘教法

天祠二十異道雜居矣大城西北伽藍中窳

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印度記曰此中有如

來舍利一外昔者世尊嘗於此處七日之中

爲天人衆顯說妙法其側則有過去三佛坐

及經行遺迹之處隣此復有慈氏菩薩像形

量雖小威神凝然靈鑒潛通竒迹間起

大城東行二百餘里至阿避陀羯刺拏僧伽

藍

唐言不穿耳

周垣不廣彫飾甚工花池交影臺

閣連甍僧徒肅穆衆儀庠序聞諸先志曰昔
大雪山北覩貨邏國有樂學沙門二三同志
禮誦餘閑每相謂曰妙理幽玄非言談所究
聖迹昭著可足趾所尋宜詢莫逆親觀聖迹

車

九

八

七

於是二三交友杖錫同遊既至印度寓諸伽
藍輕其邊鄙莫之見舍外迫風露內累口腹
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時此國王出遊近郊見
諸客僧怪而問曰何方乞士何所因來耳旣
不穿衣又垢弊沙門對曰我覩貨邏國人也
恭承遺教高蹈俗塵率其同好觀禮聖迹慨

以薄福衆所同棄印度沙門莫顧羈旅欲還
本土巡禮未周雖迫勤苦心遂後已王聞其
說用增悲感即斯勝地建立伽藍白氎題書
爲之制曰我惟尊居世上貴極人中斯皆三
寶之靈祐也旣爲人王受佛付囑凡厥染衣
吾當惠濟建此伽藍式招羈旅自今已來諸
穿耳僧我此伽藍不得止舍因其事迹故以
名焉阿避陀羯刺拏伽藍東南行百餘里南
渡殍伽河至摩訶娑羅邑並娑羅門種不遵
佛法然見沙門先訪學業知其強識方深禮
敬殍伽河北有那邏延天祠重閣層臺與其
麗飾諸天之像鐫石而成工極人謀靈應難

究那羅延天祠東行三十餘里有窰堵波無
憂王之所建也太半陷地前建石柱高餘二
丈上作師子之像刻記伏鬼之事昔於此處
有曠野鬼恃大威力噉人血肉作害生靈肆
極妖祟如來愍諸衆生不得其死以神通力
誘化諸鬼導以歸依之敬齋以不殺之戒諸
鬼承教奉以周旋於是舉石請佛安坐願聞
正法克念護持自茲厥後無信之徒競共推
移鬼置石座動以萬數莫之能轉茂林清池
周基左右人至其側無不心懼

伏鬼側不遠有數伽藍雖多傾毀尚有僧徒
並皆遵習大乘教法從此東南行百餘里至

一窣堵波基已傾陷餘高數丈昔者如來寂滅之後八國大王分舍利也量舍利婆羅門蜜塗瓶內分授諸王而婆羅門持瓶以歸既得所黏舍利遂建窣堵波并瓶置內因以名焉後無憂王開取舍利瓶改建大窣堵波或至齋日時燭光明從此東北渡殍伽河行百

四五十里至吠舍釐國

舊曰毗舍離國訛也中印度境

吠舍釐國周五千餘里土地沃壤花果茂盛菴沒羅果茂遮果旣多且貴氣和暢風俗淳質好福重學邪正雜信伽藍數百多已圯壞存者三五僧徒稀少天祠數十異道雜居露形之徒寔繁其黨吠舍釐城已甚傾頽其故

基趾周六七十里宮城周四五里少有居人
宮城西北五六里至一伽藍僧徒寡少習學
小乘正量部法傍有窣堵波是昔如來說毗
摩羅詰經長者子寶積等獻寶蓋處其東有
窣堵波舍利子等於此證無學之果

舍利子證果東南有窣堵波是吠舍釐王之
所建也佛涅槃後此國先王分得舍利式修
崇建印度記曰此中舊有如來舍利一斛無
憂王開取九斗唯留一斗後有國王復欲開
取方事興工尋則地震遂不敢開其西北有
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傍有石柱高五六
十尺上作師子之像石柱南有池是群獼猴

爲佛穿也在昔如來曾住於此池西不遠有
窣堵波諸獼猴持如來鉢上樹取蜜之處池
南不遠有窣堵波是諸獼猴奉佛蜜處池西
北隅猶有獼猴形像伽藍東北三四里有窣
堵波是毗摩羅詰唐言無垢稱舊曰淨名然
取同名乃有異舊維摩詰訛略也故宅基趾多有靈異去此

不遠有一神舍其狀疊輒傳云積石即無垢
稱長者現疾說法之處去此不遠有窣堵波
長者子寶積故宅也去此不遠有窣堵波是
菴沒羅女故宅佛姨母等諸苾芻尼於此證
入涅槃

伽藍北三四里有窣堵波是如來將往拘尸

那國入般涅槃人與非人隨從世尊至此佇
立次西北不遠有窣堵波是佛於此最後觀
吠舍釐城其南不遠有精舍前建窣堵波是
菴沒羅女園持以施佛菴沒羅園側有窣堵
波是如來告涅槃處佛昔在此告阿難曰其
得四神足者能住壽一劫如來今者當壽幾
何如是再三阿難不對天魔迷惑故也阿難
從坐而起林中宴默時魔來請佛曰如來在
世教化已久蒙濟流轉數如塵沙寂滅之樂
今其時矣世尊以少土置爪上而告魔曰地
土多耶爪土多耶對曰地土多也佛言所度
者如爪上土未度者如大地土却後三月吾

當涅槃魔聞歡喜而退阿難林中忽感異夢
來白佛言我在林間夢見大樹枝葉茂盛蔭
影蒙密驚風忽起摧散無餘將非世尊欲入
寂滅我心懷懼故來請問佛告阿難吾先告
汝汝爲魔蔽不時請留魔王勸我早入涅槃
已許之期斯夢是也

告涅槃期側不遠有宰堵波千子見父母處
也昔有仙人隱居巖谷仲春之月鼓濯清流
鹿鹿隨飲感生女子姿貌過人唯脚似鹿仙
人見已收而養焉其後命令求火至餘仙廬
足所履地迹皆有蓮花彼仙見已深以奇之令
其繞廬方乃得火鹿女依命得火而還時梵

豫王畋遊見花尋迹以求悅其竒怪同載而返相師占言當生千子餘婦聞之莫不圖計日月旣滿生一蓮花花有千葉葉坐一子餘婦誣罔咸稱不祥投殍伽河隨波泛濫烏耆延王下流遊觀見黃雲蓋乘波而來取以開視乃有千子乳養成立有大力焉恃有千子拓境四方兵威乘勝將次此國時楚豫王聞之甚懷震懼兵力不敵計無所出矣是時鹿女心知其子乃謂王曰今寇我臨境上下羅心賤妾愚衷能敗強敵王未之信也憂懼良深鹿女乃昇城樓以待寇至千子將兵圍城已而鹿女告曰莫爲逆事我是汝母汝是我

子千子謂曰何言之謬鹿女手按兩乳流注
千岐天性所感咸入其口於是解甲歸宗釋
兵返族兩國交歡百姓安樂千子歸宗側不
遠有窣堵波是如來經行舊迹拍告衆曰昔
吾於此歸宗見親欲知千子即賢劫中千佛
是也述本生東有故基上建窣堵波光明時
燭祈請或遂是如來說普門陀羅尼等經重
閣講堂餘址也

講堂側不遠有窣堵波中有阿難半身舍利
去此不遠有數百窣堵波欲定其數未有克
知是千獨覺入寂滅處吠舍釐城內外周隍
聖迹繁多難以具舉形勝故墟魚鱗間峙歲

月驟改炎涼亟移林既摧殘池亦枯涸朽株
餘迹其詳驗焉

大城西北行五六十里至大宰堵波栗咭昌葉反

婆子

舊曰離車子訛也

別如來處如來自吠舍釐城

趣拘尸那國諸栗咭婆子聞佛將入寂滅相

從號送世尊既見哀慕非言可喻即以神力

化作大河崖岸深絕波流迅急諸栗咭婆悲

慟以止如來留鉢爲作追念

吠舍釐城西北減二百里有故城荒蕪歲久

居人曠少中有宰堵波是佛在昔爲諸菩薩

人天大衆引說本生修菩薩行曾於此城爲

轉輪王号曰摩訶提婆

唐言大天

有七寶應王四

天下觀衰變之相體無常之理真懷高蹈忘情大位捨國出家染衣修學

城東南行十四五里至大窣堵波是七百賢聖重結集處佛涅槃後百一十年吠舍釐城有諸苾芻遠離佛法謬行戒律時長老耶舍陀住憍薩羅國長老三菩伽住秣菟羅國長老釐波多住韓若國長老沙羅住吠舍釐國長老富闍蘇弥羅住娑羅梨弗國諸大羅漢心得自在持三藏得三明有大名稱衆所知識皆是尊者阿難弟子時耶舍陀遣使告諸賢聖皆可集吠舍釐城猶少一人未滿七百是時富闍蘇弥羅以天眼見諸大賢聖集議

法事運神足至法會時三菩伽於大眾中右
袒長跪揚言曰衆無譁欽哉念哉昔大聖法
王善權寂滅歲月雖淹言教尚在吠舍釐城
懈怠苾芻謬於戒律有十事出違十力教今
諸賢者深明持犯俱承大德阿難拍誨念報
佛恩重宣聖旨時諸大眾莫不悲感即召集
諸苾芻依毗奈耶訶責制止削除謬法宜明
聖教

七百賢聖結集南行八九十里至濕吠多補
羅僧伽藍層臺輪奐重閣翬飛僧衆清肅並
學大乘其傍則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
之處其側窳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

昔南趣摩揭陀國北顧吠舍釐城中途止息
遺迹之處

濕吠多補羅伽藍東南行三十餘里殫伽河
南北岸各有一窣堵波是尊者阿難陀分身
與二國處阿難陀者如來之從父弟也多聞
摠持博物強識佛去世後繼大迦葉任持正
法導進學人在摩揭陀國於林中經行見一
沙弥諷誦佛經章句錯謬文字紛亂阿難聞
已感慕增懷徐詣其所提撕指授沙弥笑曰
大德耄矣所言謬矣我師高明春秋鼎盛親
承示誨誠無所誤阿難默然退而嘆曰我年
雖邁爲諸衆生欲久住世任持正法然衆生

垢重難以誨語久留無利可速滅度於是去
摩揭陀國趣吠舍釐城渡殑伽河泛舟中流
時摩揭陀王聞阿難去情深戀德即嚴戎駕
疾馳追請數百千衆營軍南岸吠舍釐王聞
阿難來悲喜盈心亦治軍旅奔馳迎候數百
千衆屯集北岸兩軍相對旌旂翳日阿難恐
鬪其兵更相殺害從舟中起上昇虛空示現
神變即入寂滅化火焚骸骸又中析一墮南
岸一墮北岸於是二王各得一分舉軍號慟
俱還本國起率堵波而修供養從此東北行
五百餘里至弗栗恃國

北人謂三伐恃國北印度境

弗栗恃國周四千餘里東西長南北狹土地

膏腴花果茂盛氣序微寒人性躁急多敬外
道少信佛法伽藍十餘所僧徒減千人大小
二乘兼功通學天祠數十外道寔衆國大都
城号占忒拏多已頽毀故宮城中尚有三千
餘家若村若邑也大河東北有伽藍僧徒寡
少學業清高從此西行依河之濱有寧堵波

高餘三丈南帶長流大悲世尊度漁人處也
越在佛世五百漁人結儔附黨漁捕水族於
此河流得一大魚有十八頭頭各兩眼諸漁
人方欲害之如來在吠舍釐國天眼見興悲
心乘其時而化導因其機而啓悟告諸大衆
弗栗恃國有大魚我欲導之以悟諸漁人介

宜知時於是大衆圍繞神足陵虛至於河濱
如常敷座遂告諸漁人尔勿殺魚以神通力
開方便門威被大魚令知宿命能作人語貫
解人情尔時如來知而故問汝在前身曾作
何罪流轉惡趣受此弊身魚曰昔承福慶生
自豪族大婆羅門劫比他者我身是也恃其
族姓陵蔑人倫恃其博物鄙賤經法以輕慢
心毀謗諸佛以醜惡語詈辱衆僧引類形比
謂若駝驢象馬諸醜形對由此惡業受此弊
身尚資宿善生遭佛世目覩聖化親承聖教
因而懺謝悔先作業如來隨機攝化如應開
導魚既聞法於是命終承茲福力上生天宮

於是自觀其身何緣生此既知宿命念報佛
恩與諸天衆肩隨戾止前禮既畢右繞退立
以天寶香花持用供養世尊拍告漁人爲說妙
法於即感悟輸誠禮懺裂網焚舟歸真受法
既服染衣又聞至教皆出塵垢俱證聖果度
漁人東北行百餘里故城西有窰堵波無憂
王所建高百餘尺是佛在昔於此六月說法
度諸天人此北百四五十步有小窰堵波如
來昔於此處爲諸苾芻制戒次西不遠有如
來髮爪窰堵波如來昔於此處近遠邑人相
趨輻湊焚香散花燈炬不絕從此西北十四
五百里踰山入谷至尼波羅國

中印
度境

尼波羅國周四千餘里在雪山中國大都城
周二十餘里山川連屬宜穀稼多花果出赤
銅羣牛命命鳥貨用赤銅錢氣序寒冽風俗
險詖人性剛獷信義輕薄無學藝有工巧形
貌醜弊邪正兼信伽藍天祠接堵連隅僧徒
二千餘人大小二乘兼攻綜習外道異學其

數不詳王刹帝利栗咕婆種也志學清高純
信佛法近代有王号鶩輸伐摩

唐言
光曹

碩學聰

叡自製聲明論重學敬德遐邇著聞都城東

南有小水池以人火投之水即焰起更投餘

物亦變爲火從此復還吠舍釐國南渡琬伽

河至摩揭陁國

舊曰摩伽陁又曰摩竭
提皆訛也中印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第七

轉

櫛

比

正上

阻

反

下

毗

二

反

霍

薜

免上

息

委

反

草

軟

下

弱

慄

慄

也

呂

錦

反

敬

鬚

髮

上

所

交

反

彎

弧

還上

烏

軟

下

音

胡

也

揆

力

結

反

殉

詞

閨

反

正

作

猖

蹶

上

音

昌

倒

也

狂

也

下

音

忼

怛

上

音

刀

下

丁

閱

視

也

悅

遺

之

贈

也

去

聲

賂

音

路

饋

食

求

位

反

疑

然

上

力

反

連

莞

同

下

音

萌

枯

槁

下

音

妖

崇

下

私

雅

心

憂

上

音

離

栗

帖

下

上

良

吉

反

寘

懷

正

上

支

義

反

無

譁

下

音

花

翬

飛

色

上

音

暉

五

提

撕

啼

二

字

音

讀

音

讀

字

聲

牛

上

莫

險

訛

下

彼

記

光

曹

下

直

反

耄

莫

到

反

交

反

險

訛

下

彼

記

光

曹

下

直

反

耄

莫

到

反

奉安田生上

建長寺

南

三

前長安

東 京 圖 書 館

漢書門

地

二

一

八

類

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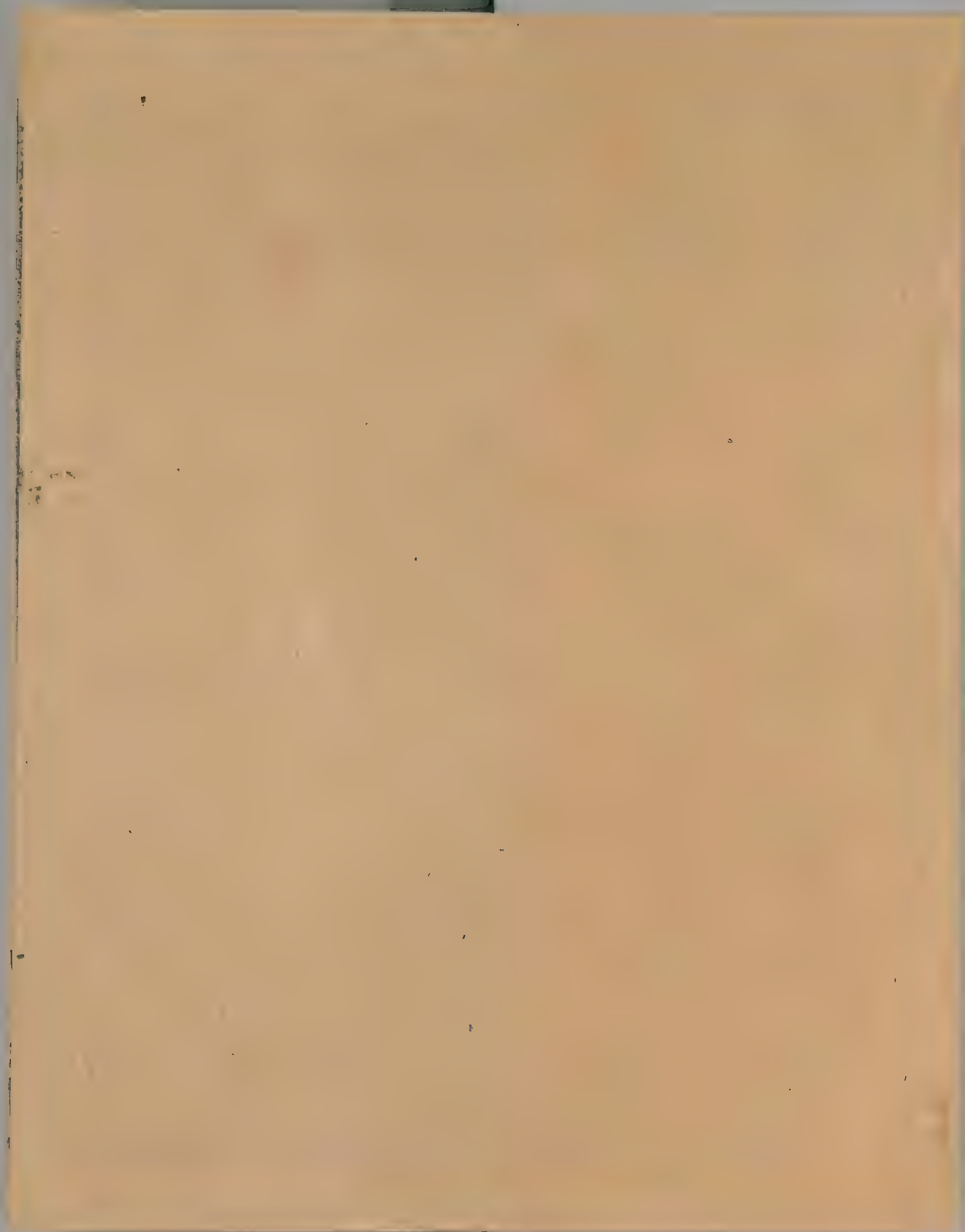
架

號

冊

WA 35
1
(8)止





大唐西域記卷第八

轉

水珠

三藏法師

玄奘奉

詔譯

大摠持寺沙門

三

機

撰

一國

摩揭陀國上

摩揭陀國周五千餘里城少居人邑多編戶

地沃壤滋稼穡有異稻種其粒麤大香味殊
越光色特甚彼俗謂之供大人米土地墊濕
邑居高原孟夏之後仲秋之前平居涼水可
以泛舟風俗淳質氣序溫暑崇重志學身敬
佛法伽藍五十餘所僧徒万有餘人並多宗
習大乘法教天祠數十異道寔多

苑伽河南有故城周七十餘里荒蕪雖久基

址尚在昔者人壽無量歲時号拘蘇摩補羅

城唐言香花宮城王宮多花故以名焉逮乎人壽數

千歲更名波吒釐子城舊曰巴連弗訛也初有婆羅

門高才博學門人數千傳以授業諸學徒相

從遊觀有一書生徘徊悵望同儔謂曰夫何

憂乎曰盛色方剛羈遊履影歲月已積藝業

無成顧此爲言憂心弥劇於是學徒戲言之

曰今將爲子求娉婚親乃假立二人爲男父

母二人爲女父母遂坐波吒釐樹謂女婿樹

也採時果酌清流陳婚姻之緒請好合之期

時假女父攀花枝以授書生曰斯嘉偶也幸

無辭焉書生之心欣然自得日暮言歸懷戀而止學徒曰前言戲耳幸可同歸林中猛獸恐相殘害書生遂留往來樹側景夕之後異光燭野管絃清雅帷帳陳列俄見老翁策杖來慰復有一姬攜引少女並賓從盈路袷服奏樂翁乃拍少女曰此君之弱室也酣歌樂讌經七日焉學徒疑爲獸害往而求之乃見獨坐樹陰若對上客告與同歸辭不從命後自入城拜謁親故說其始末聞者驚駭與友諸人同往林中咸見花樹是一大第僮僕役使驅馳往來而彼老翁從容接對陳饌奏樂賓主禮備諸友還城具告遠近暮歲之後生

一子男謂其妻曰吾今欲歸未忍離阻適復
留止棲寄飄露其妻既聞具以白父翁謂書
生曰人生行樂詎必故鄉今將築室宜無異
志於是役使之徒功成不日香花舊城遷都此
邑由彼子故神為築城自尔之後國名波吒
釐子城焉

王故宮北有石柱高數十尺是無憂王作地

獄處釋迦如來涅槃之後第一百年有阿輸

迦

唐言無憂舊曰阿育王訛也

王者頻毗娑羅

唐言影堅舊曰頻婆

娑羅訛也

王之曾孫也自王舍城遷都波吒釐重

築外郭周於故城年代浸遠唯餘故基伽藍
天祠及窣堵波餘趾數百在者二三唯故宮

北臨琬伽河小城中有千餘家初無憂王嗣
位之後舉措苛暴乃立地獄作害生靈周垣
峻峙隅樓特起猛焰洪鑪銛銛鋒利刃備諸苦
具擬像幽塗招募凶人立為獄主初以國中
犯法罪人不校輕重摠入塗炭後以行經獄
次擒以誅戮至者皆死遂緘口焉時有沙門
初入法衆巡里乞食遇至獄門獄吏凶人擒
欲殘害沙門惶怖請得禮懺俄見一人縛來
入獄斬截手足磔裂形骸俯仰之間肢體糜
散沙門見已深增悲悼成無常觀證無學果
獄卒曰可以死矣沙門既證聖果心夷生死
雖入鑊湯若在大蓮花而為之座獄

主驚駭馳使白王王遂躬觀深讚靈祐獄主
曰大王當死王曰云何對曰王先垂命令監
刑獄凡至獄垣皆從殺害不云王入而獨免
死王曰法已一定理無再變我先垂令豈除
汝身汝久濫生我之咎也即命獄卒投之洪
鑪獄主既死王乃得出於是頽牆堙塹廢獄
寬刑

地獄南不遠有窰堵波基址傾陷唯餘覆鉢
之勢寶爲廁飾石作欄檻即八万四千之一
也無憂王以人功建於宮焉中有如來舍利
一升靈鑒間起神光時燭無憂王廢獄之後
遇近護大阿羅漢方便善誘隨機導化王謂

羅漢曰幸以宿福位據人尊慨茲障累不遭
佛化今者如來遺身舍利欲重修建諸窣堵
波羅漢曰大王以福德力役使百靈以弘誓
心匡護三寶是所願也今其時矣因爲廣說
獻土之因如來懸記興建之功無憂王聞已
慶悅召集鬼神而今之曰法王導利含靈有
慶我資宿善尊極人中如來遺身重修供養
今尔鬼神勦力同心境極瞻部戶滿拘肱以
佛舍利起窣堵波心發於我功成於汝勝福
之利非欲獨有宜各營構待後告命鬼神受
旨在所興功既成已咸來請命無憂王旣
開八國所建諸窣堵波分其舍利付鬼神已

謂羅漢曰我心所欲諸處同時藏下舍利心
雖此冀事未從欲羅漢白王命神鬼至所期
日日有隱蔽其狀如手此時也宜下舍利王
承此旨宣告鬼神逮乎期日無憂王觀候光
景日正中時羅漢以神通力伸手蔽日營建
之所咸皆瞻仰同於此時功績咸畢

窣堵波側不遠精舍中有大石如來所履雙
迹猶存其長尺有八寸廣餘六寸矣兩迹俱
有輪相十指皆帶花文魚形映起光明時照
昔者如來將取寂滅北趣拘尸那城南顧摩
揭陀國蹈此石上告阿難曰吾今最後留此
足迹將入寂滅顧摩揭陀也百歲之後有無

憂王命世君臨建都此地匡護三寶役使百
神及無憂王之嗣位也遷都築邑掩固迹石
旣近宮城恒親供養後諸國王競欲舉歸石
雖不大衆莫能轉近者設賞迦王毀壞佛法
遂即石所欲滅聖迹鑿已還平文彩如故於
是捐棄殍伽河流尋復本處其側窳堵波即
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佛迹精舍側
不遠有大石柱高三十餘尺書記殘缺其大
略曰無憂王信根貞固三以贍部洲施佛法
僧三以諸珍寶重自酬贖其辭云云大略斯
在故宮北有大石室外若崇山內廣數丈是
無憂王爲出家弟役使神鬼之所建也初無

憂王有同母弟名摩醯因陀羅

唐言大帝

生自貴

族服僭王制奢侈縱暴衆庶懷怨國輔老臣

進諫王曰驕弟作威亦以太甚夫政平則國

治人和則主安古之明訓由來久矣願存國

典收付執法無憂王泣謂弟曰吾承基緒覆

燾生靈況介同胞豈忘慧愛不先匡導已陷

形法上懼先靈下迫衆議摩醯因陀羅執首

謝曰不自謹行敢干國憲願賜再生更寬七

日於是置諸幽室嚴加守衛珎著上饌進奉

無虧守者唱曰已過一日餘有六日至第六日

已既深憂懼更勵身心便獲果證昇虛空示

神迹尋出塵俗遠棲巖谷無憂王躬往謂曰

昔拘國制欲致嚴刑豈意清昇取證聖果既
無滯累可以還國弟曰昔羈愛網心馳聲色
今出危城志悅山谷願棄人間長從丘壑王
曰欲靜心慮豈必幽巖吾從尔志當爲崇樹
遂召命鬼神而告之曰吾於後日廣備珍羞
尔曹相率來集我會各持大石自爲牀座諸
神受命至期畢萃衆會既已王告神曰石座
縱橫宜自積聚因功不勞疊爲虛室諸神受
命不日而成無憂王躬往迎請止此山廬
故宮北地獄南有大石槽是無憂王匠役神
功作爲此器飯僧之時以儲食也
故宮西南有小石山周巖谷間數十石室無

憂王爲近護等諸阿羅漢役使鬼神之所建
立傍有故臺餘基積石池沼連漪清瀾澄鑒
隣國遠人謂之聖水若有飲濯罪垢消滅
山西南有五窳堵波崇基已陷餘趾尚高遠
而望之鬱若山阜面各數百步後人於上重
更修建小窳堵波印度記曰昔無憂王建八
万四千窳堵波已尚餘五升舍利故別崇建
五窳堵波製奇諸劇靈異間起以表如來五
分法身薄信之徒竊相評議云是昔者難陀
王建此五藏以儲七寶其後有王不甚淳信
聞先疑議肆其貪求興動軍師躬臨發掘地
震山傾雲昏日翳窳堵波中大聲雷震士卒

僵仆象馬驚奔自茲已降無敢覬覦或曰衆議雖多未爲確論循古所記信得其實

故城東南有屈

反居勿

吒阿溫摩

唐言雞園

僧伽

藍無憂王之所建焉無憂王初信佛法也式遵崇建修植善種召集千僧凡聖兩衆四事供養什物周給頽毀已久基址尚存伽藍側

有大宰堵波名阿摩落伽阿摩落伽者印度樂果之名也無憂王遘疾弥留知命不濟欲捨珍寶崇樹福田權臣執政誠勿從欲其後因食留阿摩落果玩之半爛握果長息問諸臣曰贍部洲主今是何人諸臣對曰唯獨大王王曰不然我今非主唯此半果而得自在

嗟乎世間富貴危甚風燭位據區宇名高稱
謂臨終匱乏見逼強曰天下非已半果斯在
乃命侍臣而告之曰持此半果詣彼雞園施
諸衆僧作如是說昔一瞻部洲主今半阿摩
落王稽首大德僧前願受最後之施凡諸所
有皆已喪失唯斯半果得少自在哀愍貧乏
增長福種僧中上座作如是言無憂大王宿
期弘濟虐疾在躬茲臣擅命積寶非已半果
爲施承王來命普施衆僧即召典事羹中揔
煮收其果核起窣堵波旣荷厚恩遂旌顧命
阿摩落伽窣堵波西北故伽藍中有窣堵波
謂建捷稚聲初此城內伽藍百數僧徒肅穆

學業清高外道學人鎮聲緘口其後僧徒相
次徂落而諸後進莫繼前修外道師資傳訓
成藝於是命儔召侶千計萬數來集僧坊揚
言唱曰大擊捷稚招集學人群愚同止謬有
扣擊遂白王請校優劣外道諸師高才達學
僧徒雖衆辭論庸淺外道曰我論勝自今已

後諸僧伽藍不得擊捷稚以集衆也王允其
請依先論制僧徒受恥忍詬而退十二年間
不擊捷稚時南印度那伽闕刺樹那菩薩

唐言

龍猛舊譯曰
龍樹非也

幼傳雅譽長擅高名捨離欲愛

出家修學深究妙理位登初地有大弟子提
婆者智慧明敏機神警悟白其師曰波吒釐

城諸學人等辭屈外道不擊捷稚日月驟移
十二年矣敢欲摧邪見山然正法炬龍猛曰
波吒釐城外道博學尔非其儔吾今行矣提
婆曰欲摧腐草詎必傾山敢承拍誨諸異
學大師立外道義而我隨文破析詳其優劣
然後置行龍猛乃扶立外義提婆隨破其理
七日之後龍猛失宗已而嘆曰謬辭易失邪
義難扶尔其行矣摧彼畢矣提婆菩薩夙擅
高名波吒釐城外道聞之也即相召集馳白
王曰大王昔紆聽覽制諸沙門不擊捷稚願
垂告命令諸門候隣境異僧勿使入城恐相
黨援輕改先制王允其言嚴加伺候提婆既

至不得入城聞其制令便易衣服卷疊袈裟
置草束中褰裳疾驅負戴而入既至城中棄
草披衣至此伽藍欲求止息知人既寡莫有
相舍遂宿捷稚臺上於晨朝時便大振擊衆
聞伺察乃昨客遊苾芻諸僧伽藍傳聲響應
王聞究問莫得其先至此伽藍咸推提婆提
婆曰夫捷稚者擊以集衆有而不用懸之何
爲王人報曰先時僧衆論議墮負制之不擊
已十二年提婆曰有是乎吾於今日重聲法
鼓使報王曰有異沙門欲雪前恥王乃召集
學人而定制曰論失本宗殺身以謝於是外
道競陳旗鼓誼談異義各曜辭鋒提婆菩薩

既昇論座聽其先說隨義析破曾不浹辰摧
諸異道國王大臣莫不慶悅建此靈基以旌
至德

建擊犍稚宰堵波北有故基昔鬼辯婆羅門
所居處也初此城中有婆羅門葺宇荒藪不
交出路祠鬼求福魍魎相依高論劇談雅辭

響應人或激難垂帷已對舊學高才無出其

右士庶翕然仰之猶聖有阿濕縛婁沙

唐言馬鳴

菩薩者智周万物道播三乘每謂人曰此婆
羅門學不師受藝無稽古屏居幽寂獨擅高
名將非神鬼相依妖魅所附何能若是者乎
夫辯資鬼授言不對人辭說一聞莫能再述

吾今往彼觀其舉措遂即其廬而謂之曰仰
欽盛德爲日已久幸願褰帷敢伸宿志而婆
羅門居然簡傲垂帷以對終不面談馬鳴心
知鬼魅情甚自負辭畢而退謂諸人曰吾已
知之摧彼必矣尋往白王唯願垂許與彼居
士較論劇談王聞駭曰斯何人哉若不證三
明具六通何能與彼論乎命駕躬臨詳鑒辯
論是時馬鳴論三藏微言述五明大義妙辯
縱橫高論清遠而婆羅門旣述辭已馬鳴重
曰失吾言矣宜重述之時婆羅門默然杜口
馬鳴叱曰何不釋難所事鬼魅宜速授辭疾
褰其帷視占其怪婆羅門惶遽而曰止止馬

鳴退而言曰此子今晨聲聞失墜虛名非久
斯之謂也王曰非夫盛德誰鑒左道知人之
哲絕後光前國有常典宜旌茂實

城西南隅二百餘里有伽藍餘址其傍有窣
堵波神光時燭靈瑞間發近遠衆庶莫不祈
請是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

故伽藍西南行百餘里至鞞羅釋迦伽藍庭
宇四院觀閣三層崇臺累仞重門洞啓頻毗
娑羅王末孫之所建也旌召高才廣延俊德
異域學人遠方髦彥同類相趨肩隨戾止僧
徒千數並學大乘中門當塗有三精舍上置
輪相鈴鐸虛懸下建層基軒檻周列戶牖棟

梁壩垣階陛金銅隱起廁間莊嚴中精舍佛
立像高三丈左多羅菩薩像右觀自在菩薩
像凡斯三像鑄石鑄成威神肅然真鑒遠矣
精舍中各有舍利一升靈光或照奇瑞間起
靺羅釋迦伽藍西南九十餘里至大山雲石
幽蔚靈仙攸舍毒虵暴龍窟穴其藪猛獸摯
鳥棲伏其林山頂有大磐石上建窣堵波其
高十餘尺是佛入定處也昔者如來降神止
此坐斯磐石入滅盡定時經宿焉諸天靈聖
供養如來鼓天樂雨天花如來出定諸天感
慕以寶金銀起窣堵波去聖逾邈寶變爲石
自古迄今人未有至遙望高山乃見異類長

蛇猛獸群從右旋天仙靈聖肩隨讚禮

山東崗有寧堵波在昔如來佇觀摩揭陀國
所履之處也山西北三十餘里山阿有伽藍
負嶺崇基䟽崖峙閣僧徒五十餘人並習大
乘法教瞿那末底

唐言
德慧

菩薩伏外道之處初

此山中有外道摩沓婆者祖僧佉之法而習

道焉學窮内外言極空有名高前列烈德重當
時君王珎敬謂之國寶臣庶宗仰咸曰家師
隣國學人承風仰德儔之先進誠博達也食
邑二城環居封建時南印度德慧菩薩幼而
敏達早擅清微學通三藏理窮四諦聞摩沓
婆論極幽微有懷挫銳命一門人裁書謂曰

敬問摩沓婆善安樂也宜忘勞弊精習舊學
三年之後摧汝嘉聲如是第二第三年中每
發使報及將發迹重裁書曰年期已極學業
何如吾今至矣汝宜知之摩沓婆甚懷惶懼
誠諸門人及以邑戶自今之後不得居止沙
門異道遮相宣告勿有犯違時德慧菩薩杖
錫而來至摩沓婆邑邑人守約莫有相舍諸
婆羅門更詈之曰斷髮殊服何異人乎宜時
速去勿此止也德慧菩薩欲摧異道冀宿其
邑因以慈心卑辭謝曰尔曹世諦之淨行我
又勝義諦之淨行旣同何爲見拒婆羅
門因不與言但事驅逐逐出邑外入大林中林

中猛獸群行爲暴有淨信者恐爲獸害乃束
蘊持杖謂菩薩曰南印度有德慧菩薩者遠
傳聲聞欲來論議故此邑主懼墜嘉聲重垂
嚴制勿止沙門恐爲物害故來相援行矣自
安勿有他慮德慧曰良告淨信德慧者我是
也淨信聞已更深恭敬謂德慧曰誠如所告
宜可速行即出深林止息空澤淨信縱火持
弓周旋左右夜分已盡謂德慧曰可以行矣
恐人知聞來相害德慧謝曰不敢忘德於
是遂行至王宮謂門者曰今有沙門自遠而
至願王垂許與摩沓婆論王聞驚曰此妄人
耳即命使臣往摩沓婆所宣王盲曰有異沙

門來求談論今已瑩灑論場宣告遠近佇望
來儀願垂降趾摩沓婆問王使曰豈非南印
度德慧論師乎曰然摩沓婆聞心甚不悅事
難辭免遂至論場國王大臣士庶豪族咸皆
集會欲聽高談德慧先立宗義泊乎景落摩
沓婆辭以年衰智昏捷對請歸靜思方酬來
難每事言歸及旦昇座竟無異論至第六日
歐血而死其將終也顧命妻曰尔有高才無
忘所恥摩沓婆死匿不發喪更服鮮綺來至
論會衆咸誼譁更相謂曰摩沓婆自負才高
恥對德慧故遣婦來優劣明矣德慧菩薩謂
其妻曰能制汝者我已制之摩沓婆妻知難

而退王曰何言之密彼便默然德慧曰惜哉
摩沓婆死矣其妻欲來與我論耳王曰何以
知之願垂拍告德慧曰其妻之來也面有死
喪之色言含哀怨之聲以故知之摩沓婆死
矣能制汝者謂其夫也王命使往觀果如所
議王乃謝曰佛法玄妙英賢繼軌無爲守道
含識霑化依先國典褒德有常德慧曰苟以
愚昧體道居貞存止足論齊物將弢汲引先
摧傲慢方便攝化今其時矣唯願大王以摩
沓婆邑户子孫千代常充僧伽藍人則垂誠
來葉流美無窮唯彼淨信見匡護者福延于
世食用同僧以勸清信以褒厚德於是建此

伽藍式旌勝迹初摩沓婆論敗之後十數淨
行逃難隣國告諸外道恥辱之事招募英俊
來雪前恥王旣珍敬德慧躬往請曰今諸外
道不自量力結黨連群敢聲論鼓唯願大師
摧諸異道德慧曰宜集論者於是外道學人
欣然相慰我曹今日勝其必矣時諸外道闡
揚義理德慧菩薩曰今諸外道逃難遠遊如
王先制皆是賤人我今如何與彼對論德慧
曰有負座豎素聞餘論頗閑微旨侍立於側
聽諸高談德慧拊其座而言曰牀汝可論衆
咸驚駭異其所命時負座豎便即發難深義
泉涌清辯響應三復之後外道失宗重挫其

銳再折其翻自伏論已來爲伽藍邑戶德慧

伽藍西南二十餘里至孤山有伽藍尸羅跋

陀羅

唐言戒賢

論師論義得勝捨邑建焉竦一危

峯如寧堵波置佛舍利論師三摩咀吒國之

王族婆羅門之種也少好學有風操遊諸印

度詢求明哲至此國那爛陀僧伽藍遇護法

吾薩聞法信悟請服染衣諮以究竟之致問

以解脫之路旣窮至理亦究微言名擅當時

聲高異域南印度有外道探蹟索隱窮幽洞

微聞護法高名起我慢深嫉不阻山川擊鼓

求論曰我南印度之人也承王國內有大論

師我雖不敏願與詳議王曰有之誠如議也

乃命使臣請護法曰南印度有外道不遠千里來求較論唯願降跡赴集論場護法聞已攝衣將往門人戒賢者後進之翹楚也前進請曰何遽行乎護法曰自慧日潛暉傳燈寂照外道蟻聚異學蜂飛故我今者將摧彼論戒賢曰恭聞餘論敢摧異道護法知其俊也因而允焉是時戒賢年甫三十衆輕其少恐難獨任護法知衆心之不平乃解之曰有貴高明無云齒歲以今觀之破彼必矣逮乎集論之日遠近相趨少長咸萃外道弘闡大猷盡其幽致戒賢循理責實深極幽玄外道辭窮蒙恥而退王用酬德封此邑城論師辭曰

染衣之士事資知足清淨自守何以邑爲王
曰法王晦迹智舟淪滑不有旌別無勵後學
爲弘正法願垂哀納論師辭不獲已受此邑
焉便建伽藍窮諸規矩捨其邑戶式修供養
戒賢伽藍西南行四五十里渡尼連禪河至
伽耶城城甚險固少居人唯婆羅門有千餘
家太仙人之祚胤也王所不臣衆咸宗敬城
北三十餘里有清泉印度相傳謂之聖水凡
有飲濯罪垢消除

城西南五六里至伽耶山溪谷杳冥峯巖危
險印度國俗稱曰靈山自昔君王馭宇承統
化洽遠人德隆前代莫不登封而告成功山

頂上有石窣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靈鑒潛被神光時燭昔如來於此演說寶雲等經

伽耶山東南有窣堵波迦葉波本生邑也其南有二窣堵波則伽耶迦葉波捺地迦葉波舊曰耶提迦葉訛也泊諸迦葉例無波字略也事火之處

伽耶迦葉波事火東渡大河至鉢羅笈菩提

山唐言前正覺山如來將證正覺先登此山故云前正覺也如來勤求六

歲未成正覺後捨苦行示受乳糜行自東北

遊自此山有懷幽寂欲證正覺自東北崗登

以至頂地既震動山又傾搖山神惶懼告菩

薩曰此山者非成正覺之福地也若止於此

入金剛定地當震陷山亦傾覆菩薩下自西
南止半崖中背巖面澗有大石室菩薩即之
加趺坐焉地又震動山復傾搖時淨居天空
中唱曰此非如來成正覺處自此西南十四
五里去苦行處不遠有畢鉢羅樹下有金剛
座去來諸佛咸於此坐而成正覺願當就彼

菩薩方起室中龍曰斯室清勝可以證聖唯
願慈悲勿有遺棄菩薩既知非取證所爲遂

龍意留影而去

影在昔日賢愚咸覩

洎諸天

前導往菩提樹逮乎無憂王之興也菩薩登
山上下之迹皆樹旌表建窠堵波度量雖殊
靈應莫異或花雨空中或光照幽谷每歲罷

安居日異方法俗登彼供養信宿乃還前正
覺山西南行十四五里至菩提樹周垣疊甃
崇峻嶮固東西長南北狹周五百餘步奇樹
名花連陰接影細沙異草弥漫緣被正門東
闢對尼連禪河南門接大花池西阨險固北
門通大伽藍墀垣內地聖迹相隣或窳堵波
或復精舍並贍部洲諸國君王大臣豪族欽
承遺教建以記焉

菩提樹垣正中有金剛座昔賢劫初成與大
地俱起據三千大千世界之中下極金輪上
侵地際金剛所成周百餘步賢劫千佛坐之
而入金剛定故曰金剛座焉證聖道所亦曰

道場大地震動獨無傾搖是故如來將證正覺也歷此四隅地皆傾動後至此處安靜不傾自入末劫正法浸微沙土弥覆無復得見佛涅槃後諸國君王傳聞佛說金剛座量遂以兩軀觀自在菩薩像南北標界東面而坐聞諸耆舊曰此菩薩像身沒不見佛法當盡今南隅菩薩沒過胷臆矣金剛座上菩提樹者即畢鉢羅之樹也昔佛在世高數百尺屢經殘伐猶高四五丈佛坐其下成等正覺因而謂之菩提樹焉莖幹黃白枝葉青翠冬夏不凋光鮮無變每至如來涅槃之日葉皆凋落頃之復故是日也諸國君王異方法俗數

千万衆不召而集香水香乳以漑以洗於是
奏音樂列香花燭炬繼日競修供養如來寂
滅之後無憂王之初嗣位也信受邪道毀佛
遺迹興發兵徒躬臨剪伐根莖枝葉分寸斬
截次西數十步而積聚焉令事火婆羅門燒
以祠天煙焰未靜忽生兩樹猛火之中茂葉
含翠因而謂之灰菩提樹無憂王覩異悔過
以香乳漑餘根泊乎將旦樹生如本王見靈
怪重深欣慶躬修供養樂以忘歸王妃素信
外道密遣使人夜分之後重伐其樹無憂王
旦將禮敬唯見藥株深增悲慨至誠祈請香
乳漑灌不日還生王深敬異疊石周垣其高

十餘尺今猶見在近設賞迦王者信受外道
毀嫉佛法壞僧伽藍伐菩提樹掘至泉水不
盡根柢乃縱火焚燒以甘蔗汁沃之欲其焦
爛絕滅遺萌數月後摩揭陀國補刺拏伐摩
王唐言滿曹無憂王之末孫也聞而嘆曰慧日已
隱唯餘佛樹今復摧殘生靈何覩舉身投地
哀感動物以數千牛搆乳而澆經夜樹生其
高丈餘恐後剪伐周峙石垣高二丈四尺故
今菩提樹隱於石壁上出二丈餘
菩提樹東有精舍高百六七十尺下基面廣
二十餘步疊以青甃塗以石灰層龕皆有金
像四壁鏤作奇製或連珠形或天仙像上置

金銅阿摩落迦果

亦謂寶瓶
又稱寶壺

東面接為重閣

簷宇特起三層檁柱棟梁戶扉寮牖金銀彫
鏤以飾之珠玉廁錯以填之奧室邃宇洞戶
三重外門左右各有龕室左則觀自在菩薩
像右則慈氏菩薩像白銀鑄成高十餘尺精
舍故地無憂王先建小精舍後有婆羅門更
廣建焉初有婆羅門不信佛法事大自在天
傳聞天神在雪山中遂與其弟往求願焉天
曰凡諸願求有福方果非汝所祈非我能遂
婆羅門曰修何福可以遂心天曰欲植善種
求勝福田菩提樹者證佛果處也宜時速返
往菩提樹建大精舍穿大水池興諸供養所

願當遂婆羅門受天命發大信心相率而返
兄建精舍弟鑿水池於是廣修供養勤求心
願後皆果遂爲王大臣凡得祿賞皆入檀捨
精舍旣成招募工人欲圖如來初成佛像曠
以歲月無人應召久之有婆羅門來告衆曰
我善圖寫如來妙相衆曰今將造像夫何所

須曰香泥耳宜置精舍之中并一燈照我入
已堅閉其戶六月後乃可開門時諸僧衆皆
如其命尚餘四月未滿六月衆咸駭異開以
觀之見精舍內佛像儼然結加趺坐右足居
上左手鍛右手垂東面而坐肅然如在座高
四尺二寸廣丈二尺五寸像高丈一尺五寸

兩膝相去八尺八寸兩肩六尺二寸相好具
足慈顏若真唯右乳上塗瑩末周旣不見人
方驗神鑒衆咸悲嘆殷勤請知有一沙門宿
心淳質乃感夢見往婆羅門而告曰我是慈
氏菩薩恐工人之思不測聖容故我躬來圖
寫佛像垂右手者昔如來之將證佛果天魔
來嬈地神告至其一先出助佛降魔如來告
曰汝勿憂怖吾以忍力降彼必矣魔王曰誰
爲明證如來乃垂手指地言此有證是時第
二地神踊出作證故今像手放昔下垂衆知
靈鑒莫不悲感於是乳上末周填廁衆寶珠
纓寶冠奇珍交飾設賞迦王伐菩提樹已欲毀

此像既覩慈顏心不安忍迴駕將返命宰臣
曰宜除此佛像置大自在天形宰臣受旨懼
而歎曰毀佛像則歷劫招殃違王命乃喪身
滅族進退若此何所宜行乃召信心以爲役
使遂於像前橫壘甄壁心慙冥闇又置明燈
甄壁之前盡自在天功成報命王聞心懼舉
身生皸肌膚攖裂居未久之便喪沒矣宰臣
馳返毀除障壁時經多日燈猶不滅像今尚
在神功不虧既處奧室燈炬相繼欲覩慈顏
莫由審察必於晨朝持大明鏡引光內照乃
覩靈相夫有見者自增悲感如少以印度吠
舍佉月後半八日成等正覺當此三月八日

也上座部則吠舍月後半十五日成等正覺當此三月十五日也是時如來年三十矣或曰年三十五矣

菩提樹北有佛經行之處如來成正覺已不起于座七日寂定其起也至菩提樹北七日經行東西往來行十餘步異花隨迹十有八丈後人於此壘輒爲基高餘三尺聞諸先志曰此聖迹基表人命之脩短也先發誠願後乃度量隨壽脩短數有增減

經行基北道左磐石上大精舍中有佛像舉目上望昔者如來於此七日觀菩提樹目不暫捨爲報樹恩故此瞻望

菩提樹西不遠大精舍中有鍤石佛像飾以
奇珍東面而立前有青石奇文異彩是昔如
來初成正覺梵王起七寶堂帝釋建七寶座
佛於其上七日思惟放異光明照菩提樹去
聖悠遠寶變爲石

菩提樹南不遠有窣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
之所建也菩薩旣濯尼連河將趣菩提樹竊
自惟念何以爲座尋自發明當須淨草天帝
釋化其身爲刈草人荷而逐路菩薩謂曰所
荷之草頗能惠耶化人聞命恭以草奉菩薩
受已執而前進受草東北不遠有窣堵波是
菩薩將證佛果青雀群鹿呈祥之處印度休

徵斯爲嘉應故淨居天隨順世間群從飛繞
効靈顯聖

菩提樹東大路左右各一窰堵波是魔王嬈
菩薩覲也菩薩將證佛果魔王勸受輪王策
說不行殷憂而返魔王之女請往誘焉菩薩
威神衰變冶容扶羸策杖相攜而退

菩提樹西北精舍中有迦葉波佛像旣稱靈
聖時燭光明聞諸先記曰若人至誠旋繞七
周在所生處得宿命智

迦葉波佛精舍西北二輓室各有地神之像
昔者如來將成正覺一報魔至一爲佛證後
人念功圖形旌德

菩提樹垣西北不遠有窣堵波謂鬱金香高
四十餘尺漕矩吒國商主之所建也昔漕矩
吒國有大商主宗事天神祠求福利輕蔑佛
法不信因果其後將諸商侶貿遷有無汎舟
南海遭風失路波濤飄浪時經三歲資糧罄
竭糊口不充同舟之人朝不謀夕勦力同志
念所事天心慮已勞冥功不濟俄見大山崇
崖峻嶺兩日聯暉重明照朗時諸商侶更相
慰曰我曹有福遇此大山宜於中止得自安
樂商主曰非山也乃摩竭魚耳崇崖峻嶺躊
躕也兩日聯暉眼光也言聲未靜舟帆飄湊
於是商主告諸侶曰我聞觀自在菩薩於諸

危厄能施安樂宜各至誠稱其名字遂即同
聲歸命稱念崇山旣隱兩日亦沒俄見沙門
威儀庠序杖錫陵虛而來拯溺不踰時而至
本國矣因即信心貞固求福不回建窣堵波
式修供養以鬱金香泥而周塗上下旣發信
心率其同志躬禮聖迹觀菩提樹未暇言歸
已淹晦朔商侶同遊更相謂曰山川悠間鄉
國遼遠昔所建立窣堵波者我曹在此誰其
灑掃言訖旋繞至此忽見有窣堵波駭其由
致即前瞻察乃本國所建窣堵波也故今印
度因以鬱金爲名菩提樹垣東南隅尼拘律
樹側窣堵波傍有精舍中作佛坐像昔如來

初證佛果大梵天王於此勸請轉妙法輪
菩提樹垣內四隅皆有一大窣堵波在昔如
來受吉祥草已趣菩提樹先歷四隅大地震
動至金剛座方得安靜樹垣之內聖迹鱗次
差難遍舉

菩提樹垣外西南窣堵波奉乳糜二牧女故
宅其側窣堵波牧女於此煮糜次此窣堵波
如來受糜處也

菩提樹南門外有大池周七百餘步清瀾澄
鏡龍魚潛宅婆羅門兄弟承大自在天命之
所鑿也次南一池在昔如來初成正覺方欲
浣濯天帝釋爲佛化成池西有大石佛浣衣

已方欲曝曬天帝釋自大雪山持來也其側
窣堵波如來於此納故衣次南林中窣堵波
如來受貧老母施故衣處帝釋化池東林中
有目支隣陀龍王池其水清黑其味甘美西
岸有小精舍中作佛像昔如來初成正覺於
此宴坐七日入定時此龍王警衛如來即以
其身繞佛七帀化出多頭俯垂爲蓋故池東
岸有其室焉目支隣陀龍池東林中精舍有
佛羸瘦之像其側有經行之所長七十餘步
南北各有畢鉢羅樹故今士俗諸有嬰疾香
油塗像多蒙除差是菩薩修苦行處如來爲
伏外道又受魔請於是苦行六年日食一麻

一麥形容毀悴膚體羸瘠經行往來攀樹後起處

菩薩苦行畢鉢羅樹側有窣堵波是阿若憍陳如等五人住處初太子之捨家也彷徨山澤棲息林泉時淨飯王乃命五人隨瞻侍焉太子既修苦行憍陳如等亦即勤求

憍陳如等住處東南有窣堵波菩薩入尼連禪那河沐浴之處河側不遠菩薩於此受食乳糜其側窣堵波一長者獻麩蜜處佛在樹下結加趺坐寂然宴默受解脫樂過七日後方從定起時二商主行次林外而彼林神告商主曰釋種太子今在此中初證佛果心凝

寂定四十九日未有所食隨有奉上獲大善
利時二商主各持行資麩蜜奉上世尊納受
長者獻麩側有宰堵波四天王奉鉢處商主
既獻麩蜜世尊思以何器受之時四天王從
四方來各持金鉢而以奉上世尊默然而不
納受以爲出家不宜此器四天王捨金鉢奉
銀鉢乃至頗胝瑠璃馬腦車渠真珠等鉢世
尊如是皆不爲受四天王各還宮奉持石鉢
紺青映徹重以進獻世尊斷彼此故而揔受
之次第重壘按爲一鉢故其外則有四際焉
四天王獻鉢側不遠有宰堵波如來爲母說
法處也如來既成正覺稱天人師其母摩耶

自天宮降於此處世尊隨機示教利喜其側
洄池岸有窣堵波在昔如來現諸神變化有
緣處現神變側有窣堵波如來度優婁頻螺
迦葉波三兄弟及千門人處如來方垂善導
隨應降伏時優婁頻螺迦葉波五百門人請
受佛教迦葉波曰吾亦與尔俱返迷途於是
相從來至佛所如來告曰棄鹿皮衣捨祭火
具時諸梵志恭承聖教以其服用投尸連河
捺地迦葉波見諸祭器隨流漂泛與其門人
候兄動靜既見改轍亦隨浣衣伽耶迦葉波
與二百門人間其兄之捨法也亦至佛所願
修梵行

度迦葉波兄弟西北窣堵波是如來伏迦葉
波所事火龍處如來將化其人先伏所宗乃
止梵志火龍之室夜分已後龍吐煙焰佛既
入定亦起火光其室洞然猛焰炎熾諸梵志
師恐火害佛莫不奔赴悲號慙惜優樓頻螺
迦葉波謂其徒曰以今觀之未必火也當是
沙門伏火龍耳如來乃以火龍盛置鉢中清
旦持示外道門人其側窣堵波五百獨覺同
入涅槃處也

目支隣陀龍池南窣堵波迦葉波救如來溺水
處也迦葉兄弟時推神道遠近仰德黎庶歸
心世尊方導迷徒大權攝化興布密雲降注

暴雨周佛所居今獨無水迦葉是時見此雲
雨謂門人曰沙門住處將不漂溺泛舟來救
乃見世尊履水如地蹈河中流水分沙現迦
葉見已心伏而退

菩提樹垣東門外二里有盲龍室此龍者
殃累宿積報受生盲如來自前正覺山欲趣
菩提樹途次室側龍眼忽明乃見菩薩將趣
佛樹謂菩薩曰仁今不久當成正覺我眼盲
冥于茲已久有佛興世我眼輒明賢劫之中
過去三佛出興出時已得明視仁今至此我
眼忽開以故知之當成佛矣

菩提樹垣東門側有窣堵波魔王怖菩薩之

處初魔王知菩薩將成正覺也誘亂不遂憂
惶無賴集諸神衆齊整魔軍治兵振旅將憊
菩薩於是風雨飄注雷電晦冥縱火飛煙揚
沙激石備矛楯之具極弦矢之用菩薩於是
入大慈定凡厥兵仗變爲蓮華魔軍怖駭奔
馳退散其側不遠有二窳堵波帝釋梵王之
所建也

菩提樹北門外摩訶菩提僧伽藍其先僧伽
羅國王之所建也庭宇六院觀閣三層周堵
垣墻高三四丈極工人之妙窮丹青之飾至
於佛像鑄以金銀凡厥莊嚴廁以珍寶諸窳
堵波高廣妙飾中有如來舍利其骨舍利大

如手指節光潤鮮白皎徹中外其肉舍利如

大真珠色帶紅縹每歲至如來大神變月滿

之日出示衆人

即印度十二月三十日也

此時

也或放光或雨花僧徒減千人習學大乘上

座部法律儀清肅戒行貞明昔者南海僧伽

羅國其王淳信佛法發自天然有族弟出家

想佛聖迹遠遊印度寓諸伽藍咸輕邊鄙於

是返迹本國王躬遠迎沙門悲哽若不能言

王曰將何所負若此殷憂沙門曰我孺恃國

威遊方問道羈旅異域載羅寒暑動遭陵辱

語見譏誚負斯憂恥詎得歡心王曰若是者

何謂也曰誠願大王福田爲意於諸印度建

立伽藍旣旌聖迹又擅高名福資先王恩及
後嗣曰斯事甚美聞之何晚於是以國中重
寶獻印度王王旣納貢義存懷遠謂使臣曰
我今將何持報來命使臣曰僧伽羅王稽首
印度大吉祥王大王威德遠振惠澤遐被下
土沙門欽風慕化敢遊上國展敬聖迹寓諸
伽藍莫之見館艱辛已極蒙恥而歸竊啻遠
謀貽範來業於諸印度建一伽藍使客遊乞
士息肩有所兩國交歡行人無替王曰如來
潛化遺風斯在聖迹之所任取一焉使者奉
辭報命群臣拜賀遂乃集諸沙門評議建立
沙門曰菩提樹者去來諸佛咸此證聖考之

異議無出此謀於是捨國珍寶建此伽藍以
其國僧而修供養乃刻銅爲記曰夫周給無
私諸佛至教惠濟有緣先聖明訓今我小子
丕承王業式建伽藍用旌聖迹福資祖考惠
被黎元唯我國僧而得自在及有國人亦同
僧例傳之後嗣永永無窮故此伽藍多執師
子國僧也菩提樹南十餘里聖迹相隣難以
備舉每歲苾芻解雨安居四方法俗百千万
衆七日七夜持香花鼓音樂遍遊林中禮拜
供養印度僧徒依佛聖教皆以室羅伐拏月
前半一日入雨安居當此五月十六日以頗
濕縛庾闍月後半十五日解雨安居當此八

月十五日印度月名依星而建古今不易諸
部無差良以方言未融傳譯有謬分時計月
致斯乖異故以四月十六日入安居七月十
五日解安居也

大唐西域記卷第八

轉

墊濕上音店 姬烏句反 絃服上音縣 好好 酣歌
上戶甘反 礫裂上張隔反 堙塹上音 因塞也
半醉也 丘壑下呼反 漣漪上音 連下音 於坑
也 覆燾上音 副盜 丘壑下各反 漣漪上音 連下音 於坑
波文 覬覦上音 己利反 下羊朱 溝古候反 果核 水
也 下胡 扣擊上音 苦候反 詬恥也 關刺上音 於葛
突反 反 狹治也 簡傲下大慢也 吐曰上昌反

奉渡唐本一切經內

建長七年九月見其廣勝寺藏

三冊

前長閑從五位下藤原朝臣特朝



東 京 圖 書 館

漢書門

地

類

別

函

一二架

號

冊